EVA FANFICTION

福音同人

Shinji & Asuka
合集





吹いていった風の後を
追いかけた 眩しい午後

声明：

本合集中作品由网络资源整理，整理者不具有Evangelion相关版权，如果原作者及相关版权方提出建议，整理者愿意对本合集中相应内容进行修改、增补、删除

Die besten Wuensche

2023.4

目 录



再见了，所有的 Evangelion

作者：Romulo Nidoking BR

翻译：嘲斯

真嗣看着他那颓唐的父亲——此时他才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坐在火车上，为自己的失败而懊悔。

战斗已经尘埃落定。

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后，真嗣的思绪又回到了父亲向他展示连接现实结构的各各他体后他所看到的图像。

他看到了他自己——无数个自己——出现在不同的世界和时间线中。在几乎所有这些宇宙中，Evangelion 都如影随形，所遇事物都一成不变。

直到他的脑海里涌入陌生的记忆。不…与其说是记忆，其实更像是一张张图像。黑白分明，与其他记忆画面形成了割裂般的对比。那些记忆是…他自己的？还是来自他的父亲？

他能认出图像上那些熟悉的面孔。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玛丽小姐。冬月副司令。他看到了他出生的那一幕。

然后，一切都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

他想起了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寄宿于老师家的生活。他想起了那一天，他终于收到了来自父亲的一封信。

当他打开那封信时，他看到了最开头的那一列字：“临终遗嘱——给我的儿子，真嗣”。

就这样，真嗣想起了他的一生。真实的一生。

在真嗣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就过世了。他的父亲无法面对这惨痛的现实，于是一病不起。双相情感障碍。重度抑郁症。男人失去了理智，自囚于精神牢笼里，身体每况愈下，已经不能照顾真嗣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父亲要做这些。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一直和老师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未被允许回家探望父亲。而现在真嗣还知道，他再也不能和父亲对话，再也不能看到他的面庞了。



就在收到信的那一天，真嗣也将现实世界隔绝在了自己的内心之外。他失去了直面真实的力量。尚未理解、尚未促膝长谈过的父亲已经离他而去了，他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永远离开，不再回来。就在那一刻，真嗣创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

一个父亲需要他的现实。一个父亲出于伟大和英勇的理由——再次见到他的母亲——而不得不远离他抛弃他的现实。一个他会不断斗争并遭受磨难，但也会为自己空洞的人生找到意义的现实。一个祝福与诅咒并存的虚构世界。Evangelion 的世界。一个在永恒循环中不断重演的故事。

这次恍悟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他不属于那个世界。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个世界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只能在另一个世界求存。正如玛丽小姐在心理治疗期间一直告诉他的那样：他必须长大了。

而这也意味着… 他所做的一切，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不是真实的。只是他那病态头脑的幻造。弗洛伊德式的图像和无意义的宗教符号…这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更别说那些违反客观规律的巨型机器人了。

所以…是时候告别了。是时候抹去那些世界，那个幻想了。是时候对所有 Evangelion 说再见了。

…

他再一次看向火车上的父亲。他终于理解并原谅了这个男人，而且，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不再用害怕或憎恨的眼神看着他。他开始同情他并爱他。他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变得更好。走出一条新路。

“碇源堂…他是这个循环的中心，也是人类补完计划的核心。接下来轮到我了。”真嗣听到身后传来渚薰的声音。

这下全说得通了。每一次循环中都有渚薰的身影，即便大部分时候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依然努力着让真嗣幸福并传递给他力量。就像一名父亲会做的那样。

与此同时，每一次循环中也都有丽的陪伴，她用自己独特的温柔方式保护和照顾真嗣。就像一名母亲会做的那样。

他不能抹去他们。即便他们只是他脑海里的幻造，但如果没有他们，他也无法在这个世界立足。就算这个宇宙不是真实的，他也不能抹去他们。现在轮到他守护他们了。为他们找到一个安心的归处。

因为…他们对他来说很重要，就像…明日香一样。



明日香。

在所有的时间线中他都会与她相遇。然后不出意外地坠入爱河，即便有时反而伤得两人更深。

明日香…她也只是我的幻想吗？

不可能是真实的。他只是觉得她是真实的。或者曾经觉得她是真实的。如今的明日香不同于他记忆中的以往，但是…

明日香就是明日香，他都会为她的幸福而战。真实与否有那么重要吗…？他对她的感情真实不虚。这就够了。

“碇真嗣，你的愿望是什么？” 薰问道。

他必须送走他们。他不能再在这里驻足不前了。但他也不想忘记他们。他想再见到他们。因为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他要守护他们。在他离开之前为他们找到归处。

“没关系，我能承受痛苦与心碎，我更担心能不能救下明日香和其他人。”

“薰…丽…谢谢你们。我就要走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得到幸福。明日香…我比你想象的还要爱你（***I love you more than you'll ever know***）。但正因如此…我必须让你离开。我会尽我所能补完你的。我知道这个想法很自私，但是…在把你送回新归处之前，我还是想再见你一面，一定…要对你说出那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

“我会做到的，绫波。Neon Genesis.”

…

他睁开眼睛。他坐在火车站的长椅上，眼睁睁看着车站另一边的明日香、丽和薰登上了开往陌生地方的火车。如果他知道目的地，或许可以再追上他们的步伐，然后…

突如其来的黑暗打断了他的思绪。

“猜猜我是谁？”

他像往常一样回应。这些年来，这已经成为他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小游戏。

“大胸美女。”

“猜对了。嗯~你像往常一样好闻。大人的气味？”

“你也像往常一样，非常可爱。”他回敬道，摘下她的眼镜。



“你现在说话很像真正的成年人。”

“你说得对，玛丽小姐。我想我终于可以和 Evangelion 说再见了。”

他闭上眼睛，似乎在等待玛丽拆除他的 DSS 项圈。但这么做其实很蠢。因为这是现实世界，没有 DSS 项圈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不过，他还是觉得有什么悄然改变了。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自由。

“走吧，真嗣。”

“好啊，我们走吧！”

他拉着玛丽的手，跨上楼梯。

…

出了火车站后，他们又走了一段路才到达目的地。他又一次开口道。

“玛丽小姐…我现在已经觉得好多了。所以你真的不用大老远跑过来领着我去你的诊所。你知道我认得路。”

“是啊，我知道。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你现在闻起来像个成年人了。但心理健康马虎不得。没有人能在没有专业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克服这样的创伤。所以，你至少一个月要来就诊一次。我需要定期检查来避免你旧疾复发，啊——我知道你有时候巴不得犯病是吧。”

“呃…谢谢你，玛丽小姐。这些年来你一直在照顾我。但你也知道，我刚刚在另一座城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所以定期往返还是蛮困难的…”

“诶呀，别这么呆呆傻傻的，小狗君，和我这么养眼的美女相处应该很愉快才对吧？你真的舍得放弃这么好的…”

“眼镜！” 女人的呼喊从不远处传来。

“哦…嗨，公主。真是一如既往的准时呀。”

“可你迟到了足足二十分钟。就为了和这么一个穷酸的男人谈情说爱，你就把你的病人晾在这儿干等？你是他老婆吗？”

真嗣一脸恍惚地看着眼前的女子。

“抱歉耽搁了，公主。但我刚刚有了一个很棒的想法。现在我们不妨先把家庭关系、青少年时期对年长男人的恋慕以及心理防御下的怨怒和自我厌恶放在一边，先来谈谈另一个问题吧，我们可以谈谈为什么你拒绝承认内心深处对于罗曼蒂克的向往吗？”



“什、什么？！才没有呢！你是笨蛋吗？你知不知道你是谁啊，怎么能在这个色狼面前说出这么丢人的话？！呜…我当初怎么蠢到找你来做心理治疗！”

“因为我技艺精湛呀。公主，我知道你其实很喜欢我。很可惜不是那种喜欢就是了。不过或许这位小狗君是你喜欢的类型哦？在下确实是位心理医生，但在下其实也很擅长安排婚礼筹备工作之类的…”

两个病号脸都红透了，女人气呼呼地冲进咨询室，砰的一声摔上了门。

真嗣看着一脸怪笑的心理医生，怯生生问道。

“等等，玛丽小姐。她…我…”

“她是不是你脑海里的那个公主？嗯…我觉得不太可能。她是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你那理想化的爱情化身，所以不要把对虚构人物的想法投射到一个真人身上哦。但话说回来，谁又说得清呢？说不定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一些超出我们理解的不为人知的奥秘。等她的会诊结束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真嗣看着玛丽走进咨询室。

“哦…还有一件事，小狗君。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 Evangelion 里的人。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分野很难界定。但我相信健康的心态可以平衡这一切。如果你真的吸取了教训，那就果断地作出决定。别再拖延 14 年了，好吗？

看到大门关上，真嗣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

“好吧…看来故事真的还没有结束。我和她的故事…还会在这个世界延续。”

完

译者后记：

太棒啦！是我最喜欢的 ROE 世界观！还有我最最最喜欢的 NG 世界发糖！以及我最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怨妇香！译到“你是他老婆吗？”这句传世经典时着实笑到破功了。Romulo Nidoking BR 先生，我的超人！



The Price of Fame

作者：Jimmy Wolk

翻译：S_Asuka32

免责声明:

- 作者: 唉, 世界一样还是不是我的, 就跟 EVA 一样

- Jimmy Wolk: 天啊, 你花了这么多时间结果只搞出这个? 你就不能再试着写多一点吗? 毕竟你在你在这些东西上用的都是我的名字啊!

*- 作者: 嘿,我注意到这一天刚过去一周。***(译者：不懂这啥意思…，原句：Hey, I noticed that this day was coming up just a bit over a week ago.)** *好东西本来就需要多一点时间来准备。而我有比足够还多的……喔太好了, 我又再跟虚拟的角色争论了。或许我真的应该多出去走走…*

"不…不！什么？…他们又问了？…我…给我听好了！我已经跟他们说过我是不会做的！…对，对，我知道！…我才不管那是不是那个类型里最大，最有权威的杂志！那些变态已经有一堆泳装年历了！…是…是，我知道了，明早 9 点。我会…你说的 '准时到' 是什么意思？我总是…啊,管他的…对，我有点累了…好,明天见… '晚安…' "

她咕哝着，按下了手机上的关闭按钮。即使到了她回家的最后一步，他们还是逼着她工作。在这样的时候，她很乐意抛弃一切 - 如果她仍然可以鼓起勇气这样做的话。

当门在她身后嘶嘶地关上时，她吐出了一阵疲惫的气息并倚靠在门的金属框架上，仿佛这标志着她再次度过自己的时光。独自一人。

在此之后，当她放松了几秒钟后睁开眼睛时，迎接她的是黑暗的公寓。

当然，这是一个不错的相当大的公寓。房间很宽敞，其中有些 (例如厨房) 是部分敞开的，给人一种这些房间比原来看起来更大的幻觉。客厅西墙上的大窗户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美景。而其他的墙壁则被漆成亮白色。

然而，这里还是很暗。

就跟她每次从疲惫的工作回到家时一样。



她不想去开灯。月亮和城市的灯光照亮了房间，足以进入厨房而不会被任何东西遮挡到。

饥饿驱使她前往第一个目的地，尽管她早已充满着失望。冰箱里什么都没有。她几乎没有时间去购物，而且她仍然只能负担雇用一个每周工作两次的清洁女工，而不是一名管家。无论如何，她并不觉得自己要准备一顿大餐。因此，这次的晚餐又会只是一些速食食品。

当她把晚餐放入微波炉并设定计时器时，疲惫的笑容在脸上浮现。她甚至不记得自己以前多常谴责美里的饮食习惯，但现在她只需要在冰箱和她的血管里注入几杯啤酒，她就和以前的监护人没有两样了。

她疲倦地叹了口气，感觉到了肩膀上未知的重量。过去的七年突然感觉像是永恒。

自从离开他们后就像是永恒。

在战略自卫队袭击总部失败、碇司令自杀、NERV 正式解散后，人们终于了解到了 EVA 和使徒的真相，而适格者们的身份也终于向大众公开。但是由于真嗣从来不喜欢别人关注，而丽则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健谈，因此记者和观众很快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最后一名驾驶员身上，她乐于回答他们任何有关于她光荣战斗的问题，尤其是她对抗 SEELE 的量产机的胜利。

不久之后，媒体就将她提升为了名人。从那以后，她被邀请参加一些脱口秀和游戏节目、接受采访或进行采访、又或者为印刷或电视大道杂志等希望藉由家喻户晓的面孔来提升自己知名度的厂商做其他测试或“报告”，***(原句为: or did other tests or "reports" for printed or TV boulevard magazines that wanted to present themselves with a known face.)***。她曾演出过一些广告，并在一些二等喜剧节目和三等肥皂中担任过一些客座角色。她甚至在几部电影中客串过，并尝试过自己当歌手，尽管这些都没有炒出太热门的话题，但这仍然增长了她的人气。当然，她偶尔也要参加一些照相工作、首映晚会、和其他庆祝活动。

但没多久，她也不得不离开第三新东京市以追随名望...

微波炉的哔声又将她的思绪拖回了现实。

当她迅速得将塑料盘子搬到桌子上时，她小声地咒骂着那高温。她从橱柜里拿出叉子和刀子、从冰箱里拿出一杯饮料、并坐下来“享受”她这“美味的”一餐。这真是一顿很棒的饭菜：一堆干土豆泥，一小块泡在黑酱中、不晓得是猪肉还是牛肉的肉，还有一些无法分辨的蔬菜。也许她看不到自己现在吃的东西是一件好事。

她对自己的食物完全不感兴趣。她多么讨厌这些微波食品啊！她会为了再吃一顿真嗣那在过去被她嫌弃一成不变的日本料理做任何事。一想到叫他做些更好的菜色，她就无法抑制微笑。

吃了几口之后，她觉得那天她并不怎么饿。或许她去睡觉会好些。因此，她没有疑虑的



扔掉了剩下的饭菜、并离开了桌子、随即进入了卧室。

但是最近她很难睡得好，而今晚也一样。换上睡衣后，她便躺上了床，不管平时的晚间美容护理程序。

她在薄薄的被子下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温度很低，但床总是莫名得有些冷。

她拉紧毯子，并往另一侧滚动。但是即使如此，她仍无法驱赶走那种感觉。为什么它就不能消失？

她一个人生活着。每个人都认识并喜爱她。她拥有了她一直想要的一切。

但她为什么觉得有什么不见了呢？她为什么感觉如此……空虚？就像她晚上回到公寓时那般；就像她那没记录几个朋友电话的本子般；就像她在工作时获得肤浅的赞美般。她会用五十句其他人平铺直叙的“做得好!”换成真嗣那一句充满热情的“真棒，明日香!”

又一次的，她发现这些回荡在脑海中的回忆在她的脸上勾起一丝疲惫的微笑。她仍然记得，当她跟他说到自己被星探发掘时，那时他灿烂的对着她笑着，仿佛他才是有机会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一样。

但是他一直都是那样，一直为别人和她欢呼。在 NERV 和 EVA 消失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在他们告诉他再也不用驾驶之后，他几乎松了一口气。毕竟，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件事。他总是喜欢无聊的“正常”生活。但是她还是不得不承认他已经成为一位几乎……令人愉快的伙伴。

不，这么说还是不太对。当 EVA 不在了以后，他们实际上比以前更亲近了。即使从未那么的亲近。

突然间，她注意到了脸颊上的湿润。她又在哭了吗？又是一件最近时常发生的事，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她在骗谁啊？她自己心知肚明这其中的原因。

她想念那段时光。她想念有人在附近。当然，她一直说她想要独自生活，但是她从未想到这会如此艰难，如此……痛苦。

但面对这种情况她也束手无策。她没办法去酒吧或其他地方寻找“真正的”朋友。每个人都只想沾染她的名声，甚至尝试与名人“回本垒”。

当然，在过去的几年中，她与其他名人也有过几次交往，但这些交往大多是由她的公关经纪人凑合成的，这令她非常讨厌。总是和她几乎不喜欢的人在新闻界和狗仔队中扮演幸福的小俩口让她感到十分恶心。当那些想成为明星的人中的其中一个试图“强调他们的角色”



以让她的管理层最终停止这些烦人的勾当时，她便不得不打晕那些人。 ***(原句: She had to beat one of those wannabe Stars senseless when he had tried to 'emphasize their role' for her management to finally stop with these bothering hook-up attempts.) (译者: 这句我想不太到怎么把原意用中文表达, 反正也不重要XD)***

不，她真的不需要那些家伙中的任何一个。她宁愿有一个真正照顾她的人；一个会等着她回家的人；一个会在她过了糟糕的一天后鼓励她振作起来、并在她过了美好的一天而为她感到高兴的人。一个会...就是待在她身边的人。就像...

她从床上坐起并默默地摇了摇头。拥有这种自私愿望的人不配得到像他这样的人。

然而，当她将胳膊环抱住双腿并把头靠在膝盖上时，她的视线落在了床头柜的电话上。在她甚至在意识到之前，她就拿起了它，试图从记忆中回忆起一个旧的号码。

在输入最后一个数字之前，她呆滞地盯着手中的电话。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渴望这样浮躁的行为吗？还是实际上她就是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

她的拇指终于拂过了最后一个按钮。

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她的手抖得多厉害，直到她将话筒放到耳边。她的肚子抽搐着。她的心跳则比那看似无止尽的电话铃声还来得响亮。

她到底在想什么？或许她早就走了。又或者他至少换了个号码。要不然她也可能记错号码了。要么…

“喂?”

当那一连串怀疑的想法突然被电话另一端的声音打断时，她差点掉了话筒。一瞬间，无数的想法淹没了她的思绪，然而她却不知为何地无法将其中的任何一个化为言语表达出来。

“喂？有人吗” 那个声音问着

说点东西吧！什么都好！

“……真……真嗣……？”她无法控制得嘶哑地问。

“呃...是的，我是碇真嗣。请问您是...哦，对不起，您能等一下吗？”

她的呼吸停了片刻。是他！真的是他！但是她现在应该告诉他什么？

'嘿！还记得我是谁吗？那个曾经不断命令还有欺负你的小女孩子？想成为我心爱的男...我的朋友吗？’

绝对不会是这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花了他那么多时间？他似乎...他在和某人说话吗？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试图理解那细碎的声音。

“……那是什么，琢郎？”

“马麻回来什么时候?”

“她很快就会回来的。拜托，我现在在和别人讲电话。你要不要先去玩美里阿姨送给你的新车车？”

接着她听到了一些喃喃自语，那阵声音随着脚步声匆匆消失了。

“啊，孩子们就是……”她听见他嬉戏地叹了口气。 “现在，我能为您做什么？”

当他突然再次对她讲话时，她大吃一惊，她觉得这次连吐出一个字都更加艰难。

“我……我……对、对不起，打错号码了!”她结结巴巴地把话筒摔回电话座上。

小孩…

她早该想到的…

这些年来他为什么要等她呢？他凭什么要等她呢？似乎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件事可以给他这么做的理由。

抽泣声震撼了她的身体。

无论如何，她希望通过电话挽回什么？她肯定不想爬回他身边，也不想说些她多么爱他的话或者说她想要一个家庭之类的东西。就是...

她摇了摇头，竭尽全力忽略了脸颊上流下的眼泪。

她最好忘记这一切。就像她以前一样专注于工作。

对，她最好睡一下。她隔天必须一大早起来。

但是睡眠并不能填补她内心的空虚…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真室蜀叔，刚刚那个是谁?”

“我……不知道……”真嗣仍然困惑地看着手里的电话，那是来电者刚刚挂断的电话。

当他把电话放了下来，门铃声响引起了他和这名3岁男孩的注意。

“妈妈!”那孩子高兴地喊着并向着门的方向跑去。



真嗣微笑着，摇摇头，慢慢地跟随他。现在，琢郎已经设法设法构到了把手，并立即跳进了母亲的怀抱。

“哇，真是个有力的问候。”这位年轻女子大笑着说。 “你好，我的小宝贝。你和真嗣叔叔玩得开心吗？”

“嗯…，他似乎渴望离开我，”真二调皮地嘟着嘴，与男孩的点头相反。 “在最后五分钟，他至少喊着要找你十次。大家都认为，前班长应该更准时才对……”

“对不起，真嗣。”长黑发的女士道歉着。 “我们本来应该早点到这里的，但是东二也想用...嗯...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庆祝我们的周年纪念日。”她脸红了一点并看相琢郎，琢郎似乎已经在她的肩膀上入睡了。 “但是你知道他真的很喜欢你。”

“我当然知道。而且你也知道我总是喜欢尽可能地提防着这个小皮蛋。”

“嗯，我们对此非常感激。你总是把他照顾得很好。你知道……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好父亲的……”

“小光”，他说着，并翻了个白眼。 “我们经常讲到这个话题……”

“嗯，有个和东二一起工作的女孩，我们认为你们两个会...”

“小光……”他再次打断了她，这次他听上去更加的伤心。 “你知道我只对一个人感兴趣…”

光叹了口气。 “我知道。。。但这就像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幽灵。这样这么长时间是不健康的。”

真嗣对此没有回应，只是看着地板。她再次叹了口气。她知道他会等她，即使要他死也一样。

“你有至少尝试过再联系她吗？我是说……”

“我当然试过了!”他突然爆发，也差点惊醒了琢郎。“我……我的意思是……只是……我严重怀疑是否有任何消息可以传达到她身边。她的代理机构封锁了所有信件，然后把那些信当作粉丝邮件处理，她很可能甚至没有时间来看看，电话或电子邮件都一样。而她的真实地址和电话号码也被保密着。”

“那如果你直接说你是谁不就好了吗?”

真嗣摇了摇头，扼住了笑声。 “你知道有多少人声称自己是她的'好朋友'吗？仅在她的歌迷论坛上就有至少二十个'碇真嗣…”



“哦，真嗣，我……”光开始说道，但他摇了摇头再次让她欲言又止。

“就这样吧。这是我愿意为她的幸福付出的代价……”

END



A Glass of Wine

作者：oasterman/94Saturn

翻译：Floodbringer

原作者 94Saturn 于 2009 年因 2 型糖尿病去世，后由 Toasterman 以致敬的方式于 2014 年重写/2022 年完结

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战士。当然，从来没有人称她为战士。无论是她的父亲，又或是她的母亲，也更不会是她童年时代的无数个战斗辅导员、教师或实验室技术人员。这个称号完全是她自封的。在她的思维方式中，战士是最好的。更重要的是，人们尊重战士。

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会很容易，她也从未指望过会很容易。这毕竟是一场战争：一些怪物冲进你的城市，屠杀你的同胞，那么你就该对它们以牙还牙。

但明日香-兰格雷-惣流从未想过它会如此痛苦。她坐在厨房里盯着桌子，试图把幻象赶出她的头脑。这是一种仪式性的发生。每次行动都会带来自己的幻象--在她的身体上闪过的细小的突触麻痹和幽灵般的疼痛，这些都是与如此非人的巨大事物同步进行的思维落差。在她的第一次实弹演习中，她没有足够快地展开她的 AT 立场，一枚巡航导弹在她的躯干装甲上炸了一个洞。之后的一个星期里，她一直感受着胸口的伤口，在深夜里辗转反侧，试图让胸口停止流血。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个大问题，但与此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她穿着一件两年前的毛衣，是在她成长过程中买的。它太小了，紧紧地贴着她的身体。她没有任何借口，但她迫切需要一个借口。事实是太尴尬了--她仍然能感觉到岩浆在向她压来。它的热量被 D 型装备减弱了，但她仍能感觉到它的重量。它让人窒息。毛衣对她的皮肤保持着持续的压力，这是真实的。它有助于克服这种幻觉，至少在她不关注它的时候。

前门打开的嘲嘲声传到她的耳朵里，但明日香没有抬头。她听到美里走进房间，高跟鞋敲打着木地板。她的上司和监护人把她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啤酒。她痛饮一口，将一天的疲惫冲饮下去。

"嘿，明日香，"她说。"真嗣在哪里？"

"在学校做值日清洁。"

美里看着她的被监护人的手。"你想谈谈这个吗？"



(翻译注：原文“You wanna talk about that?"在英语语境里的意思其实是”你想抽这个玩意吗。“的意思，而且大部分时间指大麻。)

明日香在手指中翻动着香烟。说实话，她已经忘了这件事，也忘了为什么她一开始就拿起了

那包烟

--在加持不注意的时候从他的桌子抽屉里偷出来的。她想她并不真的想要抽这个东西。为什么她一开始就偷了它?

如果她有更好的反省能力，她可能会注意到这根香烟的哭声。既然如此，她干脆把它放下了。

"我真的不想抽它，"她说。

美里走到水槽边，喝掉了她剩下的啤酒。明日香看着她，感到很困惑。

"你在做什么？"她问。

"去找些更带劲的东西。" 她的监护人露出了笑容。"最近工作很辛苦。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这样。我觉得酒是个不错的选项。"

"我还没成年。"

美里没有从她翻找柜子的地方转过身来。"你每隔一周就去作战，明日香。我想你可以喝上一杯。"

"然后变成你这样？" 明日香说。她看到美里的动作有轻微的迟疑，知道她的话触及到了美里的内心。这是个简单的回击。为了什么，这个女孩不知道，这是一个超越其琐碎影响的心灵成长的结果。美里看到了她的软弱，她理应为此受到伤害。

美里把两个杯子拿回到桌子上，倒上酒。"那就点上吧。"

"什么？"

"点烟。然后告诉我你感觉怎么样。"

美里抓起一根，点燃了它。她的第一口烟抽得又长又深。她平静地呼出一口气。

明日香，从来都是一个不甘示弱的人，抢过打火机，照做。她把烟放在嘴边，吸了起来，一下子吸得太多。烟雾刺痛了她的喉咙，如细针般刺穿了她的肺叶。她颤抖着，咳嗽着，把烟头踩灭。

美里轻哼了一声。"感觉不怎么样？"



"很不好！"

"是的。" 少佐把她自己的烟灭了，然后把一个杯子滑过桌子。"我会用你的一个坏习惯换另一个。成交吗？"

明日香什么也没说。她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部分是出于好奇，但主要是为了让烟从她的喉咙里出来。这酒确实起了作用。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对比，从烟灰到酒的果味。这是她所期望

的更饱满的味道

--这是自童年以来被碳酸甜水所影响的味觉的缺点。

"喜欢吗？" 美里问。

明日香耸了耸肩。"想知道你为什么让我这样。"

"你看起来可以用它[来消除压力]。" 美里咧嘴一笑。"谁说我一定有什么目的？"

"我说的。"

两人默默地坐了很久，喝着酒，看着一切，除了对方。在安静中，明日香又开始意识到在她周围合拢的幻象。一只手下意识地放在她的肩膀上。

"你感觉到了压力，是吗。"

明日香抬起头来。"你说什么？"

"所有这些热量，在火山腹中。" 美里在她的酒杯边上看着她。"你仍然能感觉到它，是吗？逼近、窒息、淹没并把你拖下去。你在下面总共呆了 23 分钟，在其中的每一个瞬间，你除了感觉到整个世界的重量试图压垮你之外，什么都感觉不到。"

"就好像你会明白一样。"

"但我没说错。" 美里指了指她的公文包。"那些文件并不是摆设。我真的读过它们，而且我实际上被告知了你的精神状态。你知道的，在过去这一个月的亲身经历之外。"

突然间，这件毛衣一点用都没有了。明日香盯着桌子，感觉到对她的肉体再次产生的压力。这种感觉就像海滩上的海浪一样来回流动。在平静的时候，她对它的神经突触是如此之沉寂，以至于她几乎一点感觉也没有。而现在当它们的到达了顶点，她又感觉自己如鲠在喉般窒息。

美里等了一会儿，然后说话。"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我是说，我可以猜到，但我没那么厉害。"



换做其他人会认为这个问题是反问句，然后等待进一步的解释，但明日香没有。她已经猜到了。

"真嗣，"她说到，迎着少佐的眼睛。"他也在下面。"

"他没有穿防护服。如果你认为那是痛苦的，想象一下他的感受。除了你所有的幽闭恐惧症和窒息一切负面感觉，他的报告中有其他你感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他的皮肤被活煮掉的感觉。" 美里又喝了一口。"显然，它来去匆匆。所以这很有趣。"

明日香没有理会这个讽刺的倒钩。"而你想让我做什么，帮他一把？"

"这有那么可怕吗？有时人们会互相帮助，明日香。这就是成长的一部分。你不是一个孤岛，尽管你希望自己是。"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孤岛。"

"你想让我拿你的心理报告吗？直接从你嘴里说出大量的证据。关于自己生活和为自己思考的东西，以及无论什么时候都不需要别人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很肯定那是你八岁时说的一句原话。"

"不管怎样。" 明日香从桌子上站起来，拉紧毛衣，以度过下一个心理浪潮。"我不需要真嗣。"

"我不是说你需要他。我怀疑他也不需要你。你们两个都是完全自给自足的。"

最后一句话让明日香停下了脚步。她转过身来。"他在什么世界里是自给自足的？"

美里从杯沿上扬起眉毛。她知道她的话击中了要害，以牙还牙。明日香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一意识激怒了她。

"解释一下吧，"她说。

"他会做饭。" 一只手在厨房里挥了挥。

"别转移话题。"

美里失去了她的挑逗心态。这是一个短暂的变化，眉毛在尖锐的目光上方变硬，但这已经足够了。这是她在插入栓与指挥台通讯中的表情，这种表情伴随着关于 AT 场和蓝色图案的呼喊。最重要的是，那是明日香在这个厨房里从未见过的表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启示。

"明日香，碇真嗣独自生活。我知道那是你渴望的东西，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孤独是一

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他变得自给自足是出于需要而不是想要，而他用他的自给自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他周围的人。" 她举起一只手。"先别嘲笑。我可以感觉到你的嘲笑即将到来。"

"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做。"

美里用摊开的手指在桌子上做了个手势，就像一个想做大量强调而却没有明确重点的手势的人。"真嗣到这里来，在一场他从未听闻过的战争中战斗，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他已经参加了六次单独的战斗，其中三次你都在场。"

"他是个 EVA 驾驶员。那是他的工作。"

"不，那是你的工作。你并不了解情况。三个月前，碇真嗣还是个孩子。他把时间花在读书和拉大提琴上，尽力做个孩子。现在他在这里，做着你做的事情，就像你做的一样--"

"他没有！"

美里举起了她的手。"关键是，他已经在六个不同的战斗中把自己的生命付之于不顾。但除了我之外，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赏。有些人会把这称为英雄，特别是差点死在火山里的这些人，却被某个人所救，毕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可以让这些人被压死的。"

明日香皱起了眉头。"你命令他下去的。"

"我没有时间命令他下去。你的电缆断了，他就在那座火山里。没有任何犹豫。我甚至还没有做出决定。说实话，我可能告诉他要忍住。一架福音战士，对这个组织中的一些人来说，打败一个使徒的损失是可以接受的。"

"你骗人。"

"我不在意你相信与否。" 美里向后靠了靠，把她的酒搂在胸前。"我知道这一切都没能真正得到理解。你是十四岁，我是二十九岁，所以默认我是各种错误。但当你冲向你的房间的时候，帮我一个忙，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好吗？"

明日香嘲笑道。她做出了她能做到的最德国式的嘲笑，然后跺着脚回自己的房间，试图忽略她的监护人所说的事实。

((()))

碇真嗣回到家，看到的是一扇扇紧闭的大门。他的三个室友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都紧锁房门，剩下他一个人在客厅里徘徊。他想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并以最碇真嗣的方式，开始认为这是自己的错。



他在客厅的桌子前坐下，拿出他的书。出于长期的习惯，电视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由一个教育家抚养长大的他学会了专注，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他有一个倾向，那就是抹去分心的东西。此外，电视是一种被动的活动，而如果说过去的一周教会了他什么，那就是被动地让痛苦进来。

当这种感觉不知从何处产生时，真嗣愣住了。他放下铅笔，把自己撑在桌子上。思考着痛苦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它。他等待着，然后它来了。鬼火冲上他的手臂，穿过他的胸部。他的呼吸消失了，他咬紧牙关，扼制住喉咙里的呜咽。在这种痛苦中，真嗣想知道他还要忍受这些闪痛多久。他手臂上的假性骨折花了一个星期才消失，而他第二次出动时的胃痛在几个星期前才消退。

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再过一个月？或者这将是永久性的？他还能在偶尔以为自己着火的

表面神经下生活多久？

这一刻过去了，他靠在墙上，闭着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他除了呼吸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意识，完全集中在调节上。他所有的朋友都在冲绳，而他却被困在这里，他的皮肤让他"假性燃烧"入近乎癫痫的状态。

他的呼吸平静下来，他睁开眼睛，看到他的一个室友站在他面前。他的膝盖抽搐了一下，砸到了桌子的底部。新的疼痛。

"明日香，"他说，揉着他的膝盖。"你站在那里多久了？"

第二适格者耸了耸肩。"大约发作了一半的时候。那是什么鬼东西？"

"没什么。"

"嗯哼。"

明日香打开电视，在他旁边坐下。这是她可能坐在的最糟糕的地方看电视，因为她必须透过他的头才能看到它。真嗣立即怀疑起来。

"我们需要一个沙发，"她告诉他。当他没有回应时，她继续说。"一直坐在地板上真的很烦人。"

"我很抱歉。"

明日香瞪了他一眼。那是一种总是作为愤怒的德语辱骂的预兆的瞪眼，也是一种他领教过的瞪眼。"你真的是我认识的最低气压的人。"

"我很抱歉？"

"Gott im Himmel。" 明日香吸了一口气。"我知道你皮肤的事，好吗？我也有同样的事。至少是类似的事情。"

真嗣不确定他应该用这个信息做什么。"好吧，"他说，在他最好的尝试中说些什么。

明日香继续说。她挑了挑她面前的桌子，避开了他的眼睛。"我觉得我被窒息了。"

"好吧。"

"有些时候，它就像我--" 她停了下来。"听着，你也有这种感觉吗？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么我跟你说这些也没有用。"

"我确实感觉到了。我有。"

"因为真的，我不需要谈论这个，你知道。"

"当然。"

"我可以把你留在这里，和你沸腾的皮肤，去做一些对我来说更有意思的事情。我完全可以这样做。我的意思是，我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你。"

"好吧。"

她的指甲划过他的物理书，挖到了书脊的凹槽里。他们俩都默默地看着它。

"你考得怎么样？"她问。

真嗣吞咽了一下。"足够好。"

"你得了个 C。"

"是的。"

明日香的手指走到了尽头，敲了敲封面，又缩回了拳头里。"谢谢你，"她说。

真嗣眨了眨眼。"嗯？"

"谢谢你，"她说，仍然没有看他。"为了那座火山。你没有必要那样做，但你做了。所以谢谢你，我想。"

碇真嗣这一刻知道了大脑断裂的感觉。在她可以说的所有事情中，这无疑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

她出乎意料的感谢打破了他们谈话的神秘感，其中的秘密对他来说突然变得清晰起来。明日香，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表示同情。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一信息。他的左手决定要放在她的肩膀上，但他在半路上阻止了它。很明显，他的左手已经他妈的失去了



理智。不过，它还是停留在那里，悬浮在空间中，介于拥抱和击掌之间。

"也不要说什么。我不需要任何回报。" 她向后靠了靠，倒在他的胳膊上。有一分钟，他拉住了它，但明日香岿然不动，把它钉在墙上。"在那里很好，"她说。

"什么--"

"闭嘴。"

真嗣闭嘴了。他们坐了一分钟，她的手放在膝盖上，他的手插在她身后，沉默被电视里叽叽喳喳的广告声填满。真嗣开始不自觉地意识到他的手在哪里。最后，他把它放在她的肩膀上。这不是一个拥抱，但它是他敢于接近的。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脑海里闪现出在绫波丽公寓里

的那个可怕的时刻

--被压抑的记忆的闪现，苍白的肉体和红色的眼睛盯着他。

明日香闭上了眼睛。"我打赌你真的喜欢这个，"她说。

这不可能是真的，他想，但还是闭上了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坐着，感受着手臂上的针刺，看着她的脸。由于她闭着眼睛，他实际上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毫无顾忌地看着她。她的表情很平静，他觉得她比他更享受这个过程。也许是手臂给他带来的痛苦让他难以专注，他猜想。

然后她的表情变了。她的双手紧紧抓住毛衣，咧嘴一笑。真嗣不确定那是什么--也许是真正的同情，也许只是他们同步训练的残余联系--但他觉得他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再次感受到了痛苦，就像他一样。

"疼吗？"他问。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明日香看着他。"你不要再说话了。你明白吗？"

真嗣点了点头，尽管他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当她靠在他身上时，他得到了答案。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现在这肯定是一个拥抱。这一点毋庸置疑。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除了她头发的香味外，他什么也闻不到。她的肩膀钻进了他的肋骨，他在周围晃了晃，适应了。

"明日香--"他开始说。

"我刚才说过？"

"对不起。"

她的身体完全绷紧住，她的手臂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身体。真嗣终于让他的手臂放松到怀



里，她没有踢开他。试探性地，他把另一只手臂绕过来，把手指绑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他在抱着她，整个情况对他来说是多么的疯狂。

但他没有动。他默默地等待着她的疼痛消失所需的 10 分钟。当她终于动了，他把手从她的身体上拿开。

第二适格者站起来，低头看着他。"不客气，"她说，然后走到她的房间。他听到门在她身后关上，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

"谢谢。"碇真嗣说，对着空气喃喃道。

((()))

作者注：这是由 94Saturn 改写的一个故事，也叫《一杯美酒》。这是我在 13 岁的时候读到的一个故事，是这个故事让我开始写粉丝小说。也许是一般的写作。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可以让一个年轻的 EVA 粉丝了解到写他最喜欢的系列的想法。它是历史悠久的伊娃故事的

最好例子，就是真嗣和明日香相爱的故事，整个世界在胎天使之后的某个时刻就暂停了。它是无意义的

H 文和恋爱文的基石。无厘头的约会场景，大量 OOC 和无厘头的角色发展。我认为所有可以约会的人物到最后都会约会。这是一个真正喜欢写的人写的故事，很多人显然都有这种感觉。它是一部被广泛阅读和评论的小说，在粉丝中有着深厚的根基。

由于 94Saturn 在 2009 年的意外死亡，它也不幸地没有完成。他在社区里有很多朋友。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只是一个读者。尽管如此，我还是为之感到悲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让我进入写作的故事和人的致敬，也是对在深夜阅读卡通人物的古怪故事中度过的童年的一封情书。

如果这些对你都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关于明日香、真嗣、年轻的爱情和大量阴险的碇司令阴谋的故事。请欣赏。



Don't wark at me!

作者：Atare

翻译：Floodbringer

学校

传统上，每个班级都会打扫学校的一个部分。主要是他们的教室，但也有公共区域，2-A 班在这方面并不突出。当时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在教室里。其余的人都在教室外面忙着打扫卫生。

真嗣看了看丽，她正跪在地上冲洗一块抹布。这景象有些熟悉，有些温馨。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真嗣的神情并没有逃过他的同学东治的注意。随着一个快速的动作，东治用扫帚打了他的朋友。

"怎么了，盯着绫波同学看，是吗？"

"我没有盯着看，我只是--"

真嗣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课代表打断了。洞木光当然是参加清洁工作的，但她另外也确保其他人也要参加。

"你们两个！别胡闹了，回去打扫吧！"

"是！" 没有人反对，他们又去打扫了。

当他们回去打扫的时候，她满意地抬起头来。真嗣很勤奋，但东治需要被人看管着才肯卖力。

与此同时，明日香进入教室，手里拿着她的手机。她看起来很失望。

"有什么事吗？" 洞木光向她的朋友靠近。

"唉，加持先生不接我的电话。我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现在美里打电话说他们要去参加什么婚礼，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天的假期。"

明日香懒得掩饰她的不悦。她想再次见到加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最近甚至给他打电话，假装被一个变态攻击。但无济于事，他并没有给她回电话。



"你和真嗣都在吗？" 洞木光的眼睛里有兴趣。

"是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姐姐让我把真嗣和她的朋友撮合在一起。你能接受吗？"

听到这个问题，明日香变得很慌张。洞木光在暗示什么吗?

"我看起来像他的妈妈吗？我关心这个 BAKA 干什么？" 被激怒了，明日香转身离开。"嘿，BAKA！"

真嗣立即看向明日香。如果有人有使用 BAKA 这个词的习惯，那就是明日香，而且几乎总是对他说。他朝女孩做了个询问的表情。

"洞木光想约你出去。"

"别这么说，人家会有想法的！" 让光不高兴的是，在场的人已经在评论他们听到的内容了。听着那些针对她的笑声和评论，她脸红了。

"哦，别闹了! 我不打算约他出去，我是说，我--哦，闭嘴吧。不是那样的! 我只是想说一句话。" 洞木光试图解释，但让场面变得更让人疑惑不解。

明日香，她走过去，抓住男孩的手，把他带出了教室。她现在把这个男孩拉出教室的事实一点也缓解大家的疑惑。在她的眼角余光中，她可以看到同学们脸上的奇怪笑容。当他们稍微拉开距离时，洞木光试图冷静下来，因为明日香让她陷入了相当混乱的局面。

"嗯，我受宠若惊，但我不认为我是你的菜。" 尴尬的是，真嗣也试图对刚才发生的事情作出某种反应。

"明日香说的方式不对。这不是关于我。我的大姐希望我把你和她的同学撮合在一起。"

"但是，为什么？"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知名的朋友想和他约会。是的，有几个同学曾试图约他出去，但只是在他们发现他是一名飞行员之后。为什么一个完全不认识他的另一个学校的女孩会约他出来?

"她在我们的公寓里，看到了我们的班级照片。她问了一点关于人的情况，仅此而已。她说你很可爱，她想见见你。"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 他没有机会说完他的话。

"求你了! 我姐姐每天都在问我。"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就一次约会。如果你不喜欢，就这样吧。"



一如既往的无情，这是使她成为优秀班级代表的品质之一。他不想答应，但她在求他，他怎么能拒绝她？他叹了口气，想知道他做的是否正确。

"好吧，如果你这么坚持，就给我们安排一下。我不能保证她会喜欢它。"

"太谢谢你了！"。我相信你会度过一段不错的时光。"

在真嗣回到教室之前，他想知道他刚刚把自己卷入了什么。他从来没有约会过，而现在他要和一个他甚至没有见过的人去约会。

第二天，美里的公寓

美里边在房间里踱步，边为她被邀请参加的婚礼做准备。她的另一个同事要结婚了。美里穿上她新买的礼服，她面对着镜子。

'29 岁了'她叹了口气。

最近，她与她的老朋友律子就此事进行了一次谈话。她指出，很多女人都想在 30 岁之前结婚。她并没有多想。情况就是这样，直到她的前男友加持良治来到东京，这让事情变得很复杂。她很早就和他分手了，几乎完全忘记了他。然而，在"彩虹之上"看到他时，让她想起了过去的日子。她深情地回忆着这些日子，尽管她从不承认。

她房间的门被拉开了。公寓里只有她和明日香和 PenPen，她收养的宠物，也在公寓里。他正在他特别准备的冰箱里休息。

"我猜你要到早上才会回来？" 明日香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

"我还不知道，但更可能的是我今晚不会回来。真嗣说他回来后会做晚餐，所以不用在外面订餐。" 美里戴上耳环，微笑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今天就剩你一个人了，有点遗憾，不是吗？"

"至少我可以休息一下。"

离开房间后，美里停了一会儿，检查一下她是否忘记了什么。当她确定一切正常时，她经过明日香向出口走去。

当美里走过时，明日香闻到一种熟悉的气味，一种她喜欢的气味。

"那是薰衣草吗？"

"是的，我喜欢这种香水。" 美里看了看她的手表。在她开始准备之前，她订了一辆出租车。"你的那个朋友真好，给真嗣安排了一个约会。我想这次从学校和飞行员的休息对他有好处。"



一想到真嗣和他的约会，明日香冷笑起来。

"可悲啊。他去了一个联谊会。除此之外，看看他走得多早！什么？怎么，他要等她几个小时吗？那个 BAKA。"

"有人吃醋了吗？" 美里脸上挂着狡猾的笑容，声音里带着嘲弄。

"哼哼。好像我会吃那个愚蠢的--"

"--小男孩的醋。我明白的，明日香，我明白。" 说完话的不是明日香，而是美里，这时，美里迎来的是女孩阴险的目光。"以这种态度你永远也找不到男朋友，你知道吗？" 美里叹了口气，用手捋了捋头发。"真嗣不是为了那个女孩提前离开，他提前离开是因为今天是他母亲的忌日。他现在很可能已经在墓园了。" 美里叹了口气，然后直起身来。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我知道你不在乎。"

"我不知道。" 明日香不得不抵抗着尴尬的红晕，努力让它不占领她整个面部。她怎么会忘记这一点？她知道，就像她一样，真嗣也失去了他的母亲。

"好了，我的出租车应该在等着。你能自己照顾好吗？"

"是的，是的，尽管去吧。"

"当 PenPen 起床时，你可以随时和他聊天。"

"和一只鸟说话，你疯了吗？"

在美里离开前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明日香把目光转向冰箱，PenPen 正在那里睡觉。她想知道美里所指的是什么。是某种她不明白的玩笑吗？

躺在电视机前，明日香将手伸进一袋薯片中。她的手做了几个小动作，然后叹了一口气。袋子是空的，她感到很无聊。为了打发时间，她开始看电视上的一些戏剧，但也是令人头疼的无聊。她站起来，把空袋子拿到垃圾桶里，然后检查是否还有零食。

'应该多买点'。

当她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她听到了开门声。是 PenPen 从他的冰箱里出来了。企鹅来到明日香附近，看着她。

"哦，多么美好的一天啊。独自一人在公寓里和一只愚蠢的鸟在一起。似乎无聊会在使徒之前杀死我。"

说 PenPen 愚蠢显然让他不太高兴，这只鸟愤怒地拍打着翅膀说到。

"怎么，我错了吗？"



企鹅走过去，就站在她的面前。

瓦克!

对他的行为感到惊讶,她不知道他是觉得被冒犯了还是什么。他毕竟是一只普通的动物。突然，他做了一件她没有想到的事情。他用喙击打她的肩膀，足以让女孩发出一声轻微的痛呼。

"嗷！那是什么鬼东西！你这只笨鸟！你这只笨鸟！"

她急忙站起身来追赶攻击她的犯人，看到他已经走到了房间的一半。注意到女孩被激怒的表情，PenPen 开始跑开，明日香追了上去。她没想到这只鸟能这么快，这么灵活。她在客厅里到处追赶它，最后成功地把企鹅追到了通往公寓入口的走廊上。

"现在我抓住了你，你无处可逃！"

她面对他站着，等待着。她准备好了，一旦他想跑过她，就立即抓住他。PenPen 做了一件她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到她的两腿之间，匍匐滑行，从她身下滑过。在试图抓住他的时候，她失去了平衡，倒在了地上。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她站了起来，继续追赶他。她在公寓里到处追赶他，开始怀疑这只鸟有多少耐力，考虑到她已经开始喘不过气来了。她停顿了一会儿，喘了口气。

"你还能跑多久？" 喘息着，她勉强说出这句话。喘息了一会儿，她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看安静地看着她的鸟。

"我还是会杀了你。" 几秒钟后，她继续追赶。

PenPen 巧妙地避免了被抓。在明日香试图抓住他的那一刻，他能够相当迅速地跳开。她想她必须想办法以某种方式迷惑他，而厨房的家具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障碍物。在桌子上，她可以试着迷惑他，让他知道她要往哪边跑。当她跑进厨房时，她以为这次她会抓住他。相反，她用脚趾头撞到了椅子的腿。

"哎哟！"

她抓住自己的脚，坐到了地上。她按摩着疼痛的脚，看着 PenPen 望着她。她觉得自己想痛打他，但美里不允许这样做。此外，她必须先抓住他，而这只鸟非常灵活。

"好吧，回来吧。我不会伤害你的。"

但是 PenPen 没有接近那个女孩，只是又发出了声音。



瓦克!

"这次又是什么呢？我保证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这一次，企鹅扇动着翅膀，跺着脚。看到这一幕，明日香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只鸟真的明白她在说什么吗？好吧，这值得一试。

"唉，好吧。我很抱歉说你笨。"

这招很管用，PenPen 镇定下来，向她走来，尽管很慢，好像预感到她可能想骗他。

"我真的不会对你做什么。"

他在她身边坐下，好奇地看着她。

"今晚只有我们两个的。至少追捕你并不无聊，虽然最后有点痛苦。"

房间里一片寂静。PenPen 继续什么也不做，只是盯着看，而明日香则按摩着她的脚。现在疼痛已经基本消失了。

'美里可能猜到了我会很无聊，所以她才说要和企鹅聊天。

由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她想她会为了打发时间而抱怨。

"美里可能在婚礼上玩得很开心，加持肯定也和她在一起。" 她叹了口气。"他甚至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即使是在我假装被一个变态袭击的时候！"

PenPen 没有出声，把头微微歪向一边。这给人的印象是，他明白明日香在对他说什么。美里曾经提到，她把他从实验室里救出来。也许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使他比其他企鹅更聪明？

"即使是愚蠢的真嗣也做了一些事情。他在火山里救了我的命。但是卡吉完全无视我。"

PenPen 再次扇动翅膀，向她靠近。看到这个手势，明日香微微一怔。

"这次又是什么？让你的鸟嘴离我远点！"

瓦克!

他能指的是什么呢？毕竟，她没有说他愚蠢只是说真嗣。他是在为真嗣辩护吗？她顺着这个线索。

"好吧，真嗣也不傻。"

这句话起了作用，企鹅平静下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你可能在为他辩护，因为他给你的食物比美里好得多。" 她咆哮道。"他的厨艺很无聊，



他只是不断重复他知道如何做的几道菜。" 她停顿了一会儿，想到了真嗣准备的食物。"嗯，他们总体上还不错，但他有时可以增加一些变化。"

对真嗣做饭的记忆是相当愉快的。他可能不是一个大师级的厨师，他的菜谱里只准备了一套十分有限的菜肴，然而她喜欢它们。诚然，她并不总是表现出来。

与此同时，PenPen 走到空罐子旁边，开始用它的喙敲击罐子。这引起了女孩的注意。

"自己收拾自己的垃圾。"

他把嘴伸进罐子里，好像他想从里面喝水。明日香意识到他想让她给他一个完整的。当她来到和美里一起生活时，她想知道美里怎么能教一只企鹅喝啤酒。她走到冰箱前，拿出一瓶啤酒后，把它放在地上。她惊奇地看着企鹅用它的嘴自己打开了啤酒。

企鹅扇动着翅膀，但与以前不同。明日香认为这是一种感谢。当她看着企鹅喝下第一口啤酒时，她决定，既然家里没人，她也许可以试一试。她从冰箱里为自己拿了一罐，在客厅里坐下。罐头打开的声音一响起，PenPen 就扭动身子，拍打着自己的翅膀，做出不高兴的样子。

"一杯啤酒不会伤害我。美里有这么多罐啤酒，她甚至不会注意到。"

她以前没有尝试过啤酒，所以她不知道该怎么做。喝了第一口后，她放下了罐子。苦涩的味道和奇怪的气味并不吸引她。

"难喝，恶心，你怎么能喝这个？"

PenPen 不为所动，平静地继续喝他的啤酒。明日香又尝了一口。第二口已经不那么苦了，但她仍然不大喜欢它。尽管如此，她还是决定要喝下这杯啤酒。一会儿过去了，她想到了一个想法。

'真可悲，我一个人和一只企鹅在这里喝啤酒。甚至那个 BAKA Shinji 也去约会了。‘她喃喃自语，用指尖敲打着罐子。

她抬起头，注意到企鹅正在看着她。他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吗？他看着她，似乎在询问。

"怎么了，我只是在想，今天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去任何地方。" 当企鹅再次低下头时，她继续她的哀叹。"就连 BAKA 真嗣也去约会了，当然他并没有亲自约女孩，只是去应付联谊。他永远不会叫一个女孩和他约会，因为他是如此，如此......呃，这没有意义。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话？"

PenPen 敲了敲他现在的空罐子。女孩检查了一下她在罐子里还剩下多少啤酒。不多，也许能喝上几口。她觉得脸上很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啤酒的缘故。她起身走向厨房，从冰

箱里

又拿了两瓶啤酒。一会儿，她就回来了。

"听着，我在挑逗他，他却没有反应。我穿着宽松的衬衫、紧身短裤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我俯身去看他紧张时的脸，但他只是转过身去。难道是我有什么问题吗？"

PenPen 这时站了起来，开始在脚下跳来跳去。对明日香来说，他似乎在跳舞。

"你是指我们的训练吗？"

她没有看到企鹅的反应，而是看到他跑向卫生间。他很可能需要上厕所。她没有在意，又喝了一口啤酒，等着企鹅回来。当他回来时，她继续她的独白。

"回到我们的训练上。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晚上我躺在他身边，他做了什么？什么也不做！他不 他没有......"当她想起到底发生了什么时，她停了下来。这段记忆使她的脸微微发红。

瓦克？

PenPen 的声音把她从沉思中拉了出来。看着他，她试图解释自己。她记忆中的情况使她感到不安。

"好了，好了！我慌了！开心吗？我想看看他能做什么。我没料到他会试图吻我。I... 你为什么要提醒我？"

她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PenPen 没有理会她，继续喝他的啤酒。更多的时间过去了。明日香的罐子几乎空了，但女孩不想再拿啤酒。她把手掌拍在地板上，这引起了 PenPen 的注意。

"他只能在他认为女孩失去意识的时候采取行动吗？" 她又从动物身上捕捉到一个沉默的、质疑的眼神。"他到底为什么要同意这次约会？他应该和他认识的人出去，也许是班上的某个人，或者--为什么洞木光要这么做？如果他没有出去，他就会留在这里。在这里，和我--"

无奈之下，她背对着地板躺下。她就那样盯着白色的天花板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想。房间变得非常安静，她可以听到时钟的指针在移动。她转过头，看了看钟。

"天色已晚，他还没回来。他可能在享受约会的乐趣。我想知道洞木光给他安排的是谁。"

她站起来，拿起罐子，除了 PenPen 还在喝的那罐。她把它们带到厨房，准备把垃圾扔掉。她希望美里不要意外地注意到这些罐子。



"我去倒垃圾了。"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离开公寓，向垃圾箱走去。这些垃圾箱位于公寓外面，所以她不得不乘电梯下去，然后走一段路。

当她倒完垃圾，准备返回时，她发现了一辆黑色的无牌汽车。它看起来像 NERV 使用的汽车。当车门打开，她看到真嗣从车里出来时，她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她惊讶地看到，NERV 的特工送他回家了。他和特工交换了几句话，但她离得太远，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车子开走后，她叫住了真嗣。他看了看她，在门口等着。当她走近时，她可以看到他的右手上有东西。看起来他的手被什么东西包住了。

"嘿，你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约会肯定已经结束了，你怎么了？" 女孩被她看到的东西吓了一跳。当她走得足够近时，受伤男孩的景象就展现在她的眼前。他的脸上有一两处瘀伤和轻微的割伤。他在校外经常穿的粉红色衬衫的颈部被撕破了，而且还少了一些纽扣。在衬衫上，她注意到有一些干涸的血液痕迹。他的右手拿着某种塑料袋，她不确定是为了什么。

"我们进去吧，我再告诉你。" 她点了点头，他们向公寓走去。

他们就位后，真嗣从冰箱里拿了一杯冷饮，在厨房的桌子前坐下。明日香现在可以在更好的光线下观察他了。她拿了一张纸巾，一些水和消毒剂来清洗男孩脸上的干血痕迹。

"谢谢你。你不需要消毒，他们已经替我做了。"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她开始轻轻地清洗真嗣的脸。

"我被阿茜的前男友袭击了。" 看到询问的脸，他立即解释。"阿茜是洞木光给我介绍的那个女孩。"

"你已经走了这么久，是不是碰巧遇到了她的前男友？"

"不，他在约会一开始就袭击了我。大概是约会半个小时以后，我没有挑衅他" 当她为他洗脸时，他微微蠕动了一下。"他先打了我。我还手了，但我觉得我打他造成的伤害还没经典力学第三定律对我造成的伤害大"

"你打了他？" 她没有想到真嗣还会打架。

"他们说我没有骨折" 他从手上取下塑料袋。那是一个降温绷带。当他给明日香看他的手时，可以看到它微微发红，有划伤的皮肤，并不严重。他紧握了几次拳头。他的手并不疼。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保安来了。他们把我们分开，他们想报警。当他们发现我是个 EVA 驾驶员时，他们给

NERV 打电话。我离开了这么久，因为他们在帮助我，同时也在审问我。"

当她洗完自己的脸时，她看了看他的脸。在洗脸之前，它看起来比较严重，现在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一个轻微的瘀伤和擦伤，过几天就会消失。

"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打你？"

他的脸变得阴沉，显然他对这种情况不满意。在他鼓起勇气说话之前，他叹了口气。

"阿茜的男朋友和另一个女孩劈腿了，所以他们分手了。阿茜为此很生气，她想让他感到嫉妒。当她从洞木光那里得知我是个飞行员时，她坚持要撮合我们。你知道，要告诉别人她在和一个有名的人约会。当洞木光撮合我们时，她把她要和我见面的消息传给了所有人，以这种方式让她的男朋友听到。其余的，嗯，你可能猜到了。"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关于真嗣的。她靠在椅子上，思索着。她不知道真嗣是否为自己要去约会而高兴。即便如此，她还是为这个男孩感到有些遗憾。

"你为什么同意去参加这个约会？"

"光坚持让我去。" 他低下了头，试图避开明日香的目光。

她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这个男孩有时就是这样的，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对自己毫不在乎，只想对别人好。

"我得和洞木光谈谈这个联谊的想法。她在想什么？"

"请别这样。她怎么可能知道会是这样？"

她站起身来，从桌子上收拾起为他擦脸的东西。

"有时你对别人太好，你知道吗？"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把头靠在他的手掌上。明日香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沉默被明日香打破了，她问了一个让真嗣吃惊的问题。

"你曾经接过吻吗？"

"没有，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这时她侧身坐在他身边，看着前方。她没有看他，又问了一个问题。

"你想试试吗？"

"你想接吻？为什么？"

这次她转向他，看着他。他脸上露出疑问的表情，甚至有点好笑。



"因为无聊。"

"多么奇怪的理由，因为无聊而接吻。"

"啊，无敌的真嗣大人害怕一个小小的吻？

她向他靠了靠。"你害怕，对吧？"

她的声音似乎具有挑衅性。他不知道这是否是某种诡计，也许是一个愚蠢的玩笑。以对明日香的了解，这很可能是，她最终会以取笑他而告终。

他的不作为让她很恼火。由于无法从他那里得到回应，她站了起来。就在她准备离开桌子的时候，真嗣的声音阻止了她。

"我不怕，只是一个吻而已。"

"好吧，我们来做吧。"

他点了点头，站了起来。当她开始把她的脸靠近他时，他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到了她嘴唇的触感。当他微微张开嘴时，他感觉到了她舌头的触感。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伴随着一种略带苦涩的味道。他在她的嘴里中认出了一种熟悉的味道，啤酒的味道。为什么她身上会有啤酒味？

真嗣没有像她所想的那样站着不动，而是给了她一个真正的吻。不仅是嘴唇的接触，真嗣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另一只手紧搂着她的腰。一阵颤抖袭击了明日香的全身，同时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她还无法拿任何事来比拟的感觉。她不知道他们吻了多长时间，就像又经过一个轮回般。这让她有点害怕，她匆匆的结束了这个吻。

"看来因无聊而接吻并不是最好的主意。" 她不假思索地说，并转过身去。她想尽快回到自己的房间。她的心在跳，她在不知不觉地发抖。

她甚至还没有迈出一步，真嗣就抓住了她的胳膊。当她看向他时，他似乎很关心她的情况。

"你身上怎么有啤酒味？"

"PenPen 把啤酒洒在我身上了！" 她迅速说道，惊慌失措。PenPen 对她的话的反应是迅速的，开始不高兴地拍打他的翅膀。

"好吧，我喝了一瓶啤酒。" 翅膀的扇动伴随着声音。

"好吧，好吧。我喝了两瓶啤酒。叛徒！" 她叹了口气。"别告诉美里。"

真嗣大笑出来，这对明日香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幕。她只见过他微笑过一次，那是在他们



训练期间，他在同步训练安慰她的时候，他在之前甚至从未笑过。她看到这一幕时笑了。

"我不会说的，保证。" 他紧张地抓了抓后脑勺。"谢谢。为了，嗯，洗干净我的脸，为了让这个噩梦般的日子不那么糟糕。"

'看来还不错?' 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明日香的脑子里。她不知道为什么她想这样做，但她想试试。

"下一次，与其去联谊，不如自己去约人。至少要问一个你认识的人。"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约过一个女孩出来。我不认为我可以。"男孩略显尴尬的用手揉了揉后脑勺。

"为什么，这并不难。来试着约我出去。"

"你？"

"是的，我。我不会笑话你的。"

当他没有回答时，她揉了揉眼睛，向她的房间走去。她走到一半的时候，真嗣追上了她并开口说话。

"我-明日香-我是说。我。" 他的紧张使他难以开口。"你愿意找个时间和我出去吗？" 他松了一口气，发现这并不特别困难。就像她说的那样，这并不难。

"蹩脚，但可以。" 她拍了拍手。"明天。我会考虑一会，然后选择我们哪里。当然你要付钱。"

"我们明天要去约会吗？" 他喃喃自语。他以为她只是想让他练习，但她真的想和他去约会？

"嗯，你邀请了我。除非你想打退堂鼓？"

"不，有什么前男友我应该担心的吗？"

她听到这句话时咯咯笑了起来。真嗣看起来真的很关心。

"没有，我从来没有过男朋友。" 她看到他用一种奇怪的表情看着她，但她不知道为什么。"干什么？"

"那是你的初吻吗？"

"如果我听到你到处吹嘘它，你会后悔的。" 她脸色微红。"是的，是这样的。"

他点了点头，充分意识到他宁愿不去猜测她到底有多认真。



瓦克!

PenPen 站在他们旁边，盯着他们看。当他们注意到 PenPen 时，忽然变得紧张起来，刻意相互远离彼此。

"你做完晚饭后叫我。" 明日香朝她的房间走去。

"明日香？"

"什么事？" 她问道，没有转身。

"我很无聊。"

"你今天的运气已经用光了，BAKA。"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男孩看不到的笑容。'他确实上道很快。‘站在门前，她把头转向真嗣。"试着让我的约会愉快起来，也许我会让你送我回家。"

"但我们住在一起。" 他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们住在一起，无论如何都会一起回家？这难道是她的另一种把戏吗？

"我告诉过你他很愚蠢。" 这一次，她对企鹅说。她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真嗣看着 PenPen，蹲了下来。

"她还说了我什么？"

瓦克!

完



白色夹竹桃

作者：**Haruka5731**

White Oleander

白色夹竹桃

“式波，喝酒吗？”

正在舀水喝的明日香抬起头望向剑介，他晃着一瓶清亮透黄的酒瓶。

“我记得这是你家的陈酒，不是拿去送给东治他们了吗？”

“没错，不过一共有两瓶，一瓶送给他们，还有一瓶我想让你尝尝。”

明日香闭上眼，望向挂着驾驶服的晾竿子叹了口气。“你可别忘了我的身体。”

眼罩下面微微发烫。

“我没有忘，我只是想让你试试，不是也没什么坏处嘛。”

明日香除了水以外已经十四年没有吃过别的什么东西了。她会有口干舌燥的时候，但从来不饥饿，食物在她面前形同于石头。

——以前不是这样的。

很久以前。

她疲倦地叹了口气。

“倘若我不是已经尝试了不下十次，我也不会像这样谢绝你的好意。但是现在，我只能说，还是留着有庆典的时候在分给别人喝吧。”

“不，式波，”戴眼镜的男人说，“我会放在这里。你尝过之后觉得味道不佳，再吐出来也不迟。”

他取下外衣，说了一句“我和碇出门了”，就把明日香和酒一同留在了她的房间。

明日香望着微微晃动的酒液，叹了第二口气。根本就不会有味道啊。

她所在之处与其说是房间，其实连门也没有，只是三面用墙板隔成的小开间。明日香从



不抱怨，毕竟她在昼夜温差大于十度的荒野里待过数十天。十四年来，她一直保持着极端的健康，体现在她从来不用入睡以消除疲劳，也不用补充额外营养。她自己就是能量之源。

何况相田剑介家的生活条件在第三村已经能入优良之列，这归功于他是个多面手，争取了一片比较大的场地。

她顶着早晨的阳光在村子的哨台上瞭望远方，村里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虽然她自诩为三村守护者，但十四年来，她从未踏足过第三村。她和村民们保持着距离，或者反过来说也行。但是远远地望着他们安宁地做工，她短暂地忘记了他们身处三冲后的末日时代。东侧的稻田里，妇女们在插秧，好像还混着一个身着驾驶服，头戴草帽的怪人。她眯起眼睛，绫波系列经常会做出不符合她们设定的事。

野猫在屋檐上晒太阳。乌鸫停在哨台的木桩上，好奇地望着她。她没把它赶走，还和这小鸟对视良久。

“好鸟，别让我看见你在吃麦子，否则我会收拾你的。”

她说完，它就飞走了。看来它有自知之明。

到了下午，天气阴沉下来了。明日香爬下梯子，走到家门时天空下起了雨。她快步进门，把衣服脱下来晾在竿子上，赤着身子坐在床铺上打游戏。

等到第八次通关，她就把游戏机丢在一边。普通的射击不经玩。下次要让猫耳眼睛娘给她装个难度高点的游戏。明日香一天的生活安排：驾驶二号机巡逻，打架，例行报告，监督某人，发呆，看书，假装睡觉，打游戏。她有大把的时间能花在钻研游戏通关的策略上。

她的眼睛瞟到了剑介放在桌上的酒。

一定是太无聊了，明日香竟对那瓶酒产生了几分兴趣。

虽然不能喝，闻一闻大概是不要紧的。

这么想着，她拿起瓶子，毫不费力地拨开盖子，酒精味儿冲得她皱起眉头。

她想不明白人们怎么会喜欢喝这种东西。

雨下个不停，在不锈钢的平房屋顶上叮叮当当地弹奏着。明日香盯着那晃动的液体左思右想。既然都打开了，不喝一口也怪没劲的。要是放着，剑介回来也会发现酒盖有动过的痕迹。

所以她就闭上眼睛，往嘴里一灌，失去味蕾的舌头上自然是尝不出任何味道，她只是任凭这股熏鼻的液体顺着喉道往下溜，然后，想象。



以她对酒类浅薄的了解，应该是清酒。

总之她顺利地喝下去了，没有像以前那样呛出来。这就已经足够。时至今日，她终于咽下除水以外的食物，尽管是以液体的方式。

她甚至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她能几大勺地喝水，一瓶酒量也不在话下。在咚地把酒瓶子放下后，她翻身坐到床上发起呆。第三村的日子太过悠闲，给了她大量无须戒备的时间。但她知道，这样的好日子不是没有头的。她已经和 wille 取得了联系，不久他们就会来接她回去。但是真嗣呢？

她把一条胳膊甩到额头上。一安静就会想他。这已经成了十四年来最大的习惯，超过对打游戏的热衷。哪怕她再次见到他，哪怕他们住在同个屋檐下也没有改变这个习惯。她把这都归咎于他当年对她做过的事。那些噩梦般的回忆……直到现在都栩栩如新，就如她是使徒这一身份，一同刻在她的左眼封印里。他驾驶的初号机暴走将三号机撕裂，捣出她的五脏六腑，连吞带挖。肠子挥舞在半空中，血溅在天上染得夕阳愈发浓烈。头颅被一拳按碎，脑浆铺满了街道。虽然半失去了意识，被蹂躏、吞食和肢解的痛苦却依旧同步地输入她的神经，想起来依然令人发憷。最后，初号机的牙齿贯穿了她，下半身几乎与上半身分离，以一声高分贝的惨叫结束了她的地狱。

事后，她却活下来了，这归功于使徒侵入到她的体内，占据了她的身体。更过分的是，当她睁开眼睛，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找真嗣算账，可是别人却告诉她，真嗣已经在遥远的太空中漂浮着，因为他为了救另一个姑娘打开了 guf 之门。明日香认为，这和他再也回不来大概是一个意思。她甚至遏制自己去嫉妒那个蓝发红眼的女孩，那样只会让她更想狠狠揍他一顿。

她并没有真的那样做。

他被捡回来之后，她只是隔着玻璃敲了一下。真嗣看上去被这拳吓得虚脱了，一屁股坐回凳子上发愣。

——真是个小鬼。

他肯定不明白她是怀着多么辛酸的心情向他挥出这拳头。如果他能听懂自己话里的意思，就知道她其实不是想揍他，而是想抱他。可是看见他茫然的呆脸，她就知道没什么希望了。

之后，他跟着初期型号跑掉了，和他们最大的敌人待了三个月。当她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发动第四次冲击。对于一个宁可赔上世界也要拯救心爱姑娘的大英雄来说，他的表现真是不意外。可惜他的姑娘早已变成一个陌生人。即便如此，比起明日香，他也依然更容易亲近她，或者反过来说也行。



毫不留情地挥刃相向，把他像不服管教的小马驹一样从插入栓里拖出来，暴力地往他嘴里塞食物，每天都呵斥他去干活的明日香给他的印象当然不怎么令人愉悦。

不如想想他对她的关心作何反应。先是看见她的 DDS 项圈，想起他那可怜的朋友，便呕吐个没完，后是被她强行塞下食物，负气离家出走，还是初期型号把他劝回来的。他每日和她的交流不过寥寥数言，从未提过他们之间的事。

她仍然不知道自己掏心掏肺说的那些话，有没有被他听进去半句。她记得自己差点哭了出来。

但他至少不恨她，也不应该，看在他们从前还是朋友的份上，看在明日香做的那些事从结果来说是为他好的，看在她没有真的揍他的份上。

他虽然没有给出一点回应，但是，能和剑介和其他村民好好地交流，每天带着比前一天更轻松的心情回家，对明日香而言就足够了。她当然希望他能对自己做过的事心怀歉意，不过十四年前的那些事永久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原貌，也难怪他羞于启齿。最重要的是，他开始学会接纳软弱的自己，这是好兆头。

只是留给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了……

想到这里，一股热流从她的肚腹深处传来。

是酒精吗？她起身，想去厕所把这些液体吐出来。遗憾的是，它们停留在她肚子里的时间依旧不能超过半小时。这时，一阵奇异的悸动从肚腹往上传来，如同寂静之处忽然传来一声唿哨，令她浑身一激灵。这感觉是……

她慢慢地把手摸向自己的胸口，停留了一会儿，小心地捏了捏自己的乳房。她原本不把胸前两个会晃的东西当成第二性征来看，正如同她不把自己当女人。她总是半裸着身子在剑介面前走来走去。她知道他对她没有兴趣，不仅是因为十四岁的身子，更是因为她对自己都没什么兴趣。

而现在，她却得到了一种感觉。很久以前，被她遗忘了的感觉。怎么形容？就好像是站在军舰的甲板上，风吹过自己的裙摆，露出了最隐秘的地方，一阵尴尬，混乱，将偷窥的众人愤怒驱散，却得到了几分……

快感？

触摸常人的敏感部位，竟然使她——一个使徒，产生了一丝兴奋。

难以置信。她扫了一眼那个酒瓶，畏惧的同时，期待感随着血液的流动蔓延了全身。

为了验证她的猜测，她的手滑向更下面的部位，指尖在肌肤上阵阵的涟漪，她的心也微

微漾开波涛。随着指尖像第九十七次启程的船儿一样开向更远的大海，波涛也就更加汹涌。

最终她的手探到了双腿中间。

如同洞口的巨石滚开，有光照亮了被封印的洞窟深处。

真嗣感到十分苦恼。

他一直在想明日香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沉默地看着车窗外的原因。被第三次冲击污染的大地呈现深红色的状貌，和第三村附近被净化的区域形成鲜明的隔阂。圈内色彩鲜明，阳光艳艳，空气自然清新，仿佛世外桃源。而圈外则是末日般的狼藉，巨型机器的残骸叹息般地垂着脑袋。

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他已经茫然麻木了。因为事态超出想象，所以茫然。因为对此无能为力，所以麻木。他已经试着救过一次，结果反倒弄得更糟。他一旦失去了拯救世界的信心，结果就是自暴自弃，连自我的价值感都荡然无存。

他讨厌这样的自己。

明日香说得对，他是逃避的，他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要驾驶 EVA。但是继绫波更换了复制人型号（他听说了），薰君在爆炸的血雨中逝去，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只要他踏出一步，就会倒退十步，不如干脆什么都不做比较好。

即使什么都不做，她，他们还是会来找他。找他麻烦。他本来觉得静静地死去就好，她不让，要他一直动，动到下一次筋疲力尽。他看见她的项圈，知道她也是同样的命运。他呕吐了，朝着被称之为“命运”的东西大吐特吐。这是他对它最大的尊敬。他心想，既然我谁都救不了，我就以死谢罪，从世界上消失，这样总没人会怪我了吧。

她还是不让。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执念，她要他吃，要他活下去。她的诉求，她的责难，太多太多了，虚弱的他简直一句话都听不清。但是他设法弄明白了明日香的情绪。

——恨铁不成钢。

他离开了。他想，只要他离她够远，她就能忘记他，不管他，静静等死就好。

但是，那个和丽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来了。她给他送能量块，还有 SDAT。他见过剑介家地上的箱子里装着一堆这玩意，所以很容易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他扔掉 SDAT，半是出于气愤，半是出于想要气走她的心态。



这没用。她第二天，第三天又来。

不用想也知道原因。

此时他已经没那么生气了，而他的肚子也发出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抗议信号，所以他服从了。她想让他帮自己取个名字，可是在真嗣心里，她怎么样都有绫波的脸，绫波的声音，绫波的肉体，即使灵魂不是同一个，他还是怀念地想叫绫波。

之后，她还是按时送饭，一日三餐，真嗣想，如果要一直这样，那不如回家吧。因为一旦接受了食物，就等于向那个人妥协，虽然逻辑诡异。所以他回家，先走到明日香的房间，接受她的训斥。很奇怪，她意外平和地问他清爽了没有。真嗣犹豫了，说了一声嗯。其实他以为她会狠狠骂他的，就像上次那样。“是初期型号的功劳么？”

不知道为什么她要这样问。如果这个情况下提出异议，她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但是真嗣自觉没资格和她争论，所以他又说了一声嗯。

“这样，那就去帮剑剑的忙。”

她喜欢叫他的那位摄影师朋友“剑剑”。她在他家赤身裸体的行走，被剑介丢了毛巾遮羞。真嗣不懂这是什么情况，大概是在他沉睡的时间里，他们的关系从一方偷拍另一方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大概是剑介看起来十分成熟可靠，像是加持。对比之下，真嗣像个阳痿的小鬼。

和剑介聊过之后，真嗣对明日香使徒化的事有所了解。但他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明日香可以光着身子面对他，还有剑介。

“她虽然不是人，也应该知道人类的行为，对吧。”真嗣说。

剑介微笑：“碇君，十四年的光阴足以让她忘记很多事。”

真嗣抬头，明晃晃的车玻璃上，她朝他快步走来，一拳打在他两眼中央，正前方的玻璃碎裂了。“这是我十四年来积累的愤怒和悲伤。”他听见她说。

真嗣眨了眨眼，日光刺得他几乎流下眼泪。

一直以来，他都没法认真面对一个事实：他没有拯救任何人。

说是让他帮剑介的忙，其实真嗣什么忙也帮不上。多数时间，他只是看着剑介为他介绍每个地带需要留心的地方。剑介还会从山上采撷草药，说是给冬二的。医疗物资匮乏的时候，草药能帮上大忙。真嗣今天钓到了一条他认为只比鱼饵稍大一点的小鱼，被剑介说有进步。他愣愣地看着小鱼在剑介的手里乱跳，被投入了小桶里。“肉是奢侈品。”他咧嘴一笑。



今天比往常多了些额外的任务，下午却下起雨来，他们没带雨伞，在车里歇了一会，不见雨势转小，就只能草草地做些收尾工作，把车开回家去了。真嗣提着钓鱼竿和小桶下车，剑介却没有。“你先进去。冬二今天要我帮他做点事，顺带把草药送过去。我可能要很晚才回来。”

“好的。”真嗣自然是顺从地点头。剑介把吉普车一倒，开向了与来时相反的路。

我其实可以一起去。真嗣进门的时候心想，不过他可能觉得我过去只会碍手碍脚。毕竟我不懂任何医药知识。

家里和外面一样昏暗。明日香不喜欢开灯，她视黑夜如白昼。真嗣经常在入睡的时候还能看见隔壁房间的微光，在墙瓦上变幻着色调。她在打什么游戏呢？他发现自己都没有尝试了解过。经历了驾驶 eva 的刺激，他不觉得自己还能对游戏上瘾。但剑介说，掌上游戏是明日香十四年来唯一的乐趣。她不怎么喜欢说话，也不爱干活。“‘没必要。’”剑介模仿她的口吻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我的职责是保护村子。’显然，她对多余的活计不感冒。如果说在三冲后的时代，工作能让人忘却恐惧与烦恼，那么，她的眼里只有义务，没有多余的快乐留给自己。”

真嗣尝试去理解这种心情。他的太阳穴隐隐痛了起来。满脑子都是她叫他别开 EVA 的模样。

“明日香？”真嗣朝屋里喊道，“我回来了。”声音像是被吸入了黑暗，没有传来任何哪怕是敷衍的回应。他打开储物室的小灯，把钓鱼竿放进去，又把鱼桶放到厨房里。

这时他注意到垃圾箱里有个空瓶子，他好奇地凑上去一看，是个酒瓶。

垃圾不会隔夜，剑介也不会在大早上喝酒。难道家里来客人了吗？他环顾四周，东西都各归原位。而且家里就算来人也不会擅自取剑介珍贵的陈酒喝。莫非是明日香……？

他抬头，看向明日香的房间，黑漆漆的一片，没有游戏机的微光。

她是只喝水的。真嗣见过她一大勺一大勺地饮水，不顾水滴顺着下巴，爬过颈窝，流到胸部上方，在乳头处聚集而滴落。

她洗完澡后不穿内衣，挎着一件外套就算数。每次都这样，而真嗣不可能不多看几眼。剑介说她不怎么把自己当人看。但在真嗣眼中，明日香还是明日香。那个曾经猫入他房间，睡在他床上，引得他心儿怦怦跳的姑娘。

十四年对他来说，只有闭眼和睁眼的区别。真嗣不适应这样的缺席，但在众人的帮助下，他逐渐地调整了心态。



“明日香……明日香，你动过酒瓶子没有？”怯声怯气。他不敢多说什么冒犯她的话，明日香不太高兴别人明知故问。

没有回答。

难道她不在家？

真嗣踱过去，靠近了一听。有她的呼吸声——比以往要更为粗重。

“明日香……剑介的酒……”他转过拐角，被眼前的一幕打住了话音。他的眼尚未完全适应黑暗，但是借着微弱的夜视力他看见了床角一团蜷缩的东西。“蜷缩”这个词不应该用来形容明日香。可是，他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来表达他的眼给他呈现的真相——

双手摞紧膝盖，兜帽裹住脑袋，墨绿色的外套盖住了她的大半身体，只有几绺头发钻了出来，随着呼吸在上下震颤。

“明日……香？”

她的脑袋埋在双臂内侧。从兜帽和衣领的衔接处，闷闷地传来了一声：“走开。”

“你怎么了？”

“我让你走开。”

真嗣茫然无措地伫立在原地。他完全忽视了“走开”这个词的表意，而是拼命地思考她说这话的原因。

“为什么……？”

“我叫你走你就走。”她比刚才稍微大声喝道，依然颤抖，“别来惹我……”

真嗣只能想到第九使徒给她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人们告诉他的。

“你如果不舒服，我马上给剑介打电话……”

“不!”她用力摆头，“别告诉他!”

他上前一步。“那要我怎么办？你看起来很不对劲。”

“你什么也不用干!”她大声说，很快又低了回去，“只是……离我远点。”

“拜托了。”

听到那几乎是祈求般的声音，真嗣退步了。他不知道明日香原来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好。”



他慢慢地转身，那低沉的呼吸声仍然牵动着他的神经。每踏一步，他都思考着还有什么办法和她沟通。他太渴望知道明日香到底出了什么事。她看上去非常痛苦，还很害怕。究竟是什么造成的？让他多停留一会儿，多观察她一会儿，也许他能……

对了，酒瓶子的事，她还没回答他。

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他转过头去："明日香，那酒……"

没等他说完，一掠影子从他眼前一晃，遮蔽他的全部视线。等他晃过神，他已经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他被什么"东西"袭击了。他的衣服拉链被猛地扯开，他的头发被狠狠抓住，有什么压住了他的嘴巴，压得他生疼。

然后他想到，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前些天，他被人骑在身上，那个人的手劲很大，隔着面包压住他的嘴巴，狠厉地摩擦着他的唇齿，面包被压成了碎屑，他并没有吃下太多。于是像上次一样，惊愕的同时，他的怒火被点燃了。和上次不同的是，对方没有停止的打算。所以他用恢复力气的身体，抓住对方的手腕，一个翻身，轻而易举地将对方压在身下。这时他才重新得以呼吸。当他的气息和对方的气息喷在了一起，他才发现，那个"压着他的东西"是她的嘴唇。

他重新聚焦在袭击者身上，不可思议地发现，这是式波·明日香·兰格雷少佐——把他从封闭的插入栓里一脚踹出来的女人，想要一拳把他揍倒在地的女人，居高临下称他为小鬼的女人。真嗣回头，刚才那个畏寒一般的蜷曲身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身下颤抖的女性。

"你……"真嗣盯着她的脸，气喘吁吁，"你的脸好热，好红。"

"不是我的错……"她颤抖地说，仿佛还想挣扎，"是那瓶酒。剑剑，他……"

"你喝了那瓶酒？"

若她的眼中本来还有一丝自尊，那么现在只是被完全的羞辱泯灭了。

"……"

"剑介特意给你的？"

"对，但是我不知道……"

真嗣听闻过有一种调制的酒，里面有特殊的秘方，可以使人变成明日香现在这样。但他从不相信那是真的。他当即松开明日香，跑到客厅，打开灯，仔细地看了那瓶子的包装，没写什么特殊成分，只是普通的清酒。

他回来的时候，明日香坐在地上，她紧握着拳头，头发凌乱。



“那酒本身没什么奇怪的地方。”

“我知道……但是我不该喝。该死，这身体尽给我添乱……”她说话的时候，狠拉一把衣服，眼罩下幽蓝的光吸引了真嗣注意力。她像是怀疑人生一般地发着呆，直到察觉到真嗣在看她，她猛一回头。“你怎么还在这？”

“你的眼睛……”

“不要你关心!”她捂住眼睛，直起身子，“那我到外面去好了。”

“外面还在下雨。”

“没关系。”

他拉住她。“别。”

她惊讶地转身。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手又一次把她的手腕擒住了。“呃……我只是，不想你到处乱跑……毕竟，”他红着脸，牙关紧闭，明日香不置一词，好像等着他说出挽回的话，然后借此奚落一番。真嗣的嘴角微微抽动，手一松，眼皮往下一挂，愣是挤出了一句萦绕已久的字眼：“‘剑剑’会担心的吧。”

明日香看着他，她的脸颊潮红，呼吸仍带着温热，她的体香就像是从融化的白雪中钻出的梅花，一息一息地令真嗣鼻翼翕动。她的嘴唇微微颤抖，像是有千言万语轮番争竞，欲脱口而出，最后，她只说出一句：

“你是笨蛋吗？”

她确实喜欢嘲弄他。和以往不同的是，话音刚落，她就一箭步跨到他面前，揽住他的颈，用吻封住对方妄自作主的嘴，舌头锁住言语的匣子，如果这也算是嘲弄的一部分——用自己的欲火点燃一个和她相差十四岁的小鬼，看看他能撑住多久。是一秒，一刻，还是一个半夜，乃至一晚上。

后来他们会想到，她至少持守了一个对自己的承诺，他至少持守了一个对她的承诺。一个没来得及告之，一个没有勇气告之。

但当时他们没有任何的念想，只凭借着本能的激动，紧紧地缠住对方的身躯，感受火热的拥抱，真嗣要还清十四年间欠下的债，而明日香要发泄十四年来的委屈。在触碰对方之前，他们不曾想过债是可以还的，委屈是可以消的。



他们站着绵延了一会儿。她贪婪地从他的吻中释放快感，他也不甘落后，很快他的手就握住了她的胸，把玩，捏弄。他对她很小心，力道并不足以使她额外地换气。明日香不知道这个男孩施展什么魔法，他总能最恰当地跟上她的节奏。她只是凭着自己野兽般的直觉在攫取，而他却有他的精打细算。当他轻轻地推搡着她的身体，把她按在床上，不忘将她的头发往后一捋，光滑的发丝就往各个方向散开，像展开了一幅油画。她的外套也在过程中被掀离了，只剩下一条红领带束着脖颈。真嗣盯着她红扑扑的脸蛋，眼里尽是柔情款意。

“你看上去很满足啊。”

“啊，对不起，一下子就……”

“我没有原谅你。”明日香侧着脸，左眼幽蓝的光不稳定地闪烁着，“但是，只有这次不怪你。”

“嗯。”他撩开她的头发，亲吻她的眼睛。她吓了一跳。

“你做什么……？”

“不可以吗？”

“不是不可以……”明日香移开目光。她的羞涩是短暂的，下一刻，她解开了眼罩。“你不能隔着眼罩吻我。”

“好。”真嗣凑近，她闭上眼，吻落在她的眼皮上，痒痒的，带着温热的湿气，她睁开时，眼前已是一片缱绻迷雾。真嗣开始解衣。她看着他，恍惚间他的脸好像和二十四年前有个偶然遇到的小男孩的脸重合到了一起。那是她有名有姓以来第一个真正的朋友，贯穿了她线性般的记忆。他的出现如清晨朝雾，如海上浮沫，在赠予了她名字和人性之后就消失了。此后，她作为明日香活着。她活过了每一场测验，每一次厮杀。她成功晋级，作为二号机驾驶员活着。茫茫人海中，她一直搜寻着那个人的脸庞。从法国到德国，从美国到日本，她遇见却浑然不觉。然而那一声的“Asuka”却实在地敲进了她的心扉。她允许这个可能的人选称呼她的名字。她允许自己的心灵贴近他，哪怕他毫无察觉。

他的手指时而在无瑕的白玉石上起舞，时而在密林深处翩跹奏乐。生来就开 EVA 的人，对于使徒有极好的征服策略。显然，她也是他的手下败将之一。他在她的领土上开疆拓野，蹂躏丰饶的高地，掠夺她的溪谷里流出的最精华的蜜与奶汁。中途她也好几次反攻，夺过他指挥的旗杆，肆意地挥玩把弄。她用牙铲开他的土地，在其上栽种香艳的玫瑰，留下气味的记号。她是他的敌人，目标是摧毁他的头脑，回归本源，与他合一。她知道自己并不是他第一个没有阻拦的使徒，但她是第一个与他苟合的淫妇，她的美酒倾泻在他的大都之上，与他



分享她罪恶的秘密。

我的人生有始有终。在她被真嗣贯入之前，心里一直盘桓着这个念头。

“公主，公主。”她眨眨眼。玛丽低头看着她，头发罩着大半的光线，显得瞳孔有些幽暗。她的胸挤压着式波的，就像成熟的蜜柚挤压着青涩的桃子。“还是没有一点反应吗？”

她已经做足了努力，但明日香脸不红心不跳的样子，令玛丽不禁感觉失望。

“……你做你的就行。”式波说，她心有愧疚，只是如果她展示出来，那她的同伴只会露出更加糟糕的表情。“不用在意我什么感受，我已经习惯了这具身体。”

头几次，她还尝试着配合玛丽，作出违心的举动，发出她自己也觉得相当恶心的怪叫。在玛丽听出端倪后，她让明日香别这么做。

“只会让我觉得我是个不合格的看护。”

早几年，她喜欢叫自己为公主的看护者之类的。直到明日香不再说“我不需要看护”之后才改为了正常的“公主”，还给真嗣取了“小狗君”的外号。用这个名字去暗示她和真嗣之间的关系，让明日香觉得她是个很疯狂的女人。

不过，明日香也没觉得自己正常到哪里去，疯子和疯子处一块儿也在情理之中。何况她们是唯二的驾驶员，无数次协同作战中，彼此都欠了不少人情债，也就理所应当地有了点友情之外的发展。明日香能接受她的朋友是个男女通吃的人，她对这些事不太在意，或者说完全失去了兴趣。玛丽是唯一一个可以偶尔逗她笑的家伙，所以玛丽提出要“试验”的时候，她不想扫对方的兴。如果猫耳眼镜娘能因此而开心，给她的掌机装几台新游戏，那是再好不过。

“对不起啊。”明日香在穿衣服的时候，玛丽说。

“什么？”

“我只是想，要是你能够稍微不寂寞一点就好了……”她望向天花板的 LED 灯，眼神黯淡，“然而，靠我果然还是不行的。”

“别说傻话了。”

玛丽望向她。

“你愿意一直在我身上试验，我已经很开心了。”明日香停下了穿衣的动作，认真地看着真希波，“即使不是出于性欲的快感，但是我相信，我们之间的情谊更高于‘这种行为’。”

她愣了一下，接着笑了。

“公主呀，你在使徒化以前，可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明日香一脸困惑样。玛丽走过来，捧起她的脸颊，亲了亲她的左眼：“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感觉到，我吻你的时候，和‘那个人’吻你的时候，你所感觉到的不同。”

明日香以为她在开玩笑。她的身体，在以使徒的方式活下去的时候，就已经对人类的生活宣判了死刑。她活着，只是因为她肩负着太多的期待。Wille 刚成立的时候，她和美里他们就是那些幸存者眼中的救世主，后来更是如此。明日香不卑不亢，她知道自己有多重要。

即使这个世界一天天濒临末日，只要她还活着，还在战斗，世界仿佛就能继续苟延下去。

比起性欲，她更想念食欲。这一点，她老老实实地承认。那最淳朴的念想，令她在仰望天空时，多少带着一点温和的怅惘。她想着他，已经成了习惯，她没有自觉，以为她和他同居的日子是她过得最像普通人的日子。而“他”并不是必备的因素，只是恰好成为了她的回忆，作了那嵌在相框中的人。

甚至他和她在床上时，她也固执地认为他只是恰好逢着了时机。熊熊燃烧的欲火不过是陈年老酒的副作用，而不是因为他是真正的“主人”，归家的浪子，符合她口味的厨子。他做的饭，每一口都带着怀念的气息，令她的齿间溢出口水，粘稠地在那光溜溜的肩背画出一道道银线。她擅长用牙咬食，一圈圈红印标记着谁是属于她的食物。与此同时，有东西也在她体内膨胀，收缩，膨胀，像一位脱光了衣服的绅士友好地出去，又再次从容地进门来。她无疑是被劫持的人质，他每进来一次，她就会产生一次被解救的欣快感，同时伴随着直达她心脏的突击，连带着五脏六腑一阵阵痉挛似的胀痛。曾经她被掏空，现在她被填满。她叫出声音，不是出于疼痛。她被一根封印柱插了十四年，压住了她所有的嗜欲，这不足以令她喊叫。相反，当这压着她的巨石被穿通，被撬开时，她才会声嘶力竭，就像一个瞎子见到光一样。

——他复活了她。

面对一个比自己年龄小十四岁的家伙，真嗣以为明日香至少也会做些反抗，他想着只要稍微解除她的痛苦，让她恢复理智，她就会一脚把他踹开。剩下的事自己解决。没想到明日香却越来越激烈地迎合他。一定全是那酒的缘故，他努力说服自己。不然他就得面对一个事实：明日香在乎他，比他想象得要更加在乎。他以为她对他的心情不过是愤恨于他的软弱，也因此他试探她，在她体内的汪洋小心地逡巡。果不其然地，她紧紧皱起眉，好像后悔了似



的。正当他想开口，她蓦地将他搂住，封住他的口，不允许他用言语打破美好的时刻，同时任凭他进入她的最深处。他不知所措，但她沉稳的鼻息给了他勇气，于是他开始缓缓地抽插。他观察她的眼神、呼吸、嘴角的拉扯，她如何从无声过渡到有声。他渴望她能完全享受其中。他并不认为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待遇，所以他用全部的意志力来控制自己的身体，让明日香能更好地承受痛苦和欢乐的双重困扰。当明日香弓起背，咬他以示意他加快速度，他欣慰地把头搭在她母狮鬃毛般的披发上，捧起她苗条而有力的后腰。在一声比一声急促的呻吟中，他们逐渐走向更高的云层。

“再快点，你吃素的吗？”

真嗣的后背全是汗水，她也一样。他的手指在她背上惶急地寻找干燥的支撑部位。一不留神竟勾住她的红围巾。

“!”

真嗣触到了 DSS 项圈光滑的金属质感。

他僵住了。

眼前浮出一抹红雾，好像要把他吸去，从明日香的怀里，从天堂摔入地狱。头颅裂开，血浆迸溅，如一瞬爆炸的烟火。笑容霎时间变成无数飞射而去的血点，在真嗣眼前形成一道不规则的血帘，缓缓地落幕。

翻江倒海的恶心感直冲入他的大脑，把他的欣快感冲荡得烟消云散。怀着最后一丝尊严，他放开明日香，潮水退去，把岸上的秽物卷了个干净。真嗣把头扭到一边，使劲捂住嘴巴，闭气眼睛用全身的力气抵抗想吐的欲望。他讨厌，讨厌这种不适，更讨厌的是偏偏在这种时候发作。

“没事吧……”

明日香关心的手伸了过来。这回轮到他缩起身体。

“对不起……”

“笨蛋，你在说什么啊。”她的声音温柔得令他想哭。

“我不是故意的。”他憋着气，眼泪和胃里的消化物都不可忍耐地欲往外送。

“你每次都这样说。”她的手碰到他的肩膀，如此温存，令真嗣颤抖不已。“你没学到吗？道歉一点都不能改变境况。”

她轻柔的触碰让他的骨头全都酥软下来，于是服帖地倒在她身下。他眼中的她有些模糊了，却比以往更加迷人。她趴在他身上，轻声说：“把眼睛闭上。”



他照做了。她把围巾系在了他眼睛上。黑暗不合时宜地降临。这样就看不见死亡了。

“明日香……”

她趁机吻住他，不让他说话。他只想告诉她，不要遮住他的眼睛，让他看不见她无与伦比的美。但他还是顺从了，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摆脱刚才的反胃比他想象得更难，但他一想到如果现在不克服这种感觉，就会让明日香失望。她已经对他付出了很多。而他又为她做了什么？撕裂她，背叛她，反抗她，一次次地甩开她。他已经不想活了，她却把自己救起来，逼迫他往前走。他本有数个理由恨她，但是，他最痛恨的是自己。他越想觉得自己越自私，软弱而无能，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他每次开EVA 都形成毁灭性的灾难，而他们不再允许他开 EVA 纠正自己的错误。明日香没有反对，从她的话语里来看，她甚至还是期待的。她只是讨厌他在三更半夜里默默抽泣，迟迟不肯面对每天早晨的太阳。他出于一种很倔强而无耻的理由，没有像她道谢。然而，他逐渐发现，令他惧怕的根源并非是噩梦中逝去如樱花四散的友人，而是与他亲吻的眼罩姑娘，她总是俯视着他，威严而不可侵犯。他恨她把自己往前推，像赶一头小马，却更怕她会离他而去。当他的手搂住她的身形时，他意识到 EVA 的诅咒给她带来的禁锢。她有体操运动员般流线型的躯壳，那是她训练的成果。但是真嗣只觉得她单薄，脆弱，仿佛一捏就碎。

她当然不是娇花，是能够一脚把他踹飞个几米远的战士。可现在，她只是一个小姑娘，依偎着他，希望他能提供一些微不足道的守护。

冰凉的拘束器磨蹭他的体表。这东西曾束缚他的脖颈，又被人摘去，在一次试图拯救世界的行动途中他亲眼见识了它的作用。而现在，它又束缚着另一个他生命中的重要之人，随时都威胁着她的生命。如果他不能振作起来……

“你的呼吸很乱。”式波说。他额头的汗很快把丝制的围巾打湿了，眼前一片潮气朦胧。

“对不起。”

“集中注意力。”她说，“你活像一只快憋死的鱼。”

她沉默了一下。“还是说……”

“不是。”他听出了她的未言之辞，赶忙回答，“只是我没法看见你的脸，有些不习惯。”

“那就靠想象吧。”

真嗣把思绪从讨厌的事上拉离，集中在当下的感觉上。被吮吸的乳头，被撬动的肌肤，还有手指在敏感处引起的震荡，且因为蒙住了眼睛，反而加强了他的体感。从刚才开始，一直是她在主导，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将他麻木的神经渐渐唤醒。



他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发抖，她的呼吸变得不稳定。她在害怕吗？

真嗣抓住明日香的手，放在自己的口中，轻轻吮吸起来。她身体一僵。

“笨蛋真嗣？”他无视她的惊讶，像得到了珍馐一样品尝。

这手，把他从黑暗里拖了出来。这手，拉着他上路。这手，按在他的脸庞上测脉搏和温度。这手，将食物亲自塞进他嘴里。

如果不是明日香，他已经是个死人。

感激的心情，他无法诉之于口，所以他舔舐，咀嚼，吮吸她的手指，要她知道他是多么喜欢她的手。明日香大概是理解了。她任凭他的乱做，抽出空手，握住他，撸起那东西来。真嗣全身一紧——多么体贴啊！他心里呐喊。她不是使徒，是活生生的人。她是女人！

他怎么可以傻成这样？竟然到现在才明白她的心意。她为什么想揍他，为什么愤怒和悲伤？为什么不擅自放他走，让他死掉？

“明日香。”他张开双臂，她扑落下来，他紧紧地抱住她，乃至距离化为负。

像是冻僵的脚终于穿回了高筒靴，他们再度迈出步伐，前往更高的山峰。第一次生涩，第二次学会了扶持。真嗣扯下了碍着他视力的东西。他复明了，见到她，如同见到失而复得的爱人，欣喜了。他拥护着她，亲吻她的脸颊和鼻尖，又与她的舌头交缠，嬉戏，滚打。他们在淋漓的汗水中将彼此抛出，射向太空，又坠毁在这颗三冲后的破星球上。他们漫游过天堂和地狱，耍弄吞食与被吞食的游戏。他们对彼此施加的暴力，如今也化为了亲密接触。她永不会原谅他当时把她的内脏吃得干干净净，用她断裂的脊椎来塞牙缝。她唯一的要求是他正视代价，并完全地把自己支付给她。他计较她对他一次又一次的羞辱，现在巴不得她羞辱他，骂他，揍他，或是不揍他，如果这都是证明她在乎。

他亲吻她的项圈，他不再逃避。因为他理解了自己的宿命。

“真嗣君，你只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安宁。缘会指引你的。”

重要的不是他的友人如何死去，而是他临死前留下的话语，作为指向标，告诉他不要为事物的表象所蒙蔽。哪儿能寻得安宁，哪儿是他的归宿。

急促的呼吸化作苍白的火焰，他们在爱的花蕊中燃烧。躺在未来的血泊里，真嗣和明日香把记忆的残片收拾在了一起。他们把自己的碎片一部分一部分地与对方嵌合，伴随着磨合的疼痛、拼岔的惶惑、分离的不安。虽然空缺了十四年，残缺的部分却让这幅拼图显得完整。

瓢泼的大雨尽了，天空云开雾散，十四年前寒瑟的月光，最终还是撒在了十四年后的有



情人身上。

明日香从不做梦，但那个晚上，她落入了真嗣的梦境里。

她想起了当她在太空中大喊笨蛋真嗣的时候，初号机发出的光柱。

想起了他离家出走归来的时候，在她身边站住。

想起了他做饭时叫她名字，问她餐具摆在哪里。想起了他问她喜欢吃什么，而她回答她已经不能吃东西时他脸上的表情。

想起了他夜间起来上厕所时，发现她在外头看月亮，询问她为什么不睡觉，她说我睡不了，他的良久沉默。

就好像他意识到了这些都是他的错。不然，他在呼唤她的名字时怎会让她如此心碎？他的温存，他的和谐，一点点在她身上赋予生存的意义。她是孤独的狼，从不像狗一样摇着尾巴讨好她的所爱。她目光警觉，毛发生硬，利爪尖牙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危险气息。她对痛苦并没有强烈的抵触，习惯般地承受它，如同呼吸一样自然。黑夜之中，她无数次地闭眼，只为求得一丝一毫的安宁。身边的人迟早都要死掉，她还要保持十四岁的身躯存活多久？她希望有一次的失误，使自己和二号机一同毁灭。她的良心又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她是他们的王牌，她受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战斗，战斗，战斗。只有一次也好……想要被肯定，被称赞，在谁的怀里哭泣并得到安慰。那个给她做便当的男孩，她凝视的对象，他对大家一视同仁，甚至在各种场合都努力和她保持距离，偏袒另一个女孩，却偏偏地给她多做一份章鱼小香肠。她睡到他的床上，聆听他一晚上的骚动，白天瞌睡连连，但他没有抱怨一句话。

如今这一切，都是他恰好把多余的温柔给了她的后果，让她把自己少得可怜的温柔，也都给了他。

帮她解除了酒的药性，他沉沉地睡去，手松垮地搭在她的腰上。明日香观察着真嗣的俊颜，虽然他才十四岁，脸就已经十分性感，以后倘若褪去年轻的羞涩，多少会引人注目。他对此并没有自觉，将那若隐若现的笑容挂在唇角，让明日香用尽全力才不再吻他一次。谁知道他安稳入睡的日子还有多少回？他曾隐晦地坦白说自己讨厌睡觉，因为会梦见血和雪，血是薰君的血，雪大概能联想到丽。她没问他还梦见了什么。毕竟被傀儡系统的挡板挡住了视线，真嗣什么都没能看见。

今天剑介会很晚回来。他这么说。明日香想最好趁他还在睡的时候，换个地方休息，免得第二天要作麻烦的解释。只是她刚把真嗣的手挪开，后者的眼皮就翕动着张开了。

该死。



真嗣一睁眼就看见二号机驾驶员的蓝眼睛炯炯地注视着他，让他一下子清醒了。他想起明日香不需要睡眠，而他却在她面前沉沉睡去。多么罪过。

“你睡得真浅。”她评论道。

“我梦见了夹竹桃。”他像呓语一般地说，“叶子是白色的。”

对方哼了一声。“没有白色的夹竹桃叶。”

“对不起。”

她叹了口气。“你可以换房间了。”

“什么？”他害怕地把手搭在她的腰上。

“你想这样到明天早上吗？”

“……不，不行吗？”他缩起脑袋。

“你想赖着？”

“呃，不好说……”

轮到式波惊讶。

“你不讨厌我么？”

“讨厌？怎么可能？”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他。Hum，也许他只是个色狼，贪恋她的身子不肯离开。“剑剑会注意到我们的。”

男孩皱起眉头。“他不应该最清楚吗？”

最清楚？清楚什么？清楚她一旦发了酒疯就会找真嗣上床？

误解了明日香的神色，真嗣缓缓地要起身。“是我不好，我这就……”

“等等。”她伸出一只胳膊把他挑到在枕头上。她的鼻尖几乎要触碰他的，眼神也散发着热力。如此近的距离，好像他们从来没分开过似的，好像她开口请求什么，他都会同意。她明明知道这从头到尾都是她单方面的任性。为了这一刻，她已经酝酿了太多年。

“我想告诉你，十四年前，你做的便当真的很好吃。”那是她无法忘却的味道。她说服自己，他已经不在了，这样，她才把味道保存了下来。否则，她会因为期待和他会面的未来



而将过去遗忘。

对方的眼睛睁大了。他欲张的嘴显然是想说：你还记得？明日香点点头。

“我想那个时候我是喜欢你的。”

真嗣的眼皮缓缓地眨了一下，时间变慢了，慢得像十四年前的午间时光，他坐在她身后的座位上，看着她打开自己的便当，一筷子一筷子地往嘴里夹，不住地点头。那时，从他眼角露出的微笑，被剑介拍到，说让式波看看她的同居室友对她有多么痴迷。不，真嗣说，不要让她知道。

不要惊动我所爱的，待她自己情愿。

“但是很遗憾，”她接着说，“我已经先一步变成大人了。”

她说得风轻云淡，她颤抖的尾音却出卖了他。如果今夜只是平常的夜，那么真嗣怀疑她说这句话并不费力。只是在他们发生了关系的现在，想要再度和真嗣划清界限的说法，显得尤为底气不足。

“明日香……”

“听起来很奇怪吗？”

他们沉默地对望了一会儿。真嗣起身，一言不发地把自己的衣服拾掇起来。明日香躺在床上，她的身体一丝不挂，且没有丝毫遮掩的欲望。他在她身边坐了一会儿，像沉默的雕像。有一阵，他希望自己清晰而明确地回复她：其实我也一样！

但最后，他只是说：“很高兴听到这些。”

半晌，明日香也轻轻“哼”了一声，可有可无。

真嗣第二天起得很早，第三村的鸟儿们才刚刚开始啼鸣。他开大门通风时，刚好撞上走进家门的剑介。

“哟，阿碇。”这位老友把自己的外套搁在座椅上，在灶台边洗手。“昨晚有几个吃了有毒食物腹泻的病人，我们照顾了他们一整晚。”

但真嗣怀疑那只是借口。“剑介，你把酒给明日香喝了。”



“她喝下去了？”他问。“味道如何？”

真嗣正要开口回答。只听屋内传来声音：“又涩又咸，难喝极了。”明日香走出来，还是像往常一样，里面穿着驾驶服，外面套着统一的军服。

剑介微笑：“抱歉，不合你的口味。”

她像猫儿伸了个懒腰。伸懒腰？“不过，尽管饮酒有诸多坏处，倒是让人心情愉悦。”她说的时候，故意没往真嗣的方向看。

“人们通常愿意支付昂贵的代价来换取愉悦，比如酒后纵欲。”

“所以我才说人类大多又色又笨的。”

剑介用毛巾擦干手。“我去里屋补觉了，早上你就随便逛逛吧，碇，大部分村民你还不认识，还有不少人会需要你的帮忙。”

“好的。”

真嗣开始做起简单的早饭。而明日香则是在餐桌边敲着二郎腿，玩游戏机。当真嗣把牛奶和三明治放在餐桌上时，她的目光犹豫了一会儿。“今天还是站岗？”真嗣问。

“巡逻。”

“那，可以带上我吗？”

她移开目光，偏执地盯着远处墙面上的一个斑点。“随你的便。”

真嗣吃早餐的时候，他注意到明日香时不时地瞟一眼他的三明治，神情有些沮丧。真嗣冲她微笑，她害羞地瞥过脑袋。

有一天，我会让她好好地吃上其他人做的三明治。

你陪伴在我左右

纵然我精神失控

我打碎玻璃

你一如既往

为我清理狼藉



若你置之不理

我会崩溃 毋庸置疑

事态混乱

你一如既往

为我褪衣

我肮脏淫靡

而你不离不弃

好似致命的夹竹桃

白叶斑驳 无瑕无疵

——Oleander, Mother Mother

附录：

碇真嗣，十四岁，初号机驾驶员，补完计划的主导者，等着二十八岁的式波型复制人醒来。无论一切顺利与否，这会是他最后一次和她会面。因此，他肆无忌惮地望着她的各个地方，目光将她完全地占为己有。当然，他花最多时间停留在她的脸上。她那熟睡的脸。当全人类的面。

凡事有始有终。真嗣抬手，在永恒中切出了短暂的瞬间。明日香惊醒般地睁开眼。“我睡着了吗？”她望向她身边的男孩，只见后者笑逐颜开，“笨蛋真嗣？”

神说：“太好了，还能和你见面。”

成排的十字圈住了圆月，璀璨的星河降临在红海边。

“谢谢你，对我说‘你喜欢我’。其实我也，喜欢明日香你。”

不出所料，他的明日香害羞地别过脸去。真嗣即使不看也能想象她的表情，在他完全地



见识了她的记忆后。他不会抱她，也不会亲吻她，因为他们已经做过了。唯一欠她的就是这一句告白，现在也好好地偿还她了。

还有一个原因，倘若你想叫你所爱的人淡忘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她的注意力，就像他喜欢她，但用了过去式。他想安慰她，却借剑介的口来告诉她。

关于我的一切，都抛在你身后，请你不要有任何包袱迎接属于你的未来。

意识之海中，他迅速切断了和明日香的联系。

马上就结束了。真嗣举目望向海岸线，不知是否身处在补完的中心，无数世界线汇聚在他的脑海里。印象之中，他记得这海滩上有两个人，一个白色的衬衫，一个红色的驾驶服。一个上面，一个下面。明明只有一个人被掐住了喉咙，两方都无法呼吸。明明被抚摸的是上面那位的脸，下位者却同样受到了慰藉。

这一切都逐渐地模糊，随海风远去，呜呜地，像是他自己的哭声。

“不寂寞吗？”

Notes:

这篇算是我个人补完缺失的第三村真嗣和明日香的互动，把心头有关式波和roe嗣香对彼此隐藏的想法都梳理了一遍。最要紧的是在做爱的过程中，真嗣如何摆脱失败的阴影，并决心牺牲自己。我不去强调酒后乱性的式波有多可爱，但希望看官老爷们能体会到她有多可爱。

为了写某些场景，去看了好多遍三号机被肢解的片段，真是又残忍又美丽……不论是式波还是惣流，经历过这种痛苦的才是明日香。

Oleander是我喜欢的嗣香代餐曲之一。Oleander，夹竹桃，全株有毒，白色的夹竹桃意象也像极了式波（记得那丧服一般的作战服）。



Beautiful world

作者：rainmoon111

我把早饭热过第三次，去敲她的房门时不意外听见一声闷响。如果不是有房门的遮掩，那么被砸中的就是我了。我端着碗，心里毫无波澜又叩门，问她要不要吃早饭。

你着什么急，我眼线都画斜了！

一个小时以前她就是说得这句话，一个小时以后，明日香还是说得这句话。

不吃早饭要胃疼。

我不紧不慢地催促道。

就在我以为今天要热第四次或者更多次早饭的时候，我面前的门启开了，终于化好妆的明日香叉着腰偏头看我。我松了一口气，她还没涂口红，也没换下睡裙——这代表她会吃进餐。

我们这样对视了几秒，明日香一剜眉，拎过碟子里的吐司，叼在嘴里，看也没看我一眼，径直绕过我坐到沙发上摁过遥控器。

我觉得她有点生气，因为电视里放着她平时看都不会看一眼的综艺，她生闷气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做。

是因为我催她吃早饭吗?

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补充道:不吃早饭会胃疼。

亲爱的明日香，如今我们都是货真价实的人类了。我的意思是，没有从前还存在的怪物做对比，不用去担心不知道是第几次冲击，不必在睡梦中惊醒去准备和天使作战，如今我们都比从前更加柔软，更加贴近人类。

从前的你会因为生理期而导致一向好强的你不能够参加训练，现在的你也会因为换季骤降的气温而感冒，因为不规律的作息而胃痛。

我们都拥有软弱的权力，如果你现在骂我是个懦夫我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你，我们可以互相依靠，这不叫软弱，因为我们是弱小的人类。因为我们是……

好吧，其实我还是不确定我们到底是不是恋人，但是我们住在一起。



不是孤身一人来到日本的十四岁的明日香和十四岁的碇真嗣在同居，而是先我一步变为大人的二十八岁的明日香和二十八岁的碇真嗣在同居。

而我们今天要去约会，等你吃完早饭以后，我要带你去游乐园。

玛丽小姐问我要不要去找其他人，或者说，是要不要去找公主。

公主?

我第一次听玛丽小姐这么讲的时候就笑了。不是因为觉得幼稚，我觉得这个称呼很适合明日香，非常适合明日香。她确实像公主，是美丽、骄傲、勇敢的公主。

小狗君，不要笑了。公主那时对你说的你知道吧，那你怎么想的呢?

我的笑容僵了一下。

末日之前她对我说：谢谢你为我做便当，真嗣……

明日香的感谢简直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可怕。我愣了愣，听见她平静地对我讲出了更不可思议的话——

我想，我那时是喜欢你的。

但我比你更先成为了一个大人。

空气在那一瞬间滞住了，我忘记了呼吸，连她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知道。

我的脑海里有一万个明日香。

我想起第一次见她。明日香穿着鹅黄色的吊带裙，踩着红色的高跟鞋踩对我走来，和背后蔚蓝色的大海同色的海蓝色眼睛对我不屑一顾，火焰般耀眼的发色随着海风在空中飘扬。

我想起她睡前警告我不要越界。结果起夜后跑进我的房间，我那晚彻夜未眠，看着近在咫尺的少女脸红心跳。明日香随着呼吸微张的嘴唇实在让人无法忽略，我和她越来越近，就快要贴到一起，我差一点点就鬼迷心窍地吻上了她，然后我听见她的梦呓，喊了一声母亲。

第二天起床时她发现我们睡在同一个房间，怒气又狠狠发作了一通，我昨晚休息地并不好，明日香嘴唇的形状总出现在我的梦里。洗漱时我看着镜子，咬牙切齿后悔道:碇真嗣，你昨晚就该摇醒她！你怎么还想吻她！你是不是也脑子不正常了！

然后我们还是接吻了。是她的心血来潮，叶我受不了同龄人的激将法。但那对我来讲不算是什么美好的体验，她凑近我的时候我忍不住脸红，她却自然的好像是要来骂我一样，在我以为我们要吻到一起的时候，她捏住了我的鼻子然后红着脸皱眉对我讲：你的鼻息弄得我



痒痒的。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就贴了上来，我的呼吸彻底交付在她的手中，我的想象里的甜蜜并没有来临，也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令人沉迷，两个小孩子过家家一般的亲吻折磨得我差点儿去见死神。我眼前终于一片漆黑的时候，她终于放开了我，说：什么啊，接吻就这回事吗?

我大口大口喘着气，仿佛劫后余生。平息下来的时候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和那天同床共枕时的鬼迷心窍一样——碇真嗣，你怎么还答应了她！你差点儿就死了！明日香，你的嘴唇这么软，怎么能说得出那么多过分的话啊！

最后，那个太年轻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绝妙的借口，即使放到现在来看也完美无缺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是否真正问心无愧的借口——是明日香太美了我才想吻她的，不是因为我……

因为我喜欢她。

红色海水涌来，仿佛要吞没我们的海滩上，我这样对她讲了，我说：明日香，我也喜欢过你。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逃脱 eva 诅咒后的明日香，真正长成大人的明日香，简直让人无法移开目光，还是那么的漂亮，眼睛就和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蓝。她听见以后怔了一下，然后偏过头没有讲话。

那时的我已经什么都可以放下，什么都无所畏惧。我并非一无所有，原来只要忍心舍弃拥有的一切，就可以对抗恐惧。在奔赴未知之前，我告诉明日香，我们曾心意互通这件事，这已经让我觉得非常幸福了。

但是啊……

我送她离开，然后合眸许愿，我想——

神明啊，如果这一切真的还可以挽救，还可以抵消我的过错，那么，能够让我和她再相遇吗?

我最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已经实现。所以，我笃定我和明日香的相遇也是必然的事。

终于，在命运安排的某一天，在这个新世界里，我和她重逢了。

我还在想，明日香已经吃完吐司回房间摔上门了。我过去关掉电视机，不确定她今天还想不想出去，但今天她化了好久的妆，所以我觉得出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过了一会儿，换好衣裳，补好唇上那点儿色彩的她半蹲在走廊边换鞋，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我知道她不高兴但不明白怎么还是愿意陪我去约会。一直走到地铁站我们都没讲一句话，她身上的气压越来越低。

我也不敢贸然开口说些什么。她尽管跟天气一样难以预料,却也跟天气一样无可避免,我读不懂她在想什么,从前也是,现在也是。不过现在的我之后认为是十四岁的那个我太蠢,明明十四岁那个明日香是很好懂的,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喊,快来抱紧我,快来爱我。但我却逃跑了。所以，我也相信是二十八岁的碇真嗣太蠢。尽管现在二十八岁的碇真嗣认为二十八岁的明日香也很难懂。但我不会再逃跑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铁的空气逼闷到令人窒息，或者是我身边的明日香不愿跟我说话。她靠在车门边低头玩着手机，我撑在她面前，尽量能让出一些空隙不让周末也拥挤的地铁中来往的人群挤到她。这个角度望下去只能看见她在修饰过后更加浓密卷翘的眼睫毛，像一把小刷子一样，从前趁她熟睡的时候我不仅被那张嘴唇诱惑过，也好奇过明日香的睫毛怎么长得这样浓密这样长，好像蝴蝶的羽翼一样婉约得指向天空。我凑近观察，这只是我在重复我当年的动作。

这时我闻见香水味，我要感谢身后那个没礼貌的乘客让我不小心撞到了她。明日香抬眸冷漠地看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玩着她的游戏。我是在这时明白这一路以来闻到的香气是从哪里来的，我鬼使神差地说道:你身上好香，今天喷了香水吗?

她顿了一下，然后我看见白皙的耳垂有些泛粉，她还是低头玩着手机，今天第一次主动回应了我的话。

顺手而已，周末出来玩随便打扮一下。

我一眼看穿她的谎言，同居生活里她落下太多线索给我。昨晚我看见她在镜子面前试衣服选配饰，今天光是化妆就花了那么长时间，还穿了高跟鞋，不知道走路会不会累到。今天的明日香看起来格外地漂亮，当然，平时她就已经够美了。每天看着月亮的人不一定会每天赞美月亮，但他绝对会承认月亮是永恒美丽的。

明日香，你今天好漂亮。

……

真的很漂亮，你是不是用了我们上次一起去买的那只新口红?

我顿了一下，我每次陪明日香去买这些化妆品她都会生气。因为我分不清哪些颜色的细微差别，只会对她说好看，都好看。她认为我这是在敷衍她。可我真的好想对她讲，我是真的觉得都很美， 任何事物和她一接触都会变成美的一部分 ，明日香就是有这样的魔力。



你今天穿了高跟鞋会不会很累?明日香你今天好漂亮。

烦死了。

她摁上手机的待机键，仰头看我的时候眉宇间有点恼怒。

你为什么刚刚不这么说……

但在车门开启更多的人群涌上来之前，她好像是为了给其他人让出更多的位置，默默地扶上我的胳膊，在这样逼仄的空间中，我和她互相依靠。

还有多久啊，我们要去哪里……

明日香半倾在我身上。我才想是高跟鞋的缘故，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就很少再见她穿了，太多的训练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再会后我也没怎么见她穿过，除了偶尔要出门演讲，再就是我们要约会，她才会像现在这里受罪，为了美丽穿上那双看上去让人痛苦的鞋子。

还有几站，回去的时候我一定跑快一点给明日香占一个座位好吗?

我下意识想道歉，但我想到明日香最讨厌我对她说这个，就止住了，我看见她别扭的模样，心里悄悄说:这是惊喜，我要带你去游乐园。

我知道明日香最最痛恨我的软弱，可是我还是在重逢的时候丢人的哭了。

那一天和平常的每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我下地铁打算去面包店买一份早餐带去公司。正在庆幸喜欢的南瓜吐司只剩下最后一份，刚碰上包装就被人一把抢过，错愕下我听见了有些熟悉的声音——

这是我的了。

我看过去，就和她重逢了。蓝眼睛的女孩儿举着吐司得意洋洋地看着我。那一瞬间我好想回到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红海滩，潮水裹挟着我们，将我们冲散。

为了不被命运的洪波分离，我冲上去，紧紧拥抱了她。

啊?！我要迟到了，笨蛋真嗣你快松开我啊，我要吃早餐！

你怎么又在哭啊！真是一样没用啊！好啦好啦我把南瓜吐司让给你行了吧?我快喘不过气来了你能不能松开我啊——！

我在面包店里面哭了很久，情绪激动到一个临界点。店员来问过明日香几次需不需要找医院或者警察局，她只是很生气地推我，然后对店员说我们是朋友，很久没见了所以我很激动。



我的明日香，好久不见。

到达目的地，明日香又陡然阴沉下来的气压让我明白我又干了一件蠢事。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游乐设施我都玩不了啊！

明日香站在游乐园门口，指着她的高跟鞋。我们这对傻瓜和蹦蹦跳跳拉着家长的手往里面跑的小朋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了，但却是第一次改变约会地点。我是个没有创意的人，只能从他人的建议里做参考，玛丽小姐说先试试约会三圣地吧。于是，我带着明日香去过了电影院和水族馆，这是我们第三次约会，我决定带她去游乐园。

而我真是个傻瓜，那么多游乐项目要游玩都的不能穿高跟鞋的，我想要给她惊喜就一直没有告诉明日香我们要去哪里，我是个傻瓜、傻瓜！

晚上有烟花可以看……

我想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话。我看见明日香的眉宇缓和了一下，又赶紧补充道:我会陪着你，不会背弃你去玩你不可以玩的项目。

那你只能坐旋转木马了！

明日香抱着胳膊赌气一样走到我前面，我赶紧追上去。我觑着她气得鼓起来的侧脸，看上去像小动物的腮帮，让人很想戳一下。但是想到如果蹭走她脸上的色彩，明日香会更生气，于是我就忍住了。但在我走到她身边时，她却牵住了我的手。

明日香真的就把我拉到旋转木马那边去，举着手机命令道:快去，真嗣。

啊……明日香……

我看着她认真的模样，我们两个成年人，混在一群牵着家长手的小朋友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已经有排在我们后面的小朋友在好奇的张望我们了。

快去，我给你拍照。

明日香举着相机，在他人面前她总是笑着，温柔可爱得过分。我一想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社交圈中，已经可以想象大家会如何评论了——碇真嗣和一群还没有他膝盖高的小朋友抢玩旋转木马玩?！饶了我吧！

排在我们后面的孩子啼哭起来，母亲温柔地安抚他为他擦去眼泪，父亲手忙脚乱地在包里翻找着纸巾一对夫妻为了孩子被折腾得窘迫十分。于是，我甩出了权宜之计，对明日香说



道:我们让他先玩好吗?

你想让就让咯，我又不玩。

明日香别过脸。

家长感激于我们的解围，抱着小孩向我们致谢。小朋友的脸上还挂着泪珠，尚不通人情世故，也不知感谢为何物。母亲教说谢谢哥哥姐姐，他赶紧抱住母亲的脖子撒娇，再也不肯看我们了。

我觉得好笑，也不会跟小孩子过不去，直到小朋友坐上木马了，明日香支着胳膊站在围栏边，看着小朋友若有所思。

怎么了?

我觉得有点像你。

明日香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并没有看我，依旧看着那播放欢乐的乐曲的旋转木马，远处传来孩童稚嫩的言语和笑声。明日香漂亮的蓝眼睛有点涣散。

谁像我……?

那个孩子啊。

?

我完全不能理解我和他之间的联系，看着孩童父母的容颜又看看小朋友本人呆呆望着四周的样子，我更不解了，我认定她是在欺负我，反驳道:哪里像了?

笨、蛋、真、嗣。

明日香一字一顿，她抱着胳膊，转过头来没好气地瞪我。

怎么了嘛……

现在我会适当地反抗她的话，这也算是我们之间相处到现在的一个进步。

我问你……

我莫名的汗毛一竖，看着那种涂了漂亮色彩的唇瓣在我眼前一张一合——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

这还用想吗，在夹板上啊?我并没有说出口，因为明日香的不悦全然写在了脸上，这是



她怒气发作的前兆了。我思索着我认定的唯一的正确的真理到底是何处有偏差，在无数个轮回，在无数个世界中，我和她，都是在此处相遇。

我提醒你一下喔……

明日香抿着嘴唇，她继续说道:我第一次见你时，你就和那个孩子一样。

我哪里有啊！我简直想大喊冤枉，那时的我已经十四岁了，怎么会跟小朋友一样无理取闹?就算我经常在她面前软弱地哭泣，那第一次见面我也不至于这样狼狈啊！

明日香看出我的困境，继续问道:你记得你去过德国吗?

啊……

我瞪大眼睛看着明日香。我确实是去过的，不过记忆已经够模糊了。我只记得白茫茫的一片一场大雪，然后是温暖的怀抱。谁会抱着我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母亲。我对于母亲的记忆是很零碎的，不然在我看见零的第一眼就该认出她来，而不是有点熟悉。那样的温暖，呵护着小小的我，拥有那样的温柔的人只能是母亲。

想起来了吗?明日香没好气地斜瞥我一眼。

我摇摇头，是为了让她继续讲下去。我竟然那么早就造访过明日香的国度，虽然除了寒冷和温暖这两种感受，再没能有什么给我留下回忆。但那是明日香的家，那么应该也同她一样美丽。

我啊……当时看见好多人围着小少爷转！明日香伸出手指戳着我的胸膛，边动作边说:那天明明也没有多冷!车里面当然很暖和了小少爷,司令抱着你你就哭闹,还非要妈妈抱你。

她讲完了，重新偏头去看玩着幼稚的玩具就可以笑出声的小朋友们。

我当时就该联想到你也会是这种因为排队等待太久大哭的小孩。

嘘……

我适宜她噤声。还好前面那对夫妻专心在围栏外跟小孩互动，一个大喊宝宝看这里，一个举着相机，没有注意到明日香无意的冒犯。

我无数次感叹过命运的奇妙安排。什么都是恰好，少一分钟缺一秒钟，和你建立羁绊的人也许都有变化。我以为的初遇却是重逢，这实在是让我始料未及，又无比熟悉。

我转接到过明日香的继母给她打来的电话，很可惜我听不懂德语，但能看出她的应对自如。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没有想到，那么骄傲的明日香其实是孤身一人来到陌生的国度的，她的背后和我一般空荡荡。



突然，我就愿意去坐旋转木马了。那对夫妻把小朋友从木马上抱下来的时候，我趁明日香没有反应过来，眼疾手快拉住她和我一起站在了围栏内。

你干什么啊！

明日香压低了声音，孩童的目光好奇地张望过来，让她的脸更红，她直揪我的小臂。我立刻自救，握住她的手对周围的小朋友说:姐姐也想玩这个。

谁想玩这个啊。

明日香压低了声音，我毫不怀疑如果眼神能够杀人，我已死去千万回，于是我高声补充道:我也想玩这个。

骑虎难下。

明日香为了约会穿了裙子,只得侧坐,我坐在她后面,看着她小心翼翼扶着栏杆的样子,不知道是窘迫还是生疏。

我看她的模样总是忍不住笑，明日香转过头来看我对我做着口型——你 死 定 了。

我装作看不见，大声说:我很开心，明日香。

和明日香重逢之后，我第一时间和玛丽小姐分享了这个消息，她却一脸平静，告诉我说:啊，我早就和公主相逢了啊。

我的一腔热血瞬间被破灭了，我看着玛丽小姐，说不出话来。

怎么了，小狗君?玛丽小姐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她反问我道:你不是说你还没想好要不要去找公主吗?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啊。

我那是……！话说到一半，我又突然噤声，我一直以为玛丽小姐的意思是我要不要特意在人群中去寻找明日香，这当然没有必要，我和明日香的重逢是必然的。但我没有想到，她这么问的意思是她早就找到了明日香。

那明日香呢?她知道这件事吗?她知道我就在她身边吗?她知道她的研究所就在我公司的隔壁吗?

我是很迟钝的人，很容易错过机会，甚至有时候错过了我都不知道。而明日香不一样，她比我聪慧太多，她应该也知道吧，那她是不想和我再见吗……

打住！小狗君！玛丽小姐拍了拍我的脸颊，一脸郁闷地看着我。

你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

我……



我在想，我是不是不该去打扰她……

我还是记得她说的话，比我先成长为一个大人的明日香对我说:我想我那时是喜欢你的。

今时不同往日，而我已经不是能天天为她准备便当的人了。

见我一直低头不语，玛丽小姐不耐烦地丢进去三颗方糖搅拌着饮料。她托着腮，一边吸溜着饮料，漫不经心地说道说:我听说公主最近在找室友喔——

世界一下子鲜活起来。

不限性别，要求爱整洁，不带伴侣回家，要是偶尔能做做饭就更好了，她可以负责洗碗……

我不会让她洗碗。我斩钉截铁地说道。

玛丽小姐咽下甜水，默默盯着我。

我还有丰富的经验。

我绞尽脑汁，想出来了最具有竞争力的一点。

我搬进明日香的出租屋（现在是我们的家）的那天，玛丽小姐来帮我的忙，我看着她熟稔的上楼摁门铃，心里猜她到底是背着我在什么时候找到明日香的?

明日香就靠在玄关，她赤裸双足，穿着家居服，头发披散并未扎起来。我看着她，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美里小姐的家。明日香周末喜欢睡懒觉，我找零回来以后，她就这样赤着脚只穿一条睡裙，抱怨我为什么没带钥匙，睡眼惺忪就来给我开门。

时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回溯，而我们只是又一次重逢。

发什么呆是小狗君?

玛丽小姐过来摇地我一个踉跄，还在恍惚中的我差点儿摔倒。我听见明日香在笑，我听见她说: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室友吗?

是啊。

玛丽小姐背过身，背着明日香的手对我竖着大拇指。

公主，我找来一位骑士来守护你喔。

啊?明日香打了个哈欠，指着我说:你说笨蛋真嗣?

唉，我不是笨蛋。我反驳道。我会做便当，还不会让你洗碗。



我绞尽脑汁最后还是从脑海里只搜刮出明日香的那句话，这是我唯一有胜算的地方。

喔……

明日香故意拖长了语调。

那你做饭好吃吗?

你不是吃过吗?

我一头雾水,不解地看着她,明日香慵懒地伸了个懒腰,身体的曲线在晨光中那样美好。

那我口味变了怎么办?明日香装作很苦恼的样子，一双蓝眸定定看向我。

那我……

我顿了一下，还是引上那双和我记忆中的蓝色眼眸重叠的漂亮眼睛。

那我就做你喜欢吃的，我也会变菜系的。

小狗君真的变成骑士君了呢。玛丽小姐调侃道。

这一句话瞬间让我回到了现实，我看着明日香，心跳骤然加速，我敢保证镜子里的碇真嗣已经是面红耳赤。

那就请多多指教了，真嗣君?

晨曦中，明日香漂亮的发丝跟阳光融为一体，我看见她站在那篇光晕中朝我伸手。

也请你多多指教，明日香。

我握住了她的手。

好啦好啦别拧我了！我把毛衣的袖口向上拉，给明日香展示我可怜的小臂。你看，这里全乌了。

其实只是红了而已，明日香不再惯用多余的气力，只是让我觉得有些疼，不至于真的损伤皮肤的程度。

少冤枉我，我根本没用劲！

明日香抱着胳膊，正不满地在地毡上反复碾着她的高跟鞋跟，她说这话的时候卷曲的发梢在胸口上一晃一晃，明日香今天没有像往常那样扎着头发，漂亮得跟缎子样头发微卷，我知道末梢的卷曲都是她精心修饰过的弧度呈现。



收下我的赔礼吧，公主。

你别和四眼……玛丽学啊……

我双手合十，虔诚的把刚刚买来的米老鼠发卡呈上。明日香让我举着手机做镜子，一边端详着去调整发夹，一边抱怨我笨手笨脚举个镜子也不会。

她正忙着，突然又在看我，耳畔警铃大作的时候明日香已经把发卡戴到了我头上，然后压着我和她自拍。明日香捏着手机给我看照片的时候说:今晚回去就发这张。

我看着照片，和我之前一直羡慕的同事们的爱情分享一般，我可笑地顶着个米老鼠的发夹，而明日香圈着我笑得很开心，这样看过去，我们就是一对普通的情侣。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我们算不算情侣。

明日香一直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我不是今天才发现的。

今天吃南瓜吐司……

她梳洗完以后坐在餐桌前喃喃自语，我犹豫要不要和她搭话。

我大概是能理解她的行为的。小时候，我也很喜欢对着空气讲话，但是是没有人在的场合。可能是缺少他人的关心，可能是太孤单，我只能对自己讲话，我会反复审问自己——碇真嗣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这能做错呢?

明日香跟我看起来不太一样，我很明确得知道我是在审问自己，但明日香的话语的针对性就不明确了，我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她需不需要他人的回答，因为她总表现的很强，或者说是独裁。

如果放在过去，我会直接无视它。因为我已经讨到‘好果子’吃了。吃早饭的时候，明日香的碎碎念表现得尤为明显，我第一次见她这样，很疑惑，于是我问她:明日香，你是想要我这边的鸡蛋吗?她如梦初醒，抬眸很茫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变得恼怒。我都不明白，明日香怎么变脸变得比翻书还要迅速?他大声对我吼叫——不用你管！

那么，现在的明日香需要人回答她吗?

对啊，今天吃南瓜吐司。因为明天就过保质期了，所以我想着不要浪费它。

好吃……甜丝丝软绵绵的……

你也觉得好吃吗?这是他们店的招牌吐司，我们上次去只剩一包了，要不我下次早点起床多抢一些?



不用。

出乎意料的，我听见了明日香的回答。

还是吃你做的早餐比较好。她看着我，一边咀嚼吐司。

明日香是需要回答的。只有我是自言自语，而她会对洋娃娃讲话。

我起夜的时候迷迷糊糊上过洗手间，听见人低微的讲话声，听起来很熟悉，我一瞬间排除了所谓的都市传说。月光从客厅溜进明日香的房间的门缝，我无意窥探同居人的隐私，但我回房间明日香的房间门口是必经之地，眼睛是不自觉往那边看的——你在做什么呢?

明日香也发现了我的存在，我从门前经过的时候挡住了光线，她举着洋娃娃，偏头对我笑了一下，又转回去看着她的洋娃娃，继续对着她的娃娃呢喃。床边丢着一条浸湿了，散发着沐浴露香气的浴巾。

我的心里没有存着什么暧昧的心思，真的造访她的领地我才发现她寸缕不着，明日香全身赤裸，就躺在床上举着洋娃娃。明日香生得很白，月光下她的肤色简直是苍白了，跟那皎洁的月色要融为一体，我总疑心如果我我不抓住明日香，她就会回到月亮上面去。

我有心要听她讲话。席地而坐，头就靠在榻榻米上。我和她举起的那只手臂靠得很近，感受到她皮肤温热的温度我松了一口气——明日香还在这里，没有回月亮上去。

我早知道她会对着洋娃娃讲话。

还和美里小姐一起住的时候，有一晚我起夜。明日香的房间就是我隔壁，本来昏沉的睡意都被女孩压抑来回的碎碎念给驱散了不少。一开始，我笃定她是在讲梦话，毕竟哪些喃喃里还夹带着泣音。我不认为她醒着，因为明日香是不会哭的。

我被呓语扰得无法安眠。数羊无果后，我决定专心去分辨她在讲什么。我是存了孩童幼稚的报复心思的，因为明日香近日格外暴躁，也不主动跟我讲话，一讲话必是冷嘲热讽。我想把她说的话记下来，下次她再欺负我，我也好回敬。

当我认真去听，我发现是些安慰自己的话语。一瞬间我就想笑，因为明日香嘲笑我说安慰自己的才是懦夫，我就是没用的人。

可你明明也在安慰自己。

我继续听下去，后面听见一阵含糊的啜泣，然后是毫不留情的自剖，我听见明日香说:我讨厌你。

我以为她是在对我说话，怒气还没积攒起来我就听见她继续说——



明日香。我好讨厌你。明日香。我讨厌你。

然后是抽纸的声音,纸巾碰过明日香颤抖的眼睫毛,擦拭过涕泗,再被女孩儿揉作一团,胡乱扔弃在地板上。

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明日香没有睡着。

我什么也没做，或者说我是害怕，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苦难，更不会面对别人的苦难。没有人教过我，所以我只会每个人都会的那种方式——那就是逃避。我只会逃跑，在我眼里这虽然可耻，但有用。只要有用，只要可以让我不难过，那么以个人无耻做代价我是愿意承受的。可明日香不一样，她不会逃避，而这明明是无师自通的东西。

我茫然地看着一片漆黑的天花板，耳边是破碎的泣音。

那天，我还是做了逃兵。

那天以后,我认识到,原来逃避不是万能的方法,人也不能永远接受自己的软弱与无耻。

那这一次呢?也要熟视无睹吗。

十四岁的明日香教会我的道理之一是，面对痛苦，你做任何事都好，甚至是自杀都好，切记万万不可逃之夭夭，逃跑才会让痛苦变为永恒，逃避比死亡更可怖。

我做不到。

于是,我贴近这个永远先我一步长大的明日香,我听见她的呓语是在诘问自己——你说,我可以相信他吗?

可以。

我回答道。

她停了下来，使这死寂的黑暗更加吵闹，到处都是我的心跳。我看不清明日香藏在夜里的眼睛，但我知道她在看我。

可以。

我重复了一次。伸手捉到她那小小的玩偶，我看见那只漂亮的手紧紧攥住了属于她的倾听者。然后，任由我拿走她的洋娃娃，安放在她的枕边。刚刚落下，明日香就好像母亲一般，紧紧得把娃娃抱在了自己怀里，好像一个保护者。

她背对着我，紧紧拥抱住她的洋娃娃。我看见月影在发颤，于是取来柔软的毯子包裹住赤裸着身体脊骨还在不断颤抖的柔软的她。

明日香，明天要早起，早点休息好吗?



我迟疑了一下，学着从生活里学来的人类安慰同伴的方式，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一直到那柔软的身体不再颤抖我才停下来。

意识到自己该离开了，我绕开那团带着香味的织物，替她带好门以前，我望着黑暗中那双睁着的蓝眼睛，笑着说:晚安，明日香。

我总弄不懂明日香那么多活力是从哪里来的。

我看着即使踩着一双高跟鞋,也走在我前方的明日香出神。她正在举着手机找角度拍照。我故意上前走了几步期待能出现在她的摄像头里,决心她一会儿她举着手机问我那几张好看她要发社交圈的时候全部选择有我入镜的照片。

明日香的心情感觉比刚才明媚了许多，手臂一荡一荡。做过美甲的指甲亮晶晶的，在游乐园五光十色是光亮下就更显眼。我很想把那只手捉在自己手中，和她同行。

她带着我又走了几步。可能是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游乐设施都玩不了,明日香回头来又瞪我一眼，然后问我怎么走得这样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是习惯她走在我前面的,从前的时间里的某些习性很难改掉——我是习惯看她的背影的，而明日香也不会停下来等我。而今天，蓝眼睛的女孩儿还是站在我的前方，问我怎么走得这样慢。于我而言，这是某种鼓励，我也鼓起勇气走在她身侧。看着那双狐疑的蓝眼睛，我问她：去坐摩天轮可以吗?

我承认我是存了私心的，简直昭然若揭。我说如果刚好赶上可以在上面看烟花，还能看见美丽的景色，整个游乐园一览无遗。明日香没说话，我们都往湖边走了，摩天轮就建在湖畔。

我一面往那边走，世界我就再也不关心。我头上冒着冷汗，手是在发抖了。是的，即使是再木讷的我都知道那样的传说——坐过摩天轮的情侣都会分手,但当摩天轮达到最高点时和恋人接吻，我们就会永远在一起。前者尚且不管，因为我和明日香还不是爱侣。后面‘永远’这个词对我有这致命的吸引力，我跟着了魔似的现在脑子里只有这个——

永远、永远、永远——

我要去买束花吗?这时过去一定在排队吧,那花买了要藏在哪里呢?哪里可以买花……明日香看见都是有情人在排队会不会走开……要不就借口给她买冰淇淋去买花吧?就说花是买冰淇淋送的……买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呢……明日香喜欢什么味道……?

临时的决定太仓促，一想到我决定去做的时候，百无一用的我骨子中的懦弱好像又回来



了，我给自己找理由想要逃避——万一明日香觉得我不够诚恳呢，太匆促了……

每走一步我都更加摇摆不定，几乎是恐惧见到摩天轮了。我们沉默的向湖畔移动，每踏出一步我都紧张到疑心我要摔倒。

我承认我是个懦夫，见到湖畔一片漆黑的时候我是送了口气的。管理员抱歉地告诉我们今日摩天轮出了故障，正在维修。卸下重担后，心脏又紧紧被人攥住，我想如果给我一次机会，摩天轮如果是完好的，我还是会按照我那冒失的计划做事。

憋在胸腔的蝴蝶被血肉孵化得将要破茧。

明日香懊恼得靠在栏杆上，说早该知道的，远处看摩天轮都是漆黑的呀！我尚在整理繁杂的心情，不知道怎么回应她。明日香满不在乎，抱着胳膊环顾了一周，跟我说：真嗣，云霄飞车还亮着！

这确实像是她会喜欢的项目，而我们站在检票处时，检票员很遗憾地告诉她：抱歉小姐，您穿着高跟鞋，可能不能……

我正要和她一起出去，明日香却站在栏杆外将我推进人群——你跟着我干什么?你又没有穿得不合适，排了这么久队不能浪费啊！

我把刚刚入园时对她的承诺拿出来讲了，明日香却说原谅我了，她让我快去不要让她等太久，排了这么久队不坐真的很可惜唉。

机器开始运行的时候我的耳边充斥着尖叫，和失重一般让人触及不得的感情又回到我身上，我只顾着去感受情绪本身。

我很害怕，当然不是因为高空，这样的颠簸是我早就习惯的，再厉害的生死一线的场景都经历过来了。

她提议云霄飞车时，我仿佛立刻回到了美里小姐的房屋中。十四岁的我诧异的看着晚出早归的十四岁的明日香。那天她也很漂亮，是去和别人约会。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早回家了，她说很无聊啊所以借口说恐高，在同伴坐云霄飞车时溜回来了。

怎么，你不欢迎?她蹙眉看我。

怎么会不欢迎?那时的我在心里窃喜她糟糕的约会。没有想过那个陌生的男孩儿的处境，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因果轮回，报复不爽，现在也轮到我提心吊胆了，我害怕——

我害怕明日香会逃走。

我头晕目眩从过山车上下来，说不清是正常的过山车的后遗症还是因为恐。我拨开人群，



往外面走，往外面走。我想去拦住她，虽然在我的想象中明日香把我留在人群后的下一秒就转身离去。

流光溢彩的花在我的余光里炸开，我屏住呼吸看着我的女孩儿站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央，她并没有发现我，只是蹙眉低头看着手机，仿佛有什么烦心事。

感知在这时回到我的身体里，我感觉到手机的颤动，屏幕上显示着没有备注姓名的“陌生来电”，我看着明日香举起手机，与此同时我点开最新拨来的那通电话。

你在哪里磨蹭！怎么打电话一直不接?!

烟花在我的世界里开放，我听不见耳畔微弱的电子音响，但能听到明日香站在广场上讲电话。

我意识到这就是最好的时机。借着下一朵烟花炸开时掩护我的怯弱。我向我的女孩儿走去，站到她跟前看着她倒映着烟花的蓝眼睛，掩耳盗铃一般，对着电话讲道……

Notes:

她尽管跟天气一样难以预料，却也跟天气一样无可避免。

——安吉拉.卡特《冬季微笑》

任何事物和她一接触都会变成美的一部分。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冷夏

作者：CD601313

0.

他们的眼中，先流出了血来。

1.

蝉声总纠缠不休，无论走到哪里，河边、树下，或者山坡上。低矮的楼房聚成一片，把高耸的参差着的大厦拥簇到中心。世界的某种真相就这么横陈在太阳照射的土地之上，但 14 岁的碇真嗣现在最困扰的，是身旁女孩刚刚说出口的那句话。

“笨蛋真嗣……”

啊，为什么又这样骂我？

他困惑地看向明日香的脸，她正抬起左手给自己扇风，汗水从她额角滑下，流至下巴时恰好被挥动的手掌遮挡，不知去向。

“现在都七月了，当然会有蝉叫。”

她看过来的眼神仿佛他是个白痴，碇真嗣才想起来，她不过是在回复他刚刚抱怨到处都有蝉鸣的话。

他愣愣地哦了一声，走出树荫时被过亮的光线晃到眼睛，下意识抬手避了一下。自己的手背展露在他面前，骨节凸起的地方显得苍白，不像是高温下的皮肤颜色。

真是奇怪。

明日香扇风的手早已放下，侧脸便明明白白地呈现在阳光中。嘴唇红润，浓密的睫毛在瓷白的皮肤上投下小小一道阴影，碇真嗣似乎都能看到汗珠滚过细小的绒毛，湿漉漉一片。

“喂！你看什么呢！”她很快察觉了他的打量，猛地转头过来。

“抱，抱歉。”他被吓得退后一步，明日香眯起眼睛，脸上表情渐渐从疑惑，变成了鄙夷。

“啊啊，青春期的男生真是……”



她又气势汹汹地压过来，两人的脑袋离得过近，夏季烈日下灼热的呼吸似乎都喷到了对方脸上。

“难不成你想接吻吗？”

明日香又露出了碇真嗣惯常看到的那种，扬起一边嘴角，自信又狡黠的笑。语气中带着点自得，似乎拿准了怯懦的他不敢做太过激的举动。

潮湿的，吵闹的，明艳的———

夏天。

2.

世界真的有彻底安静的时刻吗？

被褥翻动时沙沙作响，照亮房间的光不知来自哪里，苍白又破碎地摊开在地板上，只是看着，就觉得冷。

心脏的声音好响。

就算是这么晚了，气温还是很高。大约不会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穿得严严实实地睡觉，明日香大领口的衣服袖子几乎已经完全滑下，少女的胸乳因侧躺而挤出一半。实在是暗，布料和皮肤的颜色都已分不清，但却有那么一道光，恰恰落在那处柔软的顶部。

咽口水的声音好响。

那道光又移到了她的嘴唇，下嘴唇，看上去像——像，像什么呢？

呼吸的声音好响。

他甚至有些怕她被此吵醒，下意识屏住了呼吸，两人的鼻尖互相擦过，薄被在动作时滑下腰身，缓缓地，落下去。

“妈……妈。”

轰地一下，他定住了，大脑突然清醒得过分，连风在屋外吹过的声音都变得一清二楚。

夜深了，胸膛平缓地起伏，眼睛阖着，微弱的光吵不走一个正做着的美梦。

碇真嗣翻过身去。



3.

盯着漆黑发呆了半晌，又有蚊子嗡嗡的声音，明日香皱了皱眉，气呼呼地坐起来，毫不客气地去拍睡在不远处另一个铺盖里的碇真嗣的背。

“喂，醒醒！”

他很快翻过身来：“我没睡着。”

那这更好，明日香心底非常微弱的愧疚都消失殆尽。她刚刚是半爬过来的，此刻还弯着一只膝盖跪在地上，用手撑着地板，俯视对方。

“嘿，我们去外面吧。”

碇真嗣张着嘴，惊讶得有点傻：“去干什么？”

“不知道啊，但反正又睡不着。”

女孩的长头发从脸边垂下，形成一道小小帘幕，只有两张脸被罩在其中。说话的气喷出来，头发在男孩的脸上扫来扫去，碇真嗣痒得不行，脸都皱起来：“你先让开。”

“要不要去？”

“你先让我起来啊。”

算是答应的意思。

于是明日香起身，把拉门很轻地拉开。碇真嗣爬起来后跟在她后面，两个人蹑手蹑脚地出了房间，门又悄悄地关上。其他房间睡着的大人丝毫没被吵到，依然睡得沉沉。走到院子里后，脚跟才敢落下来，步子几乎算是雀跃，越走越快，出了大门简直已经跑起来。

“所以我们去哪儿啊？”

“你怎么这么啰嗦啊！都说不知道了。”

他们小跑着，宽大T恤的下摆在风中抖动，黑夜把一切都包裹起来，更远处连灯光都没有，脚下的路消失在目光尽头。

碇真嗣在后面喊：“你等等我啊！”

她回头，而对方不知道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甩开一段距离，她道：“你快点！”

她继续往前走，步速慢下来，好半天还是没听到碇真嗣赶上来的脚步声。

“喂！”她开始不耐烦了，话在再度回头前喊了出来，“都说了快点啊！”



这时明日香才发现原来碇真嗣已经停下来，正远远的看着她，脸上的表情突然变成了她最厌恶的那种迟疑不定。

“我们回去吧……”他声音低低的，“太黑了，走远了会找不到家的。”

回去？不，她好不容易出来，才不要在这个时候回去。于是她改变方向往回走，想要去拽他一起走。

“有什么好怕的啊，你到底还是不是个男的。”

可是她越往那边去，两个人距离却越远。碇真嗣的身影越来越小，明日香气极了，也干脆停下来站住，喊出来的下一句话，语气实在算不上好。

“想滚就滚吧！我才不要和胆小鬼一起！”

他们已经离得太远，明日香再看不清他的样子和表情。她这时才发现周围一片漆黑，脚下的路都消失，脚像踩在虚空中。浓稠的黑色越压越近，原本雄伟的住宅也早就不见，碇真嗣一动不动的身影缩成一个点，最后也消失了。

青蛙叫了一声。

4.

柔软的嘴唇贴在一起，电灯光刺破紧闭着的眼皮，显现在脑海成一片扎眼的白。她的上半身微倾，呈一个主动、又带着压迫感的姿势。

他什么反应都没有。

正常的、普通的吻应该是什么样？明日香不清楚，但总不会是现在这样。他们做着亲密的事情，身体却离得好远。她什么都听不见，实在太安静了，也太冷了，怎么回事，日本不是一直都是夏天吗？

什么嘛，真没劲。

这场闹剧由她开始，似乎也该由她结束。于是她松开手，碇真嗣立马后退了好几步，捂着胸口长出了一口气，如获大赦。

她用最快的速度跑向浴室，漱口的声音夸张到滑稽的程度。明日香用嫌弃的声音“咦呃”一声，又开口，确定声音大到对方绝对可以听得见。

“果然不该因为无聊就干这种事的。”

是的，无聊透顶，她干嘛一时想不开要这么干？还找了个如此糟糕的对象，糟糕到双方



都嫌弃彼此。

她眼前浮现碇真嗣那个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她还在咕噜咕噜地漱口，屋子里一时只剩下这个声音。

他什么反应都没有。

算了，她想，一个吻对成熟的大人来说算不得什么。

5.

西瓜被砸成几块，汁水沿着手掌流到手肘，碇真嗣手忙脚乱地捧着，低下头吃到一口，脸上也被糊上汁液。

见到他狼狈的样子，明日香哈哈大笑，明明自己也被弄得一身脏，却少见的没有不满。黑漆漆的天空里独自挂着一轮饱满的月，其光散落于这片瓜地，阴暗起伏间隐约可见硕果累累。

他们手里便是在这里摘来的瓜，明日香睡前把头饰发绳都取了，现在长发散乱，低头时总有头发落于嘴边，一不小心就会吃进去。

她有点恼，于是凶巴巴地抬头："真嗣，你过来！"

"怎么了？"

她皱着一张脸，眼睛却亮晶晶的，好像此刻天地间所有的光都只汇聚成她瞳孔上的那一小块亮色的白。西瓜汁水糊在脸上，粘着点发丝，她用胳膊在那擦了擦，又说一遍："你过来嘛。"

好吧，他于是便过去。少女低头，把后背和脖颈留给他："帮我抓着头发。"

"什么？那我怎么吃？"

"帮帮忙，好不好？"她侧过头，语气罕见的乖巧，"一只手也可以嘛。"

"我的手很脏的哦。"

"没关系，快点。"

她对他的耐心就维持了这么几秒钟，已经开始烦躁地甩起头。碇真嗣只能伸手，把她的头发拢起来，指尖滑过脖颈处的皮肤，留下一条肉眼不可见的轨迹。最后所有头发被他单手握着，厚实的重量，碇真嗣用另一只手努力了下，单手拿一瓣瓜，实在是不好操作，索性不



再折腾，绝了再吃几口西瓜的念头。

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到明日香鼓起的脸颊，那弧度起起伏伏，伴随着细微的咀嚼声音。他坐下去，抓着头发的手只得别扭地抬着，没一会儿就酸了。

“手好累……”

他轻声说了一句，明日香听到后转头看他，嘴里还含着半口西瓜。她抬手，把手里一瓣递到他嘴边：“要不要吃？”

当然要，他才不客气，凑过去就啃一口，明日香收回去，等他一口咽下肚又举到他嘴边。两个人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把大半个西瓜解决掉，碇真嗣的手举久了实在撑不住，又站起来，要吃的时候就半蹲着凑过去，脑袋停在她颈窝，头发代替明日香自己的扫过她侧脸，有些痒。

手突然松了一下，一绺头发逃出禁锢落了下去，碇真嗣立马手忙脚乱去捞，动作间手臂撞到明日香递过来的西瓜，一瞬间场面乱成一团，他下意识想站起来，结果腿一麻，就往一侧跌，明日香最后也和他一起摔倒。

西瓜汁液、散乱的头发、泥土还有月光，一切都混在一起，他们脸贴着脸，黑夜中显得深黑的眼里映着对方同样深黑的眼。

6.

“你想接吻吗？”

7.

发了狠一般，他撕咬对方的嘴唇。潮水褪去，赤白干燥的地面上，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水迹。但贴在一起的部分，却莫名的黏腻，或者是汗，或者是血流过，再或者，是曾经从他卑劣的身体中释出，留在对方身上的罪证，那污浊的体液。

她的头发被压在身下，碇真嗣从她脖子上松开的手还停留在她身体两侧，虚握一下，便能摸到那把似乎刚刚还被他好端端地捧在手心的发。

为什么……就是不能爱我呢？

舌尖抵着舌尖纠缠，牙磕着牙，这真是个带着十足疼痛的亲吻，没有一个人被安抚到，他们紧贴着，却听不见对方的心跳。

天地赤裸，他们却铠甲满身。



你想接吻吗？

你想接吻吗？

你想……你想要什么呢？

西瓜又一次砸下，在地上四分五裂，汁水溅到脸上，又流经身体，脏兮兮的，他们靠近，果肉香气散开，口鼻共享同样的甜美。

想要的，明明是相同的。

有人的手动了动，缓慢的、指尖擦过对方的某处皮肤，然后并拢手指，抓住。

衬衣被揪乱，手指用力下指节苍白，手臂连着肩膀一起使劲，消瘦身体里的骨骼让彼此都发疼。

他们同时流下清澈的泪。

8.

在接吻以前，还是先学着拥抱吧。



猎巫

作者：**Why_to_ask**

明日香→真嗣，薰嗣双箭头提及，香主视角，含有自残，自慰和暴力描写，请确定能接受再观看。

背景大概是半架空。是关于施予怎样的爱的故事。灵感来源是刚看完没多久的《恋爱的犀牛》。

推荐bgm：アルジャーノン（阿尔吉侬）-ヨルシカ

十七岁的时候，明日香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块幕布。

梦是她刚到学校的第一天做的。那是一所很特殊的学校，入口处铺着白到阳光下无法直视的白色瓷砖，平整的，汽车只能在铁伸缩门前止步，加持良治拉着白衬衫袖口擦着额头上的汗，他一如既往笑着对蹦下车的少女说，只能送你到这里啦。明日香一如既往地不爽，她把这一切归为接下来有段时间没法再见到加持了，她很烦，这不是特殊学校的错，不是老师的错，不是她太优秀太厉害的错，都怪加持，这个胡子拉碴的怪大叔。

她气鼓鼓地拽着放在副驾驶的提包扯走，招呼也没打就噔噔噔踩着小皮鞋跟走进校园，阴影一下子笼罩住她，宛如跳入水中，晒得发烫的皮肤浸凉了。加持良治没告诉她她穿的明黄色裙子跟那瓷砖地一样让人在阳光底下无法直视。

除此之外的什么都跟她想象的一样完美。就算是换了个舞台，聚光灯还是照且只照在她身上。老师把她领进来，在黑板上写下长长的外国人名字，同学之间如湖面波澜般泛起躁动。她骄傲地扬起脑袋，好露出自己特意戴上与裙子颜色相配的颈链。

一个阴郁的短发女生，一颗黑色的脑袋。她眼睛骨碌一转，定位到这对奇怪组合。他们两个做同桌好奇怪，像是人到中年没有爱情、无话可说的夫妻，明日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第一反应是这个，但是在她站到聚光灯下开始表演的时候那个男生甚至没抬起头来，极大的不尊重她还是可以感受到的。

自我介绍完，选完座位，讨厌的男生还没抬起头。

她后来知道那个男生叫碇真嗣。学校她提前看过，孤零零的白色建筑包括一栋教学楼，一栋寝室楼，中间被三楼的空中走廊连接；下沉广场里开着小小的食堂，戴白色厨师帽的阿



姨叔叔们每天从凌晨到傍晚进出。距离海岸走路只要五分钟。海边有凹凸不平的礁石，还有柳树和脏兮兮的沙子，可以翻出来烟头。

“特殊孩子”们被聚集在这里，全世界的。

具体要做什么，她没有被告知。但是她知道是了不起的事，坐了那么久电车，还要加持开车越过几条公路才到达，一定是了不起的事，拯救世界、改变世界那种事。她不会再是个学生妹了。这时候她已经站在大舞台最中心的聚光灯下，倘若拼命努力，一定没人可以抢走这个位置。明日香在听说自己“特殊”的时候感觉心脏要突破胸腔跳出来了，要窜到比眼睫毛还高，比头盖骨还高，比发卡还高，但她还是按住心问葛城小姐，“喂，你说的这特殊，是好的那种特殊吗？”

「别这么咄咄逼人嘛，她的意思肯定是好的那种特殊啊。」加持在旁边为他们打圆场。于是世界爆炸了，光亮的碎屑在她四周飞旋，变成电影的片尾，女主角一栏写着明日香的名字！她开心得一下跳了起来，啊哈，我就知道！我要去我要去！加持一下带着无奈和揶揄的笑容后仰假装捂眼睛，葛城美里跟着大笑——她刚睡醒，全身上下只穿着一件吊带和一条内裤。

说回来，在看过胸口的名牌知道那讨厌的家伙叫“碇真嗣”后不久，明日香就做了怪梦。

不，准确的说，是在她打了他的头三次、在电梯里堵他两次、被同班同学起哄“小夫妻”一次，开学半个月之后。

梦中的自己是舒展的，比泡在泳池或温泉里时还要舒展，以至于展开得有点过头了，心和身体光亮得无所遁形——但是没有人看她。

除此之外最可恨的是，她发现自己真的是一块平面，身体上被打上了光和颜色。她是没有人看的电影，她的身体上，一个微缩的、男性的影像坐在窗户前，迷茫地四下乱看。他坐在课桌前，窗户里是夕阳西下的景色，春天时天黑得还早，七点多晚自修刚好日落。居然是她一直在看真嗣，这行为让她最重视的自我变成了幕布，一块碇真嗣可以映照上来的幕布。

因为爱。

太不可饶恕了吧？在梦里明日香第一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对真嗣总有一种愤怒，因为她爱着他，这倒不值得意外，但这份爱把她变成了平面的，无用的东西。她没办法在舞台上百分之百地好好表现了。她决定再也不理他，不回复葛城小姐发来的消息，更不用说被她判定为构不成威胁的走后门进来的短发女生。她再也不要理任何人了，就这样想着却哭泣到睡着，第二天必须用沾了冷水的毛巾敷三遍眼睛才能走出宿舍。



星期三，老师领进来了一位新同学。

他有一头耀眼的银发。明日香有点无法判断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了，因为他走进来的时候，班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沉默气氛，就好像大家突然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似的，这显然预示着他能带来比明日香更大的刺激，赢得更多的关注，但也许刺激过头了呢？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没人敢接近他呢？明日香皱着眉，眼神毫不遮掩地上下打量着这个青年。那天刚好不知道绫波那个家伙又出了什么事，反正她也经常不来上课，渚薰提着包，温温柔柔笑着，人畜无害地坐到了她的位置上。也就是碇真嗣的身边。那家伙用一贯可憎的沉默默许了，更奇怪的是无论老师还是别的同学都没提出异议。

明日香很满意，这代表没有人敢接近他，而且那个讨厌的女人不在碇真嗣身边了。

那天恰逢学期初体测。上午第二节课过后，她和真嗣混在一群人里面，银色头发的家伙跟他们走在一起，所以明日香故意落下一截，假装不在乎这些。柳树上新鲜的香味被微风吹拂着送进空气里，再过一个礼拜，就该是柳絮飘扬、叫人不停打喷嚏的晚春了。那些碎末会给海水镀一层毛绒白边。

不幸是从那天悄悄开始的。

它是一个锚点，一道鸿沟，但明日香不知道，抬头挺胸，第一个走进女性体检室。她是个天真愚蠢的笨蛋，什么都不晓得。

从一开始这场“体测”的内容就相当诡异。她被要求把头塞进一个钉在天花板上的水缸里，尝试呼吸。水缸长宽一米见方，装满透明的橙色液体，偶尔还会冒出气泡。橘子汽水吗，明日香大声抗议：你们在搞什么啊，要我把头伸进这里？还要呼吸？！不会死于溺水吗？

不会哦，金色及耳短发、穿白大褂的医生回答她，用一种更愚不可及的傲慢，她介绍道：这种液体叫做 LCL，它充盈你的肺部之后，就可以正常呼吸了。

明日香站在原地，撅着嘴，看看水缸，看看医生，又看看水缸。

恐惧攫住她的胃。

她意识到，这不是个玩笑。体测内容就是她真的要把自己淹死在这缸橘子汽水里面。

她吞下一口唾沫，舌根泛起一股苦味，赤着脚踩在瓷砖地板上好像现在才感觉到冷，趾头都蜷缩起来。

一脚踩空掉下悬崖，她才意识到自己不是什么可以轻盈地飘起来的天使；不是轻盈美丽，二十世纪宣传画上两颊泛红的少女，而是沉重的血肉之躯，落到地上会摔得粉碎，鲜血漫流，肋骨刺穿胸腔，四肢抽搐着死去，她的皮肤底下没有轻飘飘带着香味的空气，没有点缀着糖



霜的奶油饼干，也没有展开的雪白翅膀，而是像其他任何人那样。只是血肉聚合在一起，皮肤包裹、骨做支撑，才有了形状的组织。

比那更糟糕的是，她如果摇着头说不要，说害怕，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它让我痛苦，所有人就会再也不看她一眼。

她会无法继续待在这里，因为这不是任何人需要的明日香。

他们喜欢的明日香，会让加持绽放笑容，让真嗣望尘莫及的明日香，会笑着迈着正步走上前，大声说，不就是 lcl 嘛，来让我试试看吧！

所以尽管她吓得指甲刺进了掌心，舞台大幕已经拉开，观众席已经就位，她一样不得不这么演下去。

因为那个她，完美的、耀眼的明日香的幻影走在前面呢。不大步跟上去的话，就会被抛下啊。

近乎麻木的恐惧感在液体弥漫过鼻子时达到了顶峰，明日香开始疯狂挣扎，可是脖子被卡在了机器上，无处脱身，根据之后医生的描述，她缺氧到开始翻白眼了才凭借本能吸入 lcl，呼吸道跟肺叶接触液体的感觉好像烈火烧身，痛得她抽搐颤抖，被放下来时明日香全身像是从水里捞出来，橙色液体挂在她的刘海、发尾上，争先恐后往下流淌。但是医生小姐看着电脑屏幕，露出了很了不得的表情。

明日香的胸腔随着每次呼吸嘶鸣，她颤抖着，在无处可逃的日光灯下，好像刚出生浑身浸满羊水的脆弱的婴孩，迎接新生时止不住地出于对新世界的恐惧，出于脱离母体的无措和痛苦，想，自己会死在此处，但如果要死掉，她一定死于太幸福。换句话说现在死掉也无所谓，因为她变得更了不起了，因为医生小姐在看着电脑屏，脸上的神色告诉她：明日香，你又一次证明了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

是啊，不然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此时她希望真嗣在这，希望真嗣看见这些赤裸裸的示威，明白追上她是多么的无望，自己只能当她棕色长发后的背景。看啊，碇真嗣，看看谁才是幕布。

至于她对这串数字熟悉到产生憎恨，那都是之后的事情了。

星期四清晨，明日香走出教室后门的时候，发现已经站着三个同学。阴郁的短发女孩、碇真嗣，还有那个银发少年，老师揽着绫波丽的肩膀，说，从今往后你们四个就不用跟着大



家一起上课了。

你们是适格者。她宣判。

短短零点五秒里，身后被留在班上的人全都变得模糊不清，明日香瞬间忘记了他们的脸，脸上贴着名为“普通人”的标签，不值得多看一眼。那时她已经把 lcl 带来的不祥的痛苦抛诸脑后了。只有眼前站着的三个人面目清楚，名字清晰，而明日香呢，是耀眼的。

——噢耶！她就知道！

一开始明日香开心疯了，她下课后在走廊转着圈唱着歌，她像个活脱脱的迪士尼公主似的叫着跑到寝室收拾东西，恨不得现在就把自己塞到适格者专用的舱室里去。适格者。她咀嚼着这个词语。适格者诶！

一开始她以为那昭示幸福，她不用再同任何人证明她是特别的，比其他同学高出许多的小小的数值她身上烙下了“不凡”的烙印，只要它稳步提升，她就永远有价值，永远都会有人把爱意和关注倾注于她。

而且这话没错，在明日香离开狭小的中学教室，开始训练之后的几个月内，它都代表着幸运。她每天第一个到训练场，最后一个离开，肺叶在 lcl 里舒展，灌入陌生液体的时候再也没有灼烧感了，取而代之的是柔软的掌心在控制台上磨出了茧子，在大拇指与手掌的连接处那里，也许肺叶里也长茧子了吧？她不在乎，这只会让明日香的名字更加潇洒。明日香的名字永远在大显示屏上的第一位，她把驾驶手册倒背如流，不跟碇真嗣交谈，每次都给绫波丽一个捉摸不透的臭脸。至于那个银色头发的少年，他几乎从不来训练，名字永远排在第四位垫底。不管他在干什么，最好永远别出现。

然后白天变得异乎寻常地长，他们突然有一天可以把厚厚的棉袄挂在门背后了，再之后可以打着赤脚走进浴室而不觉得冷，窗外可以听见蝉鸣，夏天赶走了已然虚弱的春日。

伴随着明日香夸张的一声欢呼，碇源堂先生宣布大家已经够格加入组织的第一次正式任务。

就算是时至今日回想起来，那也是天旋地转的一天，红色海水和天空混在一起。

坐到驾驶舱里直面使徒的那一刻，明日香难以抑制地回想起把头塞进水缸、冰冷的 lcl 漫过鼻腔，呼吸停止的那个瞬间。

话说回来，她之前是怎么忘记的？

庞大的、冰凉的恐惧笼罩住了她。



那是真正的使徒，不是模拟器电子显示屏可以告诉他们的真实。那是如楼宇般巨大的、有很多眼睛、嘴巴、耳朵的怪物。

想想办法，快点想想办法啊。

伴随着这样的思考，她机甲上的手臂被扯了下来。她承受了同样的痛苦。好在过大的痛楚压得她休克了，没受什么折磨。

醒来就躺在基地的病房里面，鼻腔里灌满了消毒水的气味。

苏醒之后当然挨了骂，不过显然碇真嗣也彻底没有心理准备，所以，葛城美里小姐只是在他们前面气得不停地走来走去，一会说一个“哎！”，一会转过头来，说“你们啊”！……补上长久的沉默。

明日香坐在那里，头上还缠着纱布，心情由沉重慢慢转为好笑，问“我们怎么了？”

碇真嗣吓了一跳，湿漉漉地转过来看她。她吐舌头做鬼脸，脚变本加厉地在凳子底下摇晃，“怎么啦？我跟真嗣君要生死与共，这可是你说的啊？”

美里小姐出离愤怒转过头来而碇真嗣应声脸红的时候，明日香的鬼脸里包含了真正的笑意。

但那时候的恐惧，明日香自那天后从未忘记。

她老是在做梦的时候又被泡到 lcl 里。

不是现在像个朋友那样，只要跳进去随随便便就彻底浸透了，而是第一次它与肺粘膜恐怖的交锋，地狱烈火一样的灼烧，她胸腔里燃烧着一团火，但是她没办法扑灭它。

之后月度测试，泡进水里的瞬间这种联想都浮上了脑海。所以她发挥失常了，心情波动，败给了那个阴郁后门女。至少她是这么归结原因的。本来近乎百分百的同步率跌了小小的几个百分点，不是什么大事儿！她还没从恐惧中恢复过来而已，不过明日香，你得赶紧努力了，停留一会儿是少女的矜持，再多停留的话可就不好玩啦，那样的话要被大家讨厌，被丢下……等一下，为什么脑海里浮现的是真嗣的脸？

一周后。夏日稳步到来，还有梅雨季。晴天被一扫而尽了，窗户外面总低垂着阴云，准备黄昏时分落下几滴雨，刚好砸在洗完澡回寝室路上的明日香头上。她摆着臭脸，看见葛城美里站在屋檐底下对她招手，腋窝底下还夹着伞。见鬼，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准没好事！明日香三两步赶紧跑过去，跟她并排站在屋檐底下。



她果然说话了。先是寒暄。“呀，明日香。”

“美里小姐!”她故意撇开视线。

“真嗣君在屋里。”

“才不找笨蛋真嗣呢。”

“哦？”她说话尾音扬起。

葛城就是这点讨人厌，她总是那么像大人，所谓这么说，意思是大人会说什么她就会说什么，毫无意外，一切行为都可以预测。好像此人内心根本没有孩子，也没有少女，从第一口呼吸开始，就是这个沉稳可靠的、会跟她抢她的加持良治的，惹人生厌的形象。

不过没关系，明日香才不稀罕那一个碇真嗣，或者那一个加持。明日香可以喜欢很多人，明日香心里的少女永远活着，才不跟她一般见识呢。

就算她只有碇真嗣了，只有加持了，而这些男人们已然在缓慢后退，要离她而去的路上，明日香到最后一刻也这么坚信着。

雨下大了一些，门口的柳条弯了腰。宣判完这一切，美里小姐看她不搭话，又抽出了怀中的文件递给她：“有一个任务，是你和真嗣君的。”

明日香接过来，一看，十五六岁根本不该接触的政府机密文件上写着“同步”这样的字眼。

就是那次挑战同步率的任务，他们也完美地完成了。虽然后门女占了她的风头，说起来那家伙到底为什么可以跟真嗣君同步到那种程度啊?

那是一段模糊摇晃的时间，明日香总觉得自己的视线被碇真嗣牢牢吸引住了，她不喜欢这样，但找到了合适的理由，她便不自觉地享受其中了。美里小姐为他们安排了并排的两张床，又出于男女授受不亲用帘子隔开。医务室那种白色帘子。窗外总下着雨，躺在白床单上看着右手边阳台外阴沉的天空，湿乎乎的感觉从压低的凹陷里像地下水一样漫上来。“那个，明日香——签字笔没水了，可以借我根笔芯吗？”碇真嗣在帘后叫她，声音听起来也被雨水浸过，闷闷的。

“没有。”呸——明日香在心里做鬼脸。真嗣不讲话了。

跳舞机摆在大门口朴素的餐桌一侧，美里小姐拿来今天的配给，少年少女小兽一样围在桌边面对面吃饭，似乎是盒装米饭，还有青豆，西红柿酱，她不太记得清了。日光灯下看过去，碇真嗣黑眼圈很重。

傍晚阵雨刚过，饭后窝在阳台栏杆下面，并排坐着听随身听。真嗣听左边她听右边，昨



天是四小天鹅，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换成了流行金曲。陌生的女人唱着不熟悉的歌，膝盖靠在一起，两个人专注地闭起眼睛。

她悄悄打量他。眼皮张开一个窄缝，明日香的指尖在膝盖上敲着节奏，眼睛里却映照出男孩的晕影。短短的头发，皱起眉毛，抬着脸。简直像是在等谁强暴他似的。多有魔力的一个词呀，强暴。明日香想得入神，手上敲的节奏就慢下来了，四个连在一起的十六分音符她只跟上了开头一下和最后一下，女声毫无征兆地停了，最后的旋律也滑脱出去。她不遮掩地睁开眼睛收回靠在水泥墙上的后脑勺，碇真嗣也睁开眼，“这次…”

他想问这次还好吗，一如既往。明日香撅着嘴回答，“还不够！你忘了那个后门女是怎么跟你一起的吗？”

“要再来一次吗？”真嗣拉着耳机线把随身听攥进手中，“没有新的歌了，只能再听一遍…”

“再来!”明日香大声说，并紧的膝盖松开了，今天她穿了裙子而真嗣穿着短裤，膝盖侧面与真嗣贴在一起的地方压出了椭圆形的红印，还出了点汗，接触到风的时候瑟瑟发冷。好神奇，她歪着头戴好耳机，那时候她与真嗣的皮肤贴在一起，肌肤相亲，居然没有任何感觉。既然都只是外皮而已，膝盖的皮肤，难道就跟嘴唇、胸部有区别吗?

一股热流毫无征兆地像一条蛇，从胸腔钻出来窜向她的小腹，明日香如同受惊的猫咪抖了一下，手指绞进裙角的同时，音乐响了起来。

黄昏正盛，明天早上出发，距离任务还有十五小时。她坐在阳台上，第一次感受到了情欲这条悄无声息盘踞在身体中的小蛇。

入夜以后下了暴雨，海潮也跟着一起上涨翻涌，她十一点多的时候睡着了一次，被风雨拍打窗玻璃的声音叫醒了，那声音听起来像悲鸣。窗玻璃被吹得在窗框里躁动不安地彼此碰来碰去，明日香直起身来，透过阳台可以看见一点海面，在基地的楼宇之间，东北方向，仔细去看的话在笔直的钢铁丛林之间有一片平静的水平线——没有水平线了，只有灰色的，从天延伸到地平线的白色泡沫，海面呈现铅灰色，与倒下来的雨水融为了一体。

几乎没花什么工夫她就想到雨水砸碎窗户涌进来，海啸一样的巨浪倒灌进卧房里，橙色的液体充满房间，涌进她的口鼻，像火焰灼烧。明日香看过关于塞勒姆女巫审判的书籍和恐怖片，那场悲剧在西方文艺叙事里占据不小的一席之地；她小时候还不止一次幻想过自己是那个红颜祸水，被绑上火刑架，再奇迹般逃脱，带着自己的银饰，鼠尾草和黑袍。永葆青春、捉摸不透、冷酷，能随便举起屠刀，最重要的是被全世界迫害，那样她无处可去的恨意也就自由地挥洒了。哈，这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的后果，贱人们！……可青春是死里逃生，她不懂。起码见到使徒之前她都从未想过。没有锋利的羊圈钥匙给她割断绑手的草绳，她根本不



是女巫却被架上了庞大的钢铁血肉机甲，涂装成红色…烧死在那里。

明日香惊醒了，浑身上下都是冷汗。在暴雨的声音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又做了梦。

秒针稳步向前的声音在不大的屋里回荡着，心脏咚咚狂跳时一帘之隔男孩睡着后的呼吸声清晰可辨，暴雨的肆虐只是背景。

任务结束，无线电宣判使徒彻底失去生命迹象。所有人松了口气。明日香跳下控制舱，双脚接触到山坡上柔软的草地时，也长长舒了口气，拨开湿漉漉的头发，抬起头对碇真嗣说，喂。

碇真嗣从初号机爬下来，受惊了一样转过头看向她，“怎么了？”

“你知道我讨厌你，对吧？”

碇真嗣呆住，而后点头。

“有个东西要给你…”碇真嗣接着说，在明日香复仇完成，打算给任务画上圆满句号的时候。他递出来那个随身听。

“这是薰君借给我的…今天下午他要去训练室，明日香你也要去。可以帮我还给他吗？”

等等…什么？这居然不是他的东西？

好像被耳机线缠住了胃，明日香看着躺在碇真嗣手里的那个东西一阵恶心，话语变成了嗡鸣。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不是他们一起用的那个随身听吗？这不是他们一起缩在阳台上的时候，共享的那个小播放器吗？怎么突然变成渚薰的东西了？

女巫生气了，女巫突破了枷锁！她三两步上前，拿起那个盒子，举起来摔到地上。

盒子似乎四分五裂了吧，可是梅雨季山上湿软的土地能对它做些什么呢，最多只是顶部的盖子被摔裂而已，就这样还回去吧！她转身头也不回一味向前走，美里小姐堵住了他们两个，称赞她，救护车也来了，同学不知道从哪里纷纷出来，说他们是英雄，明日香的胃被耳机线缠住了，根本没办法像平时那样因为称赞开心得迎风膨胀。

那天晚上暴风雨仍未过境，但似乎是台风眼移了过来，比昨晚平静很多。明日香熟练地用手摸到自己下身热热的地方，因为今天那里希望被抚摸。

她不是第一次“那个”。第一次是在十四岁，她闻着加持落在房间里的衬衫，不知羞耻地夹起了腿。但这次脑子一片空白，累得什么都懒得想了，单纯地跟随本能指引，摸着摸着



翻过身来，好像嫌胳膊太短，手指活动的范围还不够似的，把乳房和一部分发梢压到肩膀底下，弓起背，指尖捂住身体，随便上下游移，摸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不受控制地发抖起来，只好默默咬住枕头，口水打湿了的布料在脸上蹭来蹭去难受极了，她急着追自己的性欲，没空管这些。

在一阵阵清醒与模糊的狭间里面，脑袋里闪过模糊的形象。

本来应该是加持良治的影像变化了。

骨盆发酸，腰软塌塌地直不起来，她几乎疯狂地气愤地用手蹂躏着自己身体的最深处：她的加持先生呢、加持去哪里了？！那个影像随着她的愤怒变得清晰，是碇真嗣。准确一点说，满身是血，眼眶被打了一拳泛着乌青的碇真嗣，有一只手掐着他的脖子，用力到皮肤从指缝里鼓出来，他翻着白眼，挣扎着，那只手确凿无疑属于她。

明日香一愣，腿根收缩，迎来了剧烈的高潮。

她想象着伤害躺在身边的舍友，狠狠地伤害他，给他裸露的身体上制造出伤疤，并借此兴奋得自慰了好几次。

明日香剧烈喘着气，她确保自己没发出声音，但过分剧烈的高潮还是让她的脑子好像裹满了浆糊，翻过身躺在床上的时候满嘴都是被单陈年棉絮的臭味。她想着，在脑海中冷静地对自己陈述着刚才做的事，逐渐变得需要张开嘴巴呼吸，眼泪打湿了耳朵、耳后的头发，死一样冰凉。

表演结束，满场掌声。原来明日香的观众是想看到这个。

兴许就是那个时候，她确信自己不喜欢碇真嗣，起码不是真正的喜欢。对他的所有好感，伴随着情欲和叹息变得荒谬了，不得不烟消云散了。

梅雨季还没结束，大屏幕上每天她的同步率都在平稳地下跌。

以前碰到了会崩溃到躲进衣柜里哭的事情，现在她感到胸口处麻木得不可思议。没有幻想中的观众，也没有舞台灯光，只有她没发现。明日香很累，她太累，从出生起就做着的演员都不想当了。

就是那个时候，学校突然变得空荡荡起来。暑假开始了。四位适格者每个人都分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麻木地穿行在基地里，等着某一天把一切都结束掉，偶尔自慰，想着受伤的碇真嗣，哭泣的碇真嗣，偶尔施暴者是自己，更多时候她看着他拿美工刀往自己皮肤上



招呼，皮肤裂开以后露出来的才是本质。那层皮一旦被划了够长的口子，就会自己收缩着裂开，好像本不该待在那里似的。

她明白过来自己最喜欢的男孩，曾经的爱慕对象，不过也是割开以后会从白色的切面流出血珠的、黏糊糊的东西。

那之后的某一天，在她代替从未出现的渚薰滑到了排行榜底部的时候，明日香擦干汗水，离开训练场，打算泡个澡，走到屋前却发现这层楼的公用浴室被占用了。

天气本该是晴朗的，可是她转身坐到门口的时候一大团云不知什么时候飘了过来，给天地之间蒙上层阴翳；她的眼睛前面也幽暗起来。她抱着膝盖坐在地上，门缝里时不时传来水声。一双制服鞋停在眼前。她抬起头看去，绫波丽也低下头，正在看她。

“真嗣君在里面。”她陈述道。

“啊啊。”明日香点点头，连一个臭脸都不愿意再摆出来了。

“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你为什么不去？你不是喜欢他么。”明日香反唇相讥，笑出声来。

“真嗣君也有喜欢的人了。”绫波眨眼，好像她根本不介意似的，“是薰君。”

“喔。”

“明天会有一个任务，大家都去。看起来很危险。”

“你怎么知道的？”

“碇司令告诉我了。”

绫波走远之后，明日香靠着墙吃吃发笑。就连后门女的喜欢也不过是因为他跟跟碇司令相像，笨蛋真嗣太可怜了。比她还可怜。况且，话说回来——说她喜欢碇真嗣也只是个笑话罢了，像还在上学时的“小夫妻”一样是幼稚同学的把戏，听了不会生气，连发笑的心情都没有。

之所以喜欢上他，只是因为碇真嗣刚好在她身边，她是女孩而他是男孩，好像顺路走回家看见橱窗里的娃娃，她希望摆弄碇真嗣，希望伤害他，希望他哭出来。

但是渚薰不一样。对于真嗣来说，他是不一样的人。谁都想拥有他，但渚薰不想，那个奇怪的人一心只想着要他好。虽然一点都不关心随身听怎么样了，但是明日香还是听说碇真嗣熬了两天夜把它修好还了回去，也许他们对彼此来说是珍贵的东西，不像明日香，只想摔碎珍贵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宝贵。



那样的爱她给不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任务中，渚薰死了。

故事到这里就应当结束了：明日香的同步率跌到了近乎于零，她看见了碇真嗣受到致命的伤害，这辈子绝无可能再好起来，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故事都该结束了。那次任务重创了四位适格者，薰失去生命，绫波被担架抬走，他们两个回到各自的寝室，半夜先后发起高烧。

碇真嗣什么也感觉不到，看着天花板，始终想着他和薰在废墟里弹钢琴，他看着薰，薰君的眼睛里也都是他，他好像溺水者抓住一根稻草，然后发现那是电线，在被高压电弧穿透打回水里的瞬间，还能看见从湖里浮上去被电死的鱼群。

呼吸困难，高热，脊椎好像被刺穿了。他惊厥着醒来，居然已经是任务结束后的第五天，摸了摸汗水浸透的后颈，脖子上卡着金属颈环。

碇真嗣崩溃了。他落着泪大声尖叫，在硬板床上翻滚，脚掌踹着床，指甲抠进环着脖子的金属直到皮肤出血，血干了浸透指甲缝，手指尖长出八个暗红色的半圆。居然已经是第五天了，他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高热剥夺了他的思考能力，墙角堆着饭盒，发酸发臭，然后他想起他用椅子顶着门把手。饭都是从门下面的小窗递进来的，他不让任何人进到自己的房间来。

敲门声。紧接着美里小姐开始说话。真嗣君，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多少也要…

真嗣躺在床上，好像被抽干了力气。他转头，看着椅子。椅子的棉质坐垫上沾了污渍，好像来自别的次元的东西。

那把孤零零的椅子是一个讽刺段落。NERV 明明有无数种办法突破进来，但偏偏把它原模原样地摆在那里，故意丢下真嗣，杀了世界上最后一个真心爱他的人，又让他在房间里耍脾气，困兽犹斗。

他看着天花板，闭起眼睛，想薰最后时刻的微笑，想着他脱离身体的脑袋，宏大的爆炸。除此之外，脑袋里什么也没有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美里小姐的声音也消失了。

暴雨敲打的声音惊醒了他。NERV 进来过了，床单被换上了新的，饭盒消失不见了，地板上留着它们腐烂时留下的深色印子。空气中有开窗通风后的冰冷气味，留在房间中薰的味道和声音都被风卷走消失了。



一定要去某个地方的想法，在这个时候浮上真嗣的心脏。他掀开被子，床边摆着干净的一次性拖鞋，无法抵挡地板反上来的凉意。他摇摇晃晃地出门去，风雨大作，雨丝一阵一阵倒灌进走廊，在瓷砖上勾勒宛如地图的水痕。他慢慢往前走着，任由双腿把他随便带去想去的地方，他闭着眼睛，好像走了很远，下楼又上楼，跪倒在某处地方。那时他的脚被冻痛了，肋骨下面的淤青痛得要死，衣服湿得全都贴在身上。

他抬起头。

门板上的塑料名牌里插着卡纸，端正地印刷着“渚薰”。

他跪到地上，额头紧紧贴着那扇不会再打开的门。他其实知道自己会来到这里，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真嗣只是恨着，他有多爱温柔地笑着的渚薰，就有多憎恨自己。

门打开了。

真嗣吓了一跳，毫无防备地向前扑去。

明日香滑进浴缸。

现在这个可憎的公用浴室倒是没有人了。

为了防止自己掉下去淹死，她把浴巾叠起来，垫在后脑勺。不过水会冷下去，她还发着烧，跟死没有区别。

她感受着自己的呼吸，看着天花板，做起梦。

梦里她喊着妈妈的名字，再一次以绝佳的状态开起了二号机，它好像她久违的朋友一样，好像最棒的舞伴一样，但使徒太多了，她被压了下去，很多长矛扎穿了她柔软的腹部，秃鹫盘旋着俯冲下来扯出她的肠子，她瞎了只眼，连喊叫都发不出来，生理性地抽搐着，瞪大了仅剩的眼睛，妈妈还在 lcl 的海洋里抱着她，妈妈的气味，妈妈的眼睛，妈妈温柔的触摸——因此她除了尖叫还挤出泪来，被血液糊满的唇此刻突然发出了声音，不停喷溅着粉色的泡沫，她问，喂，妈妈！妈妈，我都明白了……妈妈，快点给我解释啊，为什么我笃信着你却仍收获了这样的结果，呐，妈妈，我不该觉醒了吗？妈妈，是我没有明白吗？——

湿滑的头发蒙在面上，明日香深深吸气，醒了过来。

床单和身体都是干爽的，她意识到自己正侧躺着，气味比视线更快地告诉她，真嗣躺在对面。如同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的姿势那样，只差脐带连接，就那样缩在一张单人床上，额头与额头间仅仅相距三厘米。

真嗣醒着，一手蜷缩在胸前紧握裂开的随身听。另一手拿着根笔捅在它的孔洞里面转动，



从缝隙里漏出的磁条被慢慢旋回去，同时他在流泪。那双眼睛像一口清澈的，春天的泉。明日香看着，心脏禁不住轻轻颤抖。

“我为什么会在这…”她哑着嗓子问。

窗外风雨大作，天快要黑了。不，也许还没有黑，只是因为还在雨季，所以格外昏沉了一点。

“你做梦了。”真嗣小声说。

“嗯。”

“一直在喊妈妈。”

明日香点了点头，“我知道。”

END



残酷牙医行动纲领

作者：**Romulo Nidoking BR**

碇真嗣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的冲动直觉是打开他的SDAT设备，切断与世界的联系，而不是听明日香的痛苦呼喊和专门用于切割骨骼和身体组织的设备发出的地狱般的噪音。

但突然间，这些声音停止了。门打开了，一个矮小的牙医，和真嗣差不多高，戴着手术面罩、绿色白大褂和手套，走到男孩面前，看起来平静安详，用非常平静的声音说话。

"嘿，孩子。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是-是的。"

"能不能请你陪你的女朋友到手术室里面来？"

"什么？不，不！"

牙医用一种不赞同的眼神盯着他，这种眼神比洞木光在击败使徒的同步训练中喊他去找明日香时的眼神还要严厉。

"我是说...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男孩用低沉的声音说："但是，是的......我当然会去，但是......我真的需要这样做吗？我不会妨碍你吧？"

牙医软化了她的目光，用更平静的声音再次说话。

"哦，当然，我很抱歉。好吧，我试着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向你解释。你的女朋友......。明日香小姐有严重的磨牙症问题，这是一种导致过度磨牙和紧咬下巴的疾病。这在你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中很常见，尤其是那些因某种原因而有一些睡眠困难的孩子，如失眠、梦游或做噩梦。"

真嗣看着牙医，一脸的担忧。

"这种对牙齿的创伤，再加上不良的饮食和刷牙习惯，会导致一些复杂的情况，比如感染，造成强烈的永久性疼痛。这就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她有一个严重的牙髓炎病例。而我们将不得不做根管治疗。"

"哦......好吧。这是件好事，对吗？"

"是的，它是。但有一个问题。这个手术可能相当痛苦，因为炎症使麻醉剂无法对这个



手术起作用。"

真嗣怔了一下，不自觉地张开又合上右手，眼中的疑惑让位于坚定。

"那我能做些什么呢？"

牙医笑了起来。

"好吧，当你回家后，你将有留意她口腔卫生的工作......。但现在，你只要坐在她身边，尽量以最好的方式安慰她，好吗？"

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真嗣几乎无法看清那个场景。

明日香在痛苦中嚎叫，而牙医在做她的工作。直到有一次，明日香突然抬起右臂，伸向牙医的脖子，试图尖叫。

"aw woul kughl wu! "aw woul kughl wu!"

直到有东西让她停下来。真嗣的手轻轻握住她的拳头，放下女孩的手臂，直到他的手指与她的手指轻轻地交织在一起。

明日香从眼角看了看真嗣。真嗣转过头去，明显地感到尴尬。牙医深情地看着发生在她面前的这一幕。

明日香紧紧地捏着真嗣的手，闭上了眼睛。几秒钟后，地狱和痛苦又回来了。真嗣感觉到他的手被捏碎了，但仍然没有动，把另一只手放在女孩的手掌下面，轻轻地抚摸着它。

自从那次看牙医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天。

真嗣挂了电话，叹了口气，向明日香的房间门走去。

自从那天之后他们回到家里，她就没有说过一句话。

"明日香。"- 他说着轻轻地敲了敲门。"那么......美里打电话说她今晚不回家了好吗？是的......反正我想要让你知道……对不起。"

真嗣向他的房间走去，但被开门的声音打断了。

他看着那个女孩，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件黄衬衫。她把牙套吐在手掌上，走向桌子，把它放进一个空杯子里。

她在桌前坐下，脸上带着凄凉的表情。

真嗣走到桌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话。

"明-明日香？"



"牙套。"

"什么？"

"她说，我将不得不戴上牙套。"- 她说，眼里噙着泪水。"先是那种折磨。现在我不得不整晚戴着那个愚蠢的牙套。而且很快我将不得不戴上牙套！"。我讨厌这样。我讨厌睡觉。我讨厌牙医。但是......我最恨的是我的身体正在自我毁灭。"

真嗣看着她。突然，他想象自己在她身边，她坐在牙医的椅子上。她，再次陷入痛苦之中。一种不同的疼痛，真的。但似乎比牙髓和根管更痛。他必须做一些事情。任何事情。但做什么呢？

"呵......想象一下学校里的人看到伟大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这样。谁会喜欢亲吻一个带着牙套的女孩？"

"我愿意！"- 真嗣突然说。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一阵紧张。明日香站了起来，她的神情显示出愤怒和困惑。

"你在为我感到遗憾吗？你？你是这个意思吗，第三适格者？"

"不......不是那个......。我的意思是......是这样。"

当明日香带着威胁的眼神向他走来时，真嗣退了一步。

"我只是想以某种方式帮助你！"

明日香停了下来，在震惊中，离男孩几英寸远。

"我......我知道你会觉得这很傻，我只是个变态，但是......我只是讨厌看到你痛苦。我只是讨厌看到你痛苦的样子。事实上，看到你的痛苦也会让我痛苦。所以我...我..."

"真嗣......你想吻我？"

"是的。"

"为什么？ 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还是想让我不那么痛苦？"

"不......是因为我......我..."

明日香看着这个男孩试图找到合适的词来说出显而易见的话，并发出一声叹息，在嘴角藏起

一丝微笑。她想听到这些话，但知道这没有必要。行动比语言更有价值。那个可怜的男孩真的关心她。而这已经绰绰有余了。就目前而言。



"好吧，那么我们开始吧。"

"什......什么？你是说......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当然，这是你的主意，BAKA。你现在要退缩了吗？"

"不......不，我当然不会。"

"那我上了。"

明日香走近了。这两个年轻的少年脸红了。他们的脸越来越近。

"等等！"- 真嗣说话了，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

"什-什么？"- 明日香停了下来，感到困惑。

"你刷牙了吗？"

明日香听着真嗣痛苦的叫声和专门用于切割骨头和身体组织的设备发出的地狱般的噪音，感到很内疚。

但突然间，这些声音停止了。门打开了，一个牙医走到女孩面前，看上去很平静，很安详，用很平静的声音说话。

"请放心。我能够把你男朋友的牙齿放回原位。我还设法为你的牙套找到了紫色和绿色的小橡皮筋，就像你要求我做的那样。"

明日香望着远方，感到很尴尬。

作者说明: 这只是一个小短片，灵感来自于善良而疯狂的 Asushin Discord 的成员。另外，我的妻子是牙医（而且是个可怕的牙医，就像这篇小说中的 on 一样），所以这篇小说是对她的致敬，她好心地容忍我和我夜间写作的习惯，甚至为我提供这篇小说的技术建议:)。



遭受打击的巧克力

作者：红红蔷薇

距情人节还有 11 天

“呐呐，明日香，就快到那什么了吧。”

水蓝色的眼睛从咬了一半的小章鱼上移开，移到了面前带着耀眼微笑的洞木光脸上。

“什么？那什么是指？”明日香的注意力还在章鱼香肠上。下次让那个笨蛋做做看德式香肠……

“又在假装了，是不是已经做好决定了呢？”班长的笑容更盛了几分。

“啊？在说什么啊？”

“讨厌，明日香作为德国人真不知道吗？大家都在讨论呢。”

洞木光瞥了一眼四周，略微凑近一点，把手附在嘴边摆出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就是情人节啊，情人节。”

“啊？情人节？有什么关系嘛。”红发姑娘奇怪地看着眼前人郑重其事的样子，低下头把筷子扎进另一块小香肠。

“我又没有——”她抬头看向班长，撞到的是班长看向后面的眼神。

明日香略过班长尴尬的笑容，猛地一转身，冰冷的眩光快速的瞪住了背后四五双或好奇或期待的眼睛，威胁式地警告它们的主人——大部分是男生。那个家伙，又跑到楼顶和那两个白痴去吃了吗?

“真是的！男生全部都是变态！”转过头，明日香撩了一下脸颊上几缕红发，虽说是对着班长说，可声音比刚刚不知大了几倍。

洞木光无奈地笑了，她看到后面几人都畏缩了一下脖子。

”毕竟人人都想收到明日香送的巧克力嘛。”

“什么！”声音甚至比刚刚更大了，带上了几分明日香式的愤怒。“巧克力？给他们？”

班级又一次聚焦在吃饭的两人身上，洞木光的脸略略红了，尴尬地朝其他几个女生（特别是一个蓝发姑娘）探询的目光挥着手。



午餐的剩余时间，洞木光给明日香仔细地讲解了日本的情人节。

“……在日本大概就是这样了，明日香，你有没有认真听我说啊？”

明日香咽下最后一口米饭，目光在便当盒上移动着，空空的便当盒里现在只剩一点油迹。

“真是恶心的习俗，居然要女生送巧克力。”平淡的腔调给出相当尖锐的评价。

“不要那么说嘛，男生们下个月也要回礼的。”

“和我没有关系，在德国只有恋人才会过这个节，我是不会给这帮变态们一点得意的机会的。”

明日香扣上便当盒的盖子，顿了顿，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

“你要给原始人铃原送吗？”明日香如愿得到了对方躲闪的眼神。

“不是和你说了吗，这是‘义理’啊‘义理’，感谢什么的……”

“干嘛这么害羞嘛，现在除了白痴三人组谁看不出来。”红发姑娘狡猾的微笑更甚，然而洞木光找到了机会反击。

“明日香你难道不送吗？感谢的巧克力。”

“诶？什么？”

洞木光拍了拍明日香手里空空的便当盒子，“这个啊，起码要感谢这个吧？还是说你想送德式的本命巧克力呢？”

看到明日香的脸逐渐和头发变成一个颜色，洞木光不禁为自己的大胆而微笑。哪怕接下来暴风骤雨般的愤怒吼叫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窗边的绫波丽眨了一下红色的眼睛，收回了对教室里吵闹的注视。她短暂的凝视了一下自己桌上同样干干净净的便当盒，又看向了窗外。

义理的感谢……?

距情人节还有 10 天

白痴三人组正在房顶进行他们惯常的休息活动：看着操场聊天。

“你们听说没有，高根那个家伙，昨天可是做出了要收三十块巧克力的自信宣言啊。”相田剑介蹲在护栏边调试着手中摄像机的焦距，对旁边盘腿坐着的两人说。



“喂，你又在看哪里啊？”铃原东治没有接他的话茬，反而盯着相机吱吱移动着的镜头问。

“网球场啦。托高根帅气脸蛋的福，有一大堆相当 nice 的女孩子给他的比赛当拉拉队呢。”剑介的回答淹没在相机连续的喀嚓声里。托剑介宝贝相机的福，他们三个在屋顶的聚会也被某人称作“白痴们的变态活动”。

铃原和旁边的碇真嗣对视一眼，都无奈地笑起来。

“高根前辈网球打得那么好，人也帅气，招女生喜欢是理所应当的吧。”真嗣也转过头看向网球场，目光却飘向了球场附近的某处。红头发……

“真嗣我看你的人气可不比高根那个家伙差，说不定能拿到五十块巧克力。毕竟你这家伙也有一张招女孩喜欢的脸啊。”

“虽然是这样没错，但是我看铃原你是嫉妒碇了吧？毕竟是被红魔鬼说长得像原始人……”

“吵死了！四眼仔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去年你不是和我一样一块巧克力没有吗！”

“……”

真嗣没有注意他朋友之间的小小吵闹，他的注意力现在聚焦在网球场旁边移动着的红头发上。隔着遥远的距离，明日香那明艳动人的红发现在是一个小小的红点。而现在这个红点正逐渐靠近网球场，逐渐混入网球场周围密密麻麻的黑点，逐渐靠近网球场上众星捧月般的黑点。

没来由的，真嗣心头涌起一阵紧张与忧郁。好在落在他肩头的一只手打断了这种思绪。

“嗯？”他转过头看向手的主人，对上了关西男孩不满的眼神。

“老师你发什么呆啊，有这么难考虑吗？”

“什么？”

“巧克力啊巧克力！你收到的巧克力可不能一个人独吞，起码也让我们尝尝口福好不好？”

“这…这不好吧。” 真嗣不免有些退缩。

“有什么不好的！你是不知道女生们一谈到’碇君’时的那种口气，我看你今年起码能收到 30 块！你一个人全吃掉，未免太贪心了！”铃原胳膊撑住地面，凑近真嗣的脸，眼睛里露出不详的凶光。真嗣畏惧地稍稍后仰，靠在了护栏上。“毕…毕竟是别人精心准备的……”



真嗣头顶上挨了一记爆栗。剑介已经不再看相机了，正是他撅着嘴给真嗣脑袋来了一下。

“铃原说得对！碇你平日里也就罢了，情人节别的女孩送的巧克力也不愿意给我们吃，自私的家伙，有绫波和惣流的还不够吗！”说罢也靠过来瞪着真嗣。

面对横眉竖目的两个朋友，真嗣完全缩在了护栏上，脸上泛起红潮，支支吾吾起来。

“不是…有没有女生送我还不一定呢。而且我想绫波应该不关心送巧克力的事情，明日香…就更不会送了。”真嗣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近于嗫嚅。

但是他的两个朋友并不会善罢甘休。

“绫波和惣流先不论，其他女生的巧克力你肯定会收到的！多少要分我们一点！”铃原不依不饶，眼睛里闪出志在必得的光。

“碇！如果三年都吃不到一块女生的巧克力，那我和铃原就太可怜了！”剑介摆出一副苦瓜脸，打出了苦情牌。

“好，好吧。如果有…”

“万岁！身为 EVA 驾驶员，你的巧克力是少不了的！”东治和剑介终于放开了他。

“放心吧老师！如果是绫波和惣流送的，那我们是绝不会和你抢的！”

真嗣无奈地叹口气，也不对玩笑作什么无谓的辩解。“如果有…”

他又转过头看向网球场，意外的发现红点已经消失了。

如果有她送的就好了。

距情人节还有 9 天

哪怕是在第三新东京市，天蓝色的头发也是很少见的，所以绝不会认错。

哪怕是在第三新东京市，火红色的头发也是很少见的，所以绝不会认错。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两个人分别冒出如是的想法。

绫波丽殷红的双眸略略颤动了一下，眨了眨。目光越过七个人的肩膀，与五十米开外的蓝色眩光相交汇，足以证明刚刚的判断并非是某种幻觉。同时她也很确定地得出一个结论：惣流驾驶员也看到了自己。

虽然脸上的神情还是平淡无波，但绫波在心中非常轻微地叹了口气。



当前行程略作改变，去向第三适格者问好。

虽然是在使徒间或来袭的战斗都市，周末的百货商场仍然有相当的人气。虽然没有到摩肩接踵的地步，但是能做到五十米距离的两个人彼此认出，虽然说有头发的作用，但还是必须要说这是相当的幸运，或者说不幸。

第三适格者一只手别在背后，另一只手在胸前揽着某样东西，昂首挺胸地立着，一副防御的姿态。蓝眼睛比平时还要大上几分，牢牢地锁定在自己地脸上，眉毛轻微的扬起，嘴角挂着毫无轻松之意的微笑。惣流招牌的攻击性神情，大多数情况下她马上要吐出一些较为激烈的话语。绫波的头脑里快速地对眼前情形作出了一个简单清晰的判断。

结合惣流手关节的发白程度，她可能陷入了某种惊讶或愤怒状态。第三适格者操作二号机时的视频影像中她常常有类似的表现。

进行着复杂的考量，第一适格者开启了与第三适格者的谈话。

“你好，惣流驾驶员。”

绫波的注意力从红发姑娘的手指转到了手指紧紧扣着的某样东西。方形，1-2cm 厚度，硬质外壳，是一本书。外壳上有一些字，德语和日语……

“你好，优等生！”绫波的思考被打断了。她很熟悉惣流驾驶员这种尖刻的说话腔调，蕴含某种讽刺与敌意，让绫波感到一点点不舒服。但她也很熟悉面对惣流时的这种不舒服。

“我不知道原来素食者的最爱是巧克力。”

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接在问候语后面，让绫波没有明白其真实意义。但通过第三适格者越扬越高的眉峰和更加扭曲的说话腔调，可知饱含负面情感。

“巧克力？”

蓝色的眼睛眨了眨，闪出三分讥刺的嘲讽，水蓝色双瞳示意性的慢慢地下移，给出了绫波反问的回答。她看向了绫波手上提着的一个小袋子，紫色的吉百利 LOGO 在商场的灯光下闪着光。

“不，这不是我要吃。这是要送给第二适格者的礼物。“绫波平淡地回答，希望能解除惣流驾驶员不知所谓的奇怪误会。

显然起了反效果。

“你要送给他？巧克力？给那个白痴？“情况更恶劣了。惣流的语速和音量都有了明显提高，脖颈和脸颊泛起了不祥的红色，愤怒的红色。这种红色是惣流进一步暴力行为的象征。我不喜欢红色。



“是的，情人节礼物。”

殷红的双眸奇怪地眨了眨，发现眼前人脸上的红色走向极盛，然后瞬间转成了白色，指关节的发白程度却愈发深了。另外，第三适格者的蓝色瞳孔开始反射出一种她从未观察过的光芒……

她最后得出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结论：惣流驾驶员抱着的是一本德国菜谱。

距情人节还有 8 天

厕所传来哗哗的水声。是 PENPEN？还是美里？明日香不想考虑，她很烦躁。

长发散乱地泼洒在身后，仿佛一道赤红的瀑布，蕴含着某种潜在的凶暴，随着主人头的颤动而摇摆不定。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一向对自己鲜艳夺人的红发感到骄傲，这是她出类拔萃，光彩照人的自信象征。

现在红色的骄傲却有几根现在躺在地板上，散乱，扭曲，无生气。事实上，红色的头发在这间小小的公寓里到处都是，毫不讲理地占领一切可以占领的地方。厨房的角落，客厅的蒲团，浴室的下水道，甚至是真嗣的房间里。红色的头发似乎带有主人的某种顽强品质，让它们在地板上格外明显，格外“出类拔萃”，现在让明日香格外感到烦躁。

葛城美里的头发更讨人厌，还带着染色剂！真嗣的猴子短毛更恶心！

这类思考只让明日香更加烦躁，她不由得想到了某种蓝色的头发，那种头发接受过染色剂的处理吗？她没问过。但短一点的应该更好打扫，她有一次听到打扫公寓的那家伙自言自语……

该死的！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

她捏了捏手里的 A-10 连接器，把它们放在地板上，放在扭曲的发丝旁边，转而抓起了旁边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

“松代西餐厅情人节特惠——”广告的声音淹没了客厅，仿佛在进行刻意的嘲笑。屏幕马上熄灭了，接着遥控器也摔在屏幕上，让电视机微微颤抖起来。

“明日香？你……”一个不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真好，无敌万人迷先生也来找事了。

真嗣得到的是一个满怀敌意的眼神，以往的经验马上告诉他最好少说话。但是，他不得不开口。

他顺从地低下头，低声说：“明日香，早餐好了。”



“用不着你告诉我，当我和你一样蠢吗？”虽然飞来的诅咒子弹在真嗣的意料之中。制作早餐带来的惬意心情还是立刻被这子弹击碎了。他不敢再看明日香的眼睛，转过身沮丧地走向餐桌。

真是懦夫。明日香的烦躁又增添了几分。

“啊，小真，周日一大早怎么就苦瓜脸啊？”美里用毛巾擦着头发走出来，照样是那副嬉皮笑脸的态度。“明日香又和你不对付了吗？”她看向红发姑娘，怒气冲天的神色验证了她的说法。“啊呀啊呀，明日香一大早还真有精神呢。”明日香咬了咬嘴唇，回应她一个冰冷的眼神。

餐桌上其余两个人陷入一种可怕的沉默，仿佛在预示某种可怕的爆发。美里略略体味到这种气氛，稍微拧了一下眉头，决定暂时不再挑逗那个一脑门子官司的人，转而咔哒一声打开了真嗣摆在桌上的一瓶冰啤酒。

明日香开始用刀叉狠狠地检验起早餐的成色。土司和煎蛋，她要求的德式早餐，只是白痴真嗣没有做德式香肠。她转而想到昨天买的食谱，手中的叉子顿时失了轻重，狠狠地戳穿了土司，怼在了瓷盘上，发出当啷一声脆响。

真嗣的注意力不在早餐上，他在偷眼看着桌子对面正对土司舞刀弄叉的人。当叉子与盘子相碰时，他不由得对明日香脸上恶狠狠的神情和叉子的力道颤抖。是早餐做的不合口味吗？

葛城美里少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她的直觉在作战上拯救了适格者们很多次。现在她的直觉表示饭桌上诡异得不对劲，所以她打算缓和一下气氛，或许开个玩笑什么的。

帮明日香嘲笑嘲笑真嗣应该是个好主意……

“小真啊，马上就是情人节，希望得到谁的巧克力呢？”

几片土司突然飞到了真嗣脸上，接着他手舞足蹈地带着椅子一道倒向地板，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距情人节还有 7 天

一成不变的蝉鸣在喋喋不休。周一的课还是那样的无聊，台上的老头同样在喋喋不休他那一成不变的唠叨。

“下面我们说一说第二次冲击是怎么永远让日本的夏天……”

真嗣木然的眼光从老师一张一合的嘴，上升到沾满灰尘的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转了一圈，又落下到前面某个女孩的个人电脑屏幕上。屏幕里的字符闪烁着出现又消失。棕色双马



尾，是洞木光。他眨眨眼，一向一丝不苟的班长也会在课上开小差吗？

毕竟这门课实在是太无聊了。真嗣略略挺直上身，快速地瞟了一眼四周。果不其然，身边人要么低着脑袋在忙碌着肯定与课程无关的东西，要么是同样的眼神空洞不知神游于何处。

铃原这家伙盯着屏幕，嘴巴都快咧开花了，剑介也一样。让真嗣很有把握地相信这两个家伙肯定在商议着什么勾当，而且很快就会拉他入伙。绫波还是面无表情地瞪着窗外。在看漂浮着的白云？还是远处的街景？没等真嗣弄清楚，蓝发姑娘却不知怎得转过眼，殷红的双眸直直地对向真嗣的目光，双眉微微露出一点疑惑的神色。真嗣一抖，下意识地把头拧向另一边。

右边是另一个无聊到昏昏欲睡的男孩,但真嗣的注意却被处在他余光里的一抹红色吸引。明日香坐在后面，脸颊几乎被电脑屏幕挡住大半，让真嗣很难看清她脸上的神色，只能稍稍瞥到她水蓝色的双眼。现在这双眼睛正死死地瞪着屏幕,流露出真嗣再熟悉不过的愤怒眩光。

真嗣不自觉地用手摸了摸鼻子，莫名地打了个哆嗦，赶忙转过头，把目光重新投回黑板上。明日香最近几天都是这副样子，怒气冲冲，火冒三丈。尤其是见到真嗣的时候，她表现得格外气急败坏。这两天经历几轮痛苦下来，真嗣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到底为什么……还是和那个有关吧？

真嗣的眉毛苦闷地拧成一团，稍稍咬住了嘴唇。他猜到明日香的愤怒一定与情人节有某种联系，但他缺乏明日香那样的聪敏机智，所以他弄不清这种联系到底是什么。当然，真嗣也不敢问，他毕竟还不像明日香评价的那样愚蠢。他现在只能惴惴不安地猜测。

是有人和她说了什么吗？真嗣突然想到了网球场。这个猜测与联想的结合，让他心底泛起一些难言的寒意。他正要细究下这个奇怪的想法，下课铃声响了。他心底的低语淹没在教室嘈杂的洪流中。

“碇！跟我们过来一下！”是剑介。他洋溢着一种兴高采烈的得意神情。旁边是铃原，他笑嘻嘻的脸上同样有一种莫名的兴奋。真嗣摇摇头，知道现在又到了他们的“天才计划”时间。肯定也是和那个有关……烦人。他站起身，无奈地和他兴高采烈的朋友们走了出去。

一听到白痴四眼的喊叫，明日香就下意识地抬眼看向了真嗣，一直盯着他慢吞吞地走出教室。她抿了抿嘴，把目光又放回了自己的屏幕上刚刚跳跃出的一行文字。

“洞木：因为绫波也是驾驶员嘛，为共肩作战而感谢毕竟是应当的吧。”

惣流小姐为这话里潜藏的一点无意识的讽刺而咬了咬牙，尽管她知道洞木光并不想表达出这个意思。她抬起头，正好对上了光投过来的眼神。班长扬了扬眉毛，显然在询问她是否



要出去走走。

明日香瞥了一眼窗边那个依旧一动不动地眺望着天空的蓝发姑娘,心头突然又泛起一阵无名火来。她快速地删掉了自己刚刚在课上没发出去的半句话:“他到底是给优等生灌了什么——”，而是简单回了班长一句。

“心烦，我一个人出去转转。”

幸运的是,她很快听到了铃原和剑介兴奋的叫喊声。白痴三人组以为走在楼后就没有人了，真是足够白痴。白痴们当然没有看到她，她却也没有冲上去“问候”白痴们。毕竟他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她的心烦。她只是靠在墙边，默不作声地听着。

积聚在心底的烦躁全部变成了沉积在胸口的愤怒。

距情人节还有 6 天

星期二的下午一贯是适格者们到 Nerv 进行测试的时间。

绫波丽默不作声地把脚套进袜子,马上感受到了潮湿的水珠带来的阻力。手上略用了些力，袜子总算包住了脚腕，但脚上的异样却是一时间难以消退的。把这份异样压进鞋子里，换衣工作就算告一段落，接下来收拾一下作战……

“砰!”背后的门板传来一声巨响。然后又传来湿哒哒的脚步声和一阵热腾腾的水汽。

绫波丽不为所动，继续抻出手上作战服的另一只袖子。一点残余的 LCL 溶液顺着作战服光滑的橡胶面滴下来，落入地板上的淡黄色水滩里。接下来——“砰!”

又一声巨响，这次遭殃的是士兵柜的柜门。绫波之前就注意过，第二适格者士兵柜的铁门在饱经风霜后甚至有了一点变形，让它在慢慢开关时发出痛苦刺耳的呻吟。不过，惣流驾驶员几乎没有轻柔地开关过柜门，那个士兵柜门后嵌的镜子还没有碎裂可真是奇迹。

绫波冲着镜子眨眨眼，然后合上了柜门，背后是窸窸窣窣的穿衣声。与以往每一周的情形相比，惣流驾驶员今天显得非常奇怪。她以往都是她们之间第一个冲进浴室洗去 LCL 溶液的，绫波不止一次听到过惣流驾驶员对 LCL 溶液影响发质等等的抱怨，但今天惣流显然是在浴室外等待着她出来才进去洗的。

“惣流驾驶员，你在避开我吗？”

绫波丽转过身，沉静如水地看向不远处长凳上的红色瀑布。绫波已经注意到了，从上周末到现在，惣流驾驶员一直没有和她有一句除必要外的交流，没有讽刺，没有攻击，只有冷漠。与以前相比，应该算一种比较好的现象。但是在今天的 EVA 驾驶训练里，惣流驾驶员



不应该继续表现出这种冷漠。

长椅上的泼洒着的红色瀑布微微颤抖起来，怒红色的发梢挡住了惣流的脸色，只让绫波看到了从发丝上滚落下来的几点水珠。但惣流没有回答。

绫波丽困惑的抬了抬眉毛，猜测这可能有时第二适格者自我伤害和暴力倾向的一个新体现，接近这么一座火山显然没什么好处。于是她走向了更衣室出口。出于同为驾驶员的责任，她在打开门时留下了一句话。

“惣流驾驶员，盲目的歇斯底里最后还是会伤害你自己的。请小心。”

门关上几秒后，第一适格者背后传来了锤击金属的巨响，紧接着是什么东西的碎裂声。

那面镜子被打碎了。绫波一边想一边向前迈步，把自己沾着点点水迹的脚印留给 NERV 悠长呆板的走廊。三分钟后，绫波丽就站进了夕阳里，接下来就是回家。

“绫波？”碇君的声音。绫波转过身，第三适格者正站在 NERV 出口处的防爆门旁，全身都埋在这座阴暗建筑投下的阴影里。“明日香已经走了吗？”

“不。她今天有一些慢，还在后面。我想她五分钟内就会出来。”绫波注意到，碇真嗣的嘴角显示出某种忧虑。惣流近三天与碇的交流也有若干减少。而且惣流似乎带有某种对碇的新愤怒……

“绫波，你知道明日香最近因为什么生气吗？”眼前的棕色发梢晃动了一下，露出一对饱含着沮丧的眼睛。相信是惣流的暴力带来的结果。“她最近有点太奇怪了，但我也不好问……”真嗣垂下了眼睛。

绫波丽眨了眨眼，突然想起了若干天前的一件事，似乎就发生惣流最近的奇怪暴力倾向前。“巧克力。”她说。

“什么？”

“巧克力。”绫波丽沉稳地重复了一遍。

“惣流驾驶员的暴力倾向开始于上周五的一件事……”

距情人节还有 5 天

“你说什么？!”

“什么!”

铃原东治和相田剑介发出异口同声的呐喊，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少年。



碇真嗣现在正趴在房顶的护栏上，仰望着深蓝色的天空。一片白云被风撕扯出几片残絮，在蓝色的幕布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白影。

冰凉的风号叫着从他的衬衫袖子里灌进来，呼呼地吹鼓起白衬衫的形状，带动真嗣背后的褶皱也随风不断扭曲变形，再从颈后逃出。在天台上三个人的沉默里，风声混着衬衫抖动的嗒嗒声，配上遥远的蝉鸣，奏出一曲夏日的忧郁之歌。但很快，另外两声如出一辙的愤怒打破了这种凝结的忧郁。

“叛徒！”“混蛋！”真嗣对朋友的指责畏缩了一下，但这次他的勇气不应该被低估。“我已经决定了，我不会做这样的事了！”。声音不大，但显然比刚刚的叫喊更有力量。

“我不会把巧克力给你们了。我也希望你们不要鼓动大家给福音战士驾驶员送巧克力了！这很无聊！”真嗣转过头，眉毛带着激动高高地扬起，眼睛里却闪烁着某种坚定。

“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好了…”剑介张口结舌地吐出一串疑问，他现在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上节课的梦里没醒过来？但铃原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铃原东治很少见到他的驾驶员朋友露出现在这个样子，但他知道真嗣这副模样意味着什么，而且他知道真嗣几次露出这副神情都发生了什么。

“好吧真嗣，我们知道了。不过你能说说为什么吗？”

风又呜呜叫着刮了起来，卷动着几片树叶，一只纸飞机飞上天台，滚过三人的脚边，再高高地扬到天际。

……

洞木光每一脚都踩在滑溜溜的风上，风正在操场上潮起潮落，淹没了往日的喧嚣声。但比起自然的力量，她的身边人胸口显然郁结着一阵更大的风暴。

“明日香？”班长再一次试探着开口。“外面风真大呀，我们不如去室内体育馆转转吧。”

洞木光的建议是很有道理的。明日香明艳动人的长发现在正在风中趁波逐浪，蛮横地挡下风中自由徜徉的纸片树叶，或是更糟的什么东西。

明日香懒洋洋地嗯了一声，仿佛满不在乎这种小事。她伸出一只手略略按住了四散的红发，锐利的眼睛却瞥见了周围几道窥视的目光。风中的长发女郎？真恶心。

她早就习惯了被注视。她是日本这个野蛮国度里少有的外国人，她长长的红发象征着女性美丽的骄傲，她是最优秀最干练的福音战士驾驶员，她生来就是聚光灯下的明星。但是观众的目光让她得意，当然也让她恶心。下流、堕落、变态。

洞木光却没有在胡思乱想，她发现三五成群的女孩们也同样朝着体育馆开进。她捋了一



下在额头上飘飘荡荡的发梢，对着匆匆路过的一个熟识女孩便问：“佐仓怎么大家都在往体育馆走？”

佐仓没搭话，反倒是她身边的另一个女孩听到了回头。“是高根学长！他的比赛改到室内体育馆了!”说罢挥了挥手，同样匆匆地顶着风快步向体育馆走去。

明日香认得那两个女孩，同是 2-A 班的桃井法子与佐仓魔美，网球部高根的大粉丝。明日香嘲讽地撇了撇嘴。高根那个家伙她上次和洞木光看过了，只是一个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她在德国大学里见得多了。拿自己的脸蛋和网球部部长的身份卖弄，不过是想多多拈花惹草而已。想得到所有女孩的爱吗？恶心至极。

突然，明日香想到了某个人。一种汹涌而来的愤怒瞬间淹没了她的脑海，然后变成了仇恨，仇恨在她的眼前凝结成一个人的脸，一个混蛋的脸，一个装腔作势扮可怜的人的脸。她对这张脸感到恶心。

洞木光停住脚步，敏锐地察觉身边人有异，但她知道最好不要问。最近几天她试了几次，只是徒劳地惹得红发姑娘郁怒更甚。她知道现在最好岔一个话题，找点能让明日香开心的事。

“明日香，你知道铃原……”话一出口，明日香布满阴霾的脸色突然一变，生生刹住了洞木光拙劣的轻松口吻。在班长忧愁万分的目光下，红发姑娘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光，你是要给铃原送巧克力吧？” 那微笑里没有一点欢欣，倒是充满了一种复仇的喜悦。

“欸…?” 那微笑仿佛雪原里饥肠辘辘的饿狼对猎物的狞笑。

“让我来帮你怎么样？”那微笑越张越大，笑靥如花的神情挂满了明日香的脸。

距情人节还有 4 天

葛城美里慢慢地走进餐厅，拉出一张椅子让自己瘫软在上面。当然，她的手上还握着一只挂着水珠的锡罐。她摸索着把手指放在拉环上面，然后就这样呆坐了一小会。

现在还不到早上 6 点，第三新东京市依然沉睡在夜的寂静当中。葛城公寓里唯一的光源来自窗外街道上的路灯，它们幽幽的光芒顺着阳台登堂入室，穿过客厅在美里身上投下一片白惨惨的掠影。美里叹了一口气，打开了手里的啤酒罐，让清脆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宁静。

葛城美里习惯于一杯啤酒开启自己新的一天，不管不顾马上就要开车或是工作。葛城美里也喜欢在工作后喝一杯啤酒，让她把满身满心的疲惫沉醉在酒精带来的飘飘然里。但是，她不习惯，更不喜欢这两件事混在一起。她绝不喜欢一大早就要喝工作后的啤酒，因为这代



表她又彻夜加班，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最后时分，一阵生冷的寒意和她刚刚倒进肚的半罐冰凉液体混合起来，让葛城美里不由得打了个颤。真凉。她搁下罐子，转了转头，看向同样沉在幽幽白光里的厨房。

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那时有一次，不对，是好几次她也是像这样喝着啤酒等待着黎明。汽车后座两次，天台两次，阳台三次，。怎么当时她就不觉得冷呢？她仔细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形，马上得到了结论。当时加持在我身边。

关于汽车后座的回忆有点让她脸红，所以她转而去想了些别的。在加持公寓里曾经的一星期里，他们就是像这样等待着日出的，一只手握着啤酒，另一只手握着温暖的彼此。葛城的眼睛眯了起来，感到自己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又得以漂浮在欢愉的海洋里。她毕竟是醉了，酒精与疲惫是最好的搭档。

然后他就会去做早餐，总是说我做的饭不好吃，混蛋……

她的眼前真的出现了加持的身影。“美里……”

“美里小姐！”她突然清醒过来，是另一个人的声音，是她孩子的声音。“美里小姐！你不能睡在这里，回房间去睡吧。”是真嗣的声音，一只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开始轻轻地摇晃她。

“噢……我没睡着。我只是趴一会。”美里有气无力地答应着。“现在几点了？”

“刚刚过了六点。美里小姐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在这里睡太凉了。”

葛城美里没有答话，坐起身尽力睁大惺忪的双眼。“小真这么早就起来了吗？”

“我只是…嗯…做早餐。德式早餐我还不太会，要对着网上的教程做……”客厅来的微光只在真嗣的脸上投下灰蒙蒙的阴影，让美里看不清他的表情。“还要准备中午的便当。”

“说真的小真，明日香会很高兴的。”美里举起手边的啤酒又啜饮了一口，所以她没注意到眼前的那团人影轻轻颤抖起来。

“我知道明日香最近对你不太客气，但我很高兴你能包容她。你知道的，她就是有点…嗯…有点心直口快。我想她不是故意的。”她顿了顿，注意到客厅窗户外黑暗的天色正在被慢慢划破。“所以我想你做的不错，最近多讨好讨好明日香。我想她会明白她的错误的。”

“明日香没做错什么，美里小姐。”真嗣的声音比以往更低一点。

美里把目光移回眼前垂着头的男孩身上，默然无语地盯了他一秒，然后耸了耸肩，打了个哈欠。“哎呀，我真是太困了。”她仰起头把手里锡罐存下地最后一点液体倒进喉咙里，然



后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哎呦……我现在要弥补我昨晚浪费的生命了。真可惜我没机会品尝小真精心准备的早餐了。记得在吃早餐的时候多对明日香说两句好话哟，在学校也是。拿出勇气！”

葛城美里摇摇晃晃地走向卧室，她现在是真的疲惫不堪，恨不得马上扑倒在蒲团上享受一场好梦。“美里小姐，晚安。你的午饭我会放在桌子上的，记得热一下。”

她挂着几乎是无意识的满足微笑走进客厅。这里已经明亮了不少，窗外的天空已经变成了深蓝色。几乎是在某种神秘力量的驱动下，她反而拐向了真嗣刚刚栖身的小储藏室。门没有关严，足够她瞥一眼。黑暗中美里辨出了被褥，一个整整齐齐的方块靠在墙边。其他杂物同样按着某种严格的顺序高高低低井然有序。正在美里的意料之中。

“整理内务的本事真不错，一个好士兵。明日香真应该学学。”她喃喃着。然后想象着明日香卧室的一团乱麻，晕晕乎乎地吐了一下舌头。她转过身，发现红发姑娘的卧室门紧紧地合着。“嗯……没必要犯这个险，让她再睡一会吧，起床享受美餐，我希望她为此能感谢我，当然还有小真。”她傻傻地微笑起来。

厨房传来了煤气灶点火的响动。葛城美里在原地旋转了一下，朝着自己的卧室走去。

“真嗣真的是一个好孩子。难以想象什么样的爸爸会把他抛下？他也需要妈妈……”美里的脑海里变幻出另一幅想象。“哦不！明日香不能算一个好女儿，她会折腾死我的！”她嘿嘿笑起来，踉踉跄跄地离开了。

葛城美里看不到的是，她身后的那张门板后面，一双蓝眼睛被晨光照得闪闪发亮，里面藏着扭曲的愤怒。这个人在她的舍友起床的时候就醒来了，然后一直辗转反侧于一个宏伟的复仇里，直到她听到讨厌的监护人更加讨厌的自言自语。

人人都喜欢他，很好！

距情人节还有 3 天

洞木光微笑着看着灶上喷吐着的蓝色火舌。明亮，炫目，饱含力量，自信地跳跃着，让她想起一个人的眼睛。

“真没想到，明日香居然会想到手工做巧克力这种主意。”

“这有什么？不过是融解巧克力，重新做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而已。”背后传来一声略微不屑的回复。

“我只是想说，真亏明日香能想到呢，看来还是想用心准备吧。”炉火上汤锅里的巧克



力已经逐渐失了形状。洞木光拿起一只木勺，顺着锅壁搅了搅。褐色的巧克力在厨房明黄色的灯下闪着温暖的光。

“我想铃原如果收到这个，一定会很高兴的。”光又在锅里搅了一圈，看着褐色的粘稠顺着她用力的方向慢慢地流淌。“明日香，下一步要加入奶油吗？”

巧克力的香气顺着蒸腾的热量冲进班长的鼻孔，勾勒出一副幸福的爱情前景。但后面的红发姑娘没有回应她的问题。“明日香？”

洞木光转过身来，看着她最好的朋友。明日香反坐在餐桌旁的一张椅子上，双臂撑着椅背，把下巴支在胳膊上，眼睛空洞地盯着地面上自己交叉着的双脚。班长的眉毛微不可察地蹙了起来，她最好的朋友有心事。

“明日香？”她这次的呼唤略微大声了一些，终于震动了眼前沉思着的女孩。夺目的红发颤抖了一下，两只水蓝色的眼睛终于对上了班长探询的目光。“怎么了？叫我做什么？”回话时，这两只眼睛仿佛是条件反射般带上了一点防御式的粗暴。

洞木光无奈地直视着她的朋友。“明日香，我只是想问问你要不要加奶油。”说罢，她举起右手上沾着褐色巧克力的木勺向眼前人示意。“巧克力已经全化了。”

“问我干什么？你随便，你的巧克力。”洞木光惊讶地看着明日香转开了眼睛，望向厨房的冰柜。“我只是提供一点初始的建议，你用不着问我。”

“好吧，那我还是加奶油吧。奶油能让黑巧克力更好吃一点。”不过，洞木光显然没有被明日香的奇怪态度说服。“明日香，你不来看看加奶油的量吗？或者一会你来参谋参谋用哪种白巧克力上色？”她尽力鼓励着她的朋友也走到炉火边。

“你这么擅长做家务，会成为铃原的好太太的。”对鼓励的回应一句半真不假的玩笑，但冰冷的腔调却说明这是一句典型的明日香式讥刺。洞木光搅拌着汤锅的手一下子僵住了。她再次转过身看向她最好的朋友。明日香还是望着冰柜，面无表情，眼神空洞。

洞木光极力把刚刚明日香的话当作是她又一次不经意的冲动爆发。她了解这个优秀的EVA驾驶员，明日香有时候就会这样，心烦意乱的时候拿身边人，比如说碇当出气筒。她不是有意想讽刺或伤害别人的。

班长勉强地笑了笑，抬眼盯向明日香的眼睛。那对灵动的蓝眸现在被她怒红色的头发遮住了一半，只是无神地看着另一个方向。

“不要这么说嘛，明日香也要关心巧克力的效果的对吧？”

飘洒的长发摇摆一下，蓝色的眼睛转过来了。“我？为什么关心？我只是觉得手工巧克



力方便那个野蛮猴子向你道谢。我又不会做巧克力。”

“我知道的，你不会做巧克力。所以你非得要陪着我做，对吗？你想留一点给碇吧？“

非常奇怪，洞木光困惑地拧起了眉毛。明日香对这话的反应非常奇怪，和那天她主动要帮她做手工巧克力的时候一样奇怪。这一次明日香慢慢低下了头，只把自己绚烂飘逸的红色长发留给班长。但是班长确信，在那对水蓝色的眼睛被红色遮住之前，她看到了里面汹涌着的愤怒。

但是下一秒，明日香就抬起头，露出一副开心的微笑。“对不起，光。你猜错了！“

洞木光一下子不知所措起来，她还没明白为什么她的朋友会有如此大的心情转变。“你生气了？对不起我……“

“哎呀，我有什么生气的！难道胡乱道歉也会传染吗？真嗣那个白痴把道歉病毒到处传播！“明日香笑盈盈地用手捂住口鼻，作出一副敬而远之的模样向后靠去。

洞木光觉得眼前发生的事更不可思议了。难道她刚刚看错了？难道明日香只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欢乐的事？

“我说你猜错，是因为我不是要你做的巧克力，我是要学一下怎么做巧克力！毕竟，亲手做的才算特殊，才能准确地传达人的心意啊。”明日香嘻嘻笑着，又靠在椅背上，双手托住下巴眨了眨眼。洞木光突然明白了，“噢！你是要亲自给——”

“嘘——”红发女孩做出一副噤声的手势，简直抑制不住微笑。“请你替我保密，光。这是一个惊喜。”洞木光马上点了点头，转过身继续照看起巧克力。“那么，明日香你快来看看怎么加奶油吧，不然味道不好了可就糟糕了。”洞木光同样快抑制不住笑意了，她的心底泛起一种长长的宽慰感，她的朋友终于要主动打开内心了。铃原会嫉妒碇的，嘻嘻。

她红发朋友动人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情人节过后你可不要主动向碇打听这件事，可别让他太得意了。不过我想在你问之前，他一定会先举着巧克力在全班炫耀的，向大家炫耀最优秀的外国驾驶员送给他的巧克力……”

洞木光还沉浸在高兴的漩涡中，丝毫没有察觉这句话中潜藏的一点毒素，同样没有察觉旁边带着扭曲欲望的狰狞微笑。

距情人节还有 2 天

毕竟，亲手做的才算特殊，才能准确地传达人的心意啊。

这句话在明日香的脑海里不断盘旋着，让她近乎出神地盯着眼前的汤锅。汤锅里黑色的



巧克力也顺着她手里的木勺不断盘旋着，仿佛女巫即将倒进玻璃瓶里的毒汁。

明日香放下木勺，把脸颊前的一缕红发撩到耳后，仔细闻了闻汤锅里氤氲出的香气。纯正的黑巧克力，光是这底料就够便宜那个贱货的了。他当然应该感恩。

她又露出了那种微笑，又放下木勺收拾了一下头发。明日香可不想让自己的红发沾上这种黏稠恶心的东西。锅里的这东西只代表着欲望与炫耀，只代表着一个天之骄子无敌英雄的最卑鄙的奖赏。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无敌的真嗣，可怜的真嗣，勇敢的真嗣，懦弱的真嗣。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当然要把它给你。

她要给的东西就是恨，就是现在在锅里翻滚着的，马上就要凝结成块的东西，就是这种黑色的东西。

连优等生都倾心于你，是吧？

明日香当然没有准备奶油，那种东西只会玷污她精心准备的宝贵礼物。变态的舌头不配尝到甜味。她举起了手边的食盐，手一扬一大半便倾泄进去。明日香继续搅拌着，看着白色的颗粒慢慢地消失在黑色的溶浆里。

是美里妈妈最宝贝最可爱的好孩子，是吧？

明日香变戏法般掏出葛城美里的一罐惠比寿，手指轻巧的打开，然后一滴不剩地倒进汤锅。淡黄色的气泡开始剧烈地在黏稠之上跳跃，然后又慢慢消失不见。

我应该感谢你，感谢变态的装腔作势，感谢男人的卑劣伎俩，对吧？

明日香捏住了自己额头上散乱着的两根红色的头发，稍稍用力便扯了下来。有一点痛，但是为了无敌的真嗣大人，很值得不是吗？她把这两根亮红色的鬃毛揉成一团，丢进了汤锅，看着她红色的骄傲被黑色的汤汁吞没。“老天，现在可真像德国童话里的女巫。”她自嘲地摇摇头，又坚定地眨了眨眼，“惩治罪人当然需要最精妙的魔药。”

下一步该做什么来着？噢，洞木光的指示是倒入模具塑型。一想到还蒙在鼓里的班长，明日香不由得暗自叹了口气。她当然不能告诉光真相，她是不会理解的，她也被真嗣那副优柔寡断的忧郁外表给骗了。哪怕是第一适格者那样的玩偶娃娃，不也被真嗣耍的团团转吗？

只有她才最了解真嗣。了解这个混蛋心底是多么的肮脏，贪婪，懦弱。所以她也知道这个小混蛋是不会声张的，他绝不敢报复回来的，这一点明日香丝毫不用担心。

明日香倾斜着汤锅，慢慢让黑色的液体流淌进模具。

真棒啊，那么多女孩都想给伟大的碇真嗣送巧克力，有那么多女孩投怀送抱，真棒，对



吗？

她想起了那天碇真嗣对铃原说的话。“明日香应该不会送我的，我再想要也不会送的！”而他两个白痴变态朋友的回应是大笑。当时她再也听不下去了，离开了他们。

想要我的巧克力？想要最优秀的 EVA 驾驶员的巧克力？想和大家炫耀，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终于成了你的囊中之物？来自的德国红发女郎也拜倒在无敌真嗣大人的魅力下了？

明日香看着眼前慢慢凝结的黑色巧克力块，简直忍不住要呕吐。小混蛋，贱人，他怎么敢！勾搭一个洋娃娃还不够，对吧？你一定早就忍不住了，我的两个驾驶员同事都是我的女朋友？伟大的成就！祝贺你，碇！

明日香瞟了一眼时钟，真嗣和美里在三个小时里都还不会回来。不过她该收拾一下了。老实说，她确实不怎么会下厨，更不会煮巧克力。所以现在厨房现在基本上是一团乱麻。她能想到手工制作巧克力这个点子，还是从她买的那本德国菜谱上看来的。

德国菜谱。哈哈，我差点也被你的虚情假意骗了。你煞费苦心地准备鱼饵，只是为了钓上珍贵的红色鱼儿。只是你真是懦弱，连主动要求的勇气都没有，只会坐在那里等着大家爱你。大家为什么要爱你？！

厨具上凝结的黑色斑点很难洗，仿佛已经镌刻进金属的表面，明日香不得不用刀慢慢地把它们一点点刮去。

你配吗？你配得到所有人的爱吗？卑劣的，懦弱的，无耻的，贪婪的真嗣。伴着可怜，想博得所有人的爱？真有你的，真嗣。

明日香叹了一口气，她发现自己的连衣裙上也溅上了一点黑色。看来能算在真嗣头上的帐又多了一件。

你不配，真嗣。你不配得到别人对你的真心。你既懦弱又变态。

模具里的巧克力似乎已经完全成型了，只是形象不如洞木光做的那么好，而是黑黑的一团，像是一种烧焦后的残骸。

你现在可是骗不了我了。

明日香把巧克力倒出来，凝视着这桌子上这黑色的东西。她细嗅了一下，还是淡淡的巧克力气味。很好，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这东西的本质多么恶心。

真恶心。

红发姑娘尽量把翻涌在她脑海里的千头万绪都扯出去，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办。洞木光嘴



里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她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装饰。洞木光最后专门给她留下了一块巧克力，上面就是用白巧克力清秀地写着“ASUKA”，真是美丽的装饰。

她把这板巧克力翻转过来，摩挲着它背后与模具贴合形成的一片平整。然后明日香从刀架上取出了水果刀，在上面一笔一划地刻字。

“你配吗？渣滓。”

一切都准备好了，明日香为自己努力的成果而微笑。

如果你不完全属于我，那我宁可不要。

距情人节还有 1 天

明天就是情人节，但明日香不想等了。

葛城美里又不知为了什么加班去了，公寓里一晚上只会有她和真嗣两个人，不会有别人影响她的计划。而且她也无聊的很，电视机里净是一些关于情人节主题的节目，只引起她的烦闷，互联网上的形形色色亦是如此。更重要的，真嗣就坐在客厅边上，靠近他的房间，双眼无神地盯着漫画，他在书页上下微微摇晃着的蓝色眼睛引发着明日香心底的愤怒一阵一阵地翻腾。他大概也想早点到明天，好去接受堆成山的巧克力。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明日香还是不愿意在情人节送出她的“礼物”，她不想让自己的这份“心意”沾上任何洞木光嘴里的情人节巧克力的那些意蕴，一点也不。今天送还有一个好处，我想无敌真嗣明天收到任何巧克力的时候都能想到我的“心意”。

一个又一个黑色的念头在明日香的头脑里旋转组合，最终变成了笼罩她整个心灵的黑色团块。于是她站了起来，走向自己的房间，去取那一份美丽珍贵的黑色礼物。

真嗣在看漫画，不过他的注意力也不在漫画上，只是无意识地掠过一页页光怪陆离的形状组合。他其实更关心房间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人，但他强迫自己假装漠不关心，强迫自己看着漫画。但真嗣不得不停止他的表演了，因为他的漫画书上投下了一片红色的阴影。

明日香面无表情，嘴巴一张一合，好像是在说些什么。真嗣错过了这些话，他的两只耳朵刚刚被 SDAT 的耳机紧紧地塞住，贝多芬《欢乐颂》的音符遮盖了一切，只是这个德国人没有带给他欢乐。于是他连忙摘下耳机问：“什么事？”

“你想要我的巧克力吗？”明日香低着头看着真嗣，面无表情地重复了刚刚的话。她鲜艳的红头发完全遮挡住了客厅的顶灯，让她精致的脸上蒙了一层暗影。

棕发的男孩张口结舌，蓝色的眸子仿佛被冰封一样呆滞。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下意



识地点了点头，不过他还没理解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形。

红发的女孩挂上了微笑，正如她的预料。这个男孩一直在懦弱地等待，等待他最宝贝的猎物自投罗网。不过正因为他的懦弱，现在他变成了猎物。

“那就来啊，我送你一块！我亲手做的！”真嗣被眼前的女孩兴高采烈的声音吓得一抖，垂下头，却还是抬眼看着明日香得意扬扬的蓝色双眸。“为什么？”

“因为……我想感谢你！”洞木光、绫波丽和葛城美里的脸一一在明日香眼前闪过，她更有兴致地继续逗弄眼前这备受宠爱的小怪物。

碇真嗣的眼睛再一次因为惊讶而睁大了，然后片刻间就闪烁起晶莹的光芒。“明日香……”他结结巴巴地嗫嚅起来，脸色因激动而涨得通红。他这副模样确实惹人怜爱，但这只让明日香心底愈加愤怒。

她冲着真嗣展开了一个更明媚的微笑，扬了扬手里的小小包裹，塞到真嗣没有抓 SDAT 的手里。这个宝贵礼物的包装显然不如它的内容那样精致，只是覆上了一层干干巴巴的包装纸而已，明日香懒得在这种表面功夫上再做文章了。“收到我的巧克力这么开心吗？”

真嗣的泪水已经蓄满了眼眶，开始顺着眼角从脸颊上滑落。他照旧点了点头，晶莹的双眼里透着希望与喜悦的光芒。得偿所愿了，哈？

“你不妨现在就打开看看，再尝一口。我很高兴你能喜欢。”明日香现在简直是要开怀大笑了，但她不得不忍住。她的复仇绝不能在这一刻落空。

真嗣就像一只听从主人命令的小狗，乖乖的低下头，开始撕扯起包装纸。他显然是过于激动，让他表现得比往常还要白痴。他笨拙的手指在巧克力板上蹭来蹭去，就是弄不破包装。但明日香不急。

“真嗣，明天你收到别的女孩的巧克力的时候，也会这么开心吗？”她的声音里混进了一点尖刻的恶毒。但真嗣听不到，现在的他绝不会听到这些的。“没有人…没有人会送我的。”

又在装模做样，都这个时候了，小混蛋，你逃不掉了。

“有很多女孩喜欢你呢，真嗣。你很受欢迎哦。”她故意让自己的声音带上了一点俏皮，希望能勾出真嗣的得意与炫耀。

“不…她们不是喜欢我，她们只是…只是想和 EVA 驾驶员搭上关系……她们都不理解我，怎么会喜欢……”真嗣摸索包装纸的手指停了下来，转而紧紧握住了手里的巧克力，他的目光从巧克力移到了自己的大腿。“她们只是增加我的烦恼，明日香你能理解我的。”真嗣突然抬起头，对着明日香洋溢出一个幸福的微笑。



这一下是出乎明日香意料之外的，没等她答话，真嗣又对着她开口了。“明日香也很烦恼吧，男生们想要你的巧克力，绫波都和我说了。”他顿了顿，脸又红了几分。“东治和剑介倒是很积极，但是他们不会理解的。收到那些……根本没有真心的一大堆巧克力。她们都不了解我，只知道我是 EVA 驾驶员而已……”

什么？怎么？什么鬼？

“所以我让东治他们告诉大家不要给我送了，陌生人送过来我也不会收的。”他低着头，仿佛犯了什么错误。“我之前一直不敢这么做。不过我想我不这么做，对我，甚至对绫波，对你的骚扰也会变本加厉的……所以我就……”他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了这么一串，反倒觉得如释重负。毕竟，他终于可以对一个能理解他处境的人吐露心声了。幸福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滑进了脖颈。

他只听到明日香在喃喃的问：“那绫波丽呢？她会送你巧克力的，我知道她买了。”

“绫波…绫波不会送我的。”在明日香面前提及绫波丽，真嗣显然更加局促，让他蓝色的双瞳微微颤抖起来。他知道红发姑娘一向与绫波不对付，最近更是这样。

“绫波和我说了她买了巧克力的作感谢的事，但我让她不要送了。”明日香看到真嗣低着头，尴尬地笑笑。“我不想让她感谢我……因为我做的事情不配被她感谢，只是该做的事……”

什么？！

明日香的头脑现在被刚刚接收到冲击弄得一塌糊涂。她是谁？眼前这个人是谁？她要做什么？他又要做什么？

在绝望中，明日香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你觉得你只配被我感谢？”声音带着奇怪的颤抖。她已经不在乎什么掩饰了，因为她聪明的头脑隐隐察觉到了真相，她现在只觉得天旋地转。

真嗣抬起头，又羞怯地看了一眼明日香的脸，还是蒙在阴影里。但他马上胆怯地收回了目光，再次盯向自己的大腿，仿佛多看一眼都是玷污一般。

“不…我期待你的巧克力，是因为我期待你理解我……”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近于嗫嚅。

“我很高兴，我在眼里还是你的朋友……”为了缓解压在他心头的尴尬，他又想起了手中的巧克力，继续用力撕扯起来。让他高兴的是，这一次朴素的包装纸顺从地沿着他的手指绽出一道裂纹。



不，不，不，见鬼，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两个之间又陷入了沉默。真嗣默不作声地加快了手上的力度，希冀着能马上对明日香的手艺做一点赞扬，打破现在这可怕的沉闷。终于，巧克力完全露出来了，他看到正面皱皱巴巴的，但他觉得这一定是最美味的——

见鬼！做点什么！明日香！你闯了大祸了！阻止这一切！

明日香突然从真嗣手中夺下了巧克力。她看到巧克力的背面，真嗣暂时没有看到的背面，几道深深的刀痕在泛着光芒。

“你配吗？渣滓”

她同时看到了真嗣惊愕的眼睛里终于流露出了受伤害的那种感情，她终于如愿以偿了。但是真嗣还在下意识地向巧克力伸手，似乎是想要把它夺回去。不行，她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她要在无可挽回之前纠正这一切，她要——

明日香快速地把巧克力吞了下去。

在她的味蕾感受到比泪水千百倍的苦涩前，在她的喉咙吞下她扭曲的骄傲红发前，她突然想到了洋娃娃优等生说过的话。

“惣流驾驶员，盲目的歇斯底里最后还是会伤害你自己的。”

距情人节还有 0 天

碇真嗣默然无语地瞪着手里的德国菜谱，它正被翻到“德式香肠”那一页。但他已经黔驴技穷了。时间到了，该去上学了，他必须叫醒明日香。

“明日香，对不起！我很想通过你的考验拿到巧克力，但是美里小姐好像把所有的盐都用完了……”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红发女孩的房门上，另一个小小的包裹在轻轻摇晃着。他颤抖着打开，是一块比昨晚更加漂亮的黑巧克力，上面用白巧克力衬着“ASUKA”五个字。

男孩抑制不住的喜悦闷哼，遮住了房间里的一声啜泣。

完



嘘と沈黙（反）

作者：不寂寞的猫咪

说实在的，在一个角色生日祭，写一些也许看上去并不那么符合生日 party 上“欢乐”气氛的内容，实在会扫了大家的兴。但是，私心想着，嘘asushin 这个产品，要想让他们得到，就需要制造机会让他们接受真实的彼此。在下不认为这篇是“糖”，或者这篇是“刀”，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在装着这两副带子的录音机上按一下快进键而已。万分感慨，NGE 真是一部谁拿谁的剧本都毫无违和感的神奇的作品啊。

碇真嗣从他熟悉的衬衫上口袋里掏出房卡，放到熟悉的门禁器上。“我回来啦~”

不过今天这个日子，这句话说了也没用吧。门刷一声自动拉开，声音如同往日一般沉重而克制，忠实地执行着设计之初为顾客带去“安全感”的任务。屋内的情景如他所料，今天下午的葛城宅邸是难得的宁静清寂。在上学的日子里，每天这个时候，他和他同居的女同学兼舍友兼战友从学校回到这里，客厅里就总要奏起她的“主题乐”，一场由电视节目作为主歌，他们或高或低的争论作和弦，锅碗瓢盘啤酒罐相碰敲击的声音声作鼓点，这个小屋里的“一家之主”的嬉笑和醉话作点缀的交响乐。如果说红发女孩来之前，符合这个两口，不，一个宿舍长和一个房客的合租房里的乐器是音色仿佛在房梁上“蜻蜓点水”，情绪冷冽如冰，仿佛随时会掉进迎战状态的三味线的话，那么那个比他小半岁、如“黑船来航”一般从航母战斗群上闯入他的生活的女孩子，就是拉来了一整支闹哄哄，不着调却又竭力表演得开心的摇滚乐队。

把搭在肩上的挎包往衣架子上一勾，男孩来到浴室的镜子前开始回家的梳洗。清冽的自来水刺激着他的头脑，使他想起了一件久违的爱好。今天正是大好时机，没人会来打扰自己。而且……母亲也会高兴的吧。

真嗣一溜儿小跑进了自己的小房间，他的脚步声虽小，但是在现在的一潭静水里，仍然足够响彻全屋。他拉开自己衣柜的动作也失去了往日的拘谨，转而多了几分急切。将柜中衣物逐件仔细取出，一个黑色的大提琴盒如同闺中待嫁的俏娇娃，文静地躺在最底下。

不假思索地，他的手摸向琴盒的细脖子处，拉链头犹如配合好在等他似的呆在熟悉的地方。已经数不清第几次了，他拉开拉链，托起他的“老朋友”，力道轻柔而处处留神，既像在敬老院搀扶老人，又像是一个人到中年仍然一事无成的老男人，噙着泪水握着自己学生时代拿到的奖章。



他搬提琴的动作是如此之缓慢细致，以至于他只能称之为“挪”到饭厅的靠背椅上。检查过琴弦琴弓的状态，由于保养得当，主人又珍惜有加，它们的状态尚佳，只是因为有点时间没有用过，琴弦略微松了一点。从 5 岁到 14 岁，上紧琴弦这一件活计总会给真嗣带去“需要用到从发尖到脚底身体全部力气”的疲劳记忆。尔后，他瘫到椅子靠背上松了口气，弯下腰从脚边的琴盒里侧口袋里，取出一本泛黄的琴谱。虽然琴谱里的曲子十根手指都能数过来，但是他练琴的年份数已经快要超过本子里曲目的数量了。

今天真是发生了很多事呢。真嗣一面爱惜地摸索着大提琴木质外壳上的每一道细节，一面因为今天疲惫的侵袭和片刻休憩的诱惑而慢慢沉入到回忆里。

真嗣回想起了他的五岁生日。那一天，他的养母轻轻地给他戴上眼罩，把他牵到客厅。当他被允许取下眼罩的时候，他看到老师佝偻着身子，扶着一个远高于五岁男童的大盒子。

“生日快乐哦，小真嗣。这是你作为我们家庭新的一员的第一份礼物。”

盒中之物就是陪伴了他近十年的老伙计。老师原本是希望不幸的小男孩能借一门新爱好走出过早离别父母的阴影，但是见他也有这方面的禀赋，一有闲暇又忍不住亲自指导。只是，乐器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昂贵的爱好，老师两夫妻到老年膝下无子，亦不希望在养子身上吝啬，选了一把名牌货。于是，真嗣的六岁生日就只能是“看菜下饭”了：

“非常抱歉呢，小真。今年我们只能送给你这个了。它不仅能帮你温习你喜欢的琴谱，也能听别的节目解闷。希望它能陪你久一点，再久一点。”

于是，这只业已八岁的 SDAT，现在仍然安稳地坐在真嗣的西装裤后袋底下，忠实地行使着它“伙伴”的职责。此后的七岁、八岁、九岁、十岁、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他再也没有向老师提过生日礼物的请求了。每逢老师问他，又是一个新的生日，他想要什么的时候，以下的话就是他用了八年的标准回答：

“我知道我们家经济很拮据，伯伯婶婶生活很不容易，我不希望再为你们添负担。”

老师任教的小学的联欢会上，碇真嗣的大提琴独奏一直都是保留节目。有一次，派对收场，老师认了出来，其中一个女生的母亲，正是自己当年的学生。两个带着孩子的人马上开始了他们的寒暄。在听闻了真嗣的音乐天赋和三岁上下没了爹娘的悲惨故事之后，妇人投向小男孩的视线被怜爱所占领，而后者回应她的，则是一个十分合符日本标准的，拘谨而标致，兼具烂漫与坚忍的微笑。妇人对此的评价是：

“呵，我活了这些年都没见过笑得比女孩子还可爱的男孩子！”

从这次经验中，小学生真嗣学会了：原来这个笑脸这么容易让大人们高兴。



此后，无论是过节串门，还是老师携儿会见朋友，这个眼神忧伤，脸部表情却懂事而坚强的笑容一直都是他的最强王牌。这一套由大提琴表演+得体的谈吐+女孩子般的笑容组成的组合拳，足以击穿任何做了父亲或母亲的人的心理防线。在见过他的大人里，有人预言他会成为日本第一的大提琴手，也有人认为他将来肯定是名震世界的文豪。最夸张的莫过于老师的一个发小，他当时正在当公务员，说他生来就是做首相的料！

他在家长和同班女生中的地位如火箭般飙升，但是世间之事，总有一道公式以供等价交换。跷跷板的另一头，是男生们的目光。五六年级的孩子们，正在经历异性排斥期，男生女生就是天然的“冷战两极”，而真嗣这些顶能讨女孩子欢心的招数，在他们眼中自然成了“叛徒”行径。因此，他的座位，文具乃至私人物品，都经受过班里最调皮的男生按照他们的“对女之法”如法炮制。青蛙、毛毛虫自然少不免，作业本上也经常多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娘娘腔”。但是，真嗣从来没有对这些小动作发表过哪怕一丝意见，更没有做出过一丝能正中野孩子们下怀的抵触举动。这让男孩们摸不着头脑，到底是他们孤立了真嗣，还是真嗣孤立了他们。

至于真嗣本人，其实从来不奢望他能从大人那里得到点什么，只要没人能打扰由他、他的琴、他的 SDAT 构成的小小的三角形的世界就足够了。在他短短十来年的人生经历中，以上的组合拳总是万试万灵，直到那个“黑船”上的女孩出现——

“人都是要靠遗忘来活着的。”

确实，虽然他的脑中仍然留有“三岁时母亲神秘消失”这块残片，但是具体细节就如同露水一般，在八九点上下就消失不见了。

“但是，也有决不能忘记的人和事。是唯教会了我这个道理。”

【父亲绝不能忘记的人无疑是母亲，那么我呢？】

“我正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才回到这里的。”

【大概，我也是为了确认这件事事，才回到这里的吧。】

要是两个月前的他，当下正是他“离家出走”的大好时机。不为了想去看无聊的电影，也不是为了街机厅，只是每个男性，从孩子到大人，心底里永远都会有“让我一个人静静”的渴望。无论是地下都市的人造丛林，还是地面上仿佛被名为“闲适”的雾气氤氲的农田小桥，只要能让他能对都市、办公室、便利店、歌舞厅、世上一切吵吵闹闹的场所关上大门的地方，他都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外人也许会大惑不解，既然享受着足够一个人沉沦的生活娱乐条件，同居者更是一大一小两个极品美女，他又为什么想要逃走？那只能说，他们也没



体验过每天自己操持家务，家里却依然闹腾得待不下去，想要出门放风背后方圆 200m 内又全是黑衣特工的望远镜的滋味儿了。

但是今天很奇怪。既然今天家里不会有人等着他来做饭，为什么他也不想给自己放个假呢？也许是经历过一次出走，知道自己的行踪其实一直受监视，然后顺理成章地放弃出去玩的念头，也许，是在今天这个“理应”悲伤的日子里，他想用琴来纪念亡母，又或者，他其实在等待着某件事……某个人？

“她”的名字，虽然平日嘴上可以很轻松地叫出口，但是如果想要从心里呼唤，对于可怜的小暗恋者来说不啻于一场大地震。首先，他小腹会立即抽搐起来，仿佛这副身体从此再也用不上它的横膈肌，所以要使尽它蕴含的全部能量似的，这是为了不让外人听到。然后，他的声带也会加入罢工，他想说的话只存在于气息之中，这是为了不让“她”听到。最后，他的双手会立刻以床上的枕头作掩体，保护着男孩身体的“最高指挥所”，这是为了不让他自己听到。

对于这个 14 岁男孩而言，“她”光是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就足以令他忘记世上一切他（曾）想要的糖果、甜品、玩具。只是，他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在他和外面的世界之间，永远隔着一层精美的橱窗，将他知道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收拢在其中，他早已习惯了眼看手勿动。要说有什么感觉比较相似的话，那就是，空天使坠落作战那一次，他为了独自拦住空天使本体对 Geofront 的舍身撞击，坐在 EVA 初号机里全力增幅他的 AT 立场，他透过机体的手，同步到由自己身体发出的 AT 立场的触感，跟他心中的“橱窗玻璃”一模一样。

不能再这样胡思乱想了。这样想着，真嗣终于翻开了破旧的琴谱，以前他总会有闲情逸致选择情绪与今天心情接近的乐曲，但是今天是母亲的死忌，“理应”是个悲伤的日子，他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翻开了他“最想拉”的曲子，也是他练得最熟练的一首：

BWV 1007

恐怕他“逃进演奏中”的尝试没有成功。最复杂也最峰回路转的开头过后，另一个“他”仍然找上了门。它从真嗣上小学起就存在脑海之内，每逢他开始在社交场合不知所措，它便会开始为真嗣献上最好的“逃跑路线”，而在他做错事的时候，它又仿佛全知全能地为他展示，“完美的解法”是怎么样子的，并斥责他的无能。现在，它又开始向他展示光怪陆离的映像：

走向他的首先是一个身材高挑、身着白大褂的短发女人。在他眼中，如果说这个女性身上的所有细节都像是写实派铅笔画一样清清楚楚的话，那么她的面部就是狂野派和印象派加



起来除以二的一幅油画了。虽然他的大脑竭力不让自己弄明白这人是谁，但是他一直有种熟悉而怀念的感觉。跟站在绫波身边一样。跟坐在初号机里的感觉一样。

他还在处于弄不清情况的懵懂状态，但是女子的话语已经出口。男孩怔在原地，宛如一个蹩脚的牛仔，手尚未找到枪套就已经被几步以外的西部第一快枪手命中要害：

“真嗣，你在属于我的日子里一直想着别的女孩子，这让我很不开心喔。”

他的瞳孔扩得跟猫一样快，舌头则无助地顶在上颚，竭力阻止自己因为惊慌失措而失言。不仅是因为眼前女子的话，还因为她的身后逐渐走出两个与他一般高的男孩子。虽然也是模糊的形象，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现实生活里太过熟悉，以至于真嗣光看两团色块都认得出来者何人。

“果然赤鬼和青鬼就是会在一起呀～～～？”

男孩不敢再听下去，突然想起，他可以用一个问题躲开另一个问题。

说起来，“她”今天的“约会对象”又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他的设想，“她”的完美对象应该符合以下特征：首先，“他”起码要比自己高个 20 公分，能够让她仰望，却不会感到生气。并且一定有一头柔顺的长发，足够扎一大条单马尾。“他”应该也要有如簧巧舌，能够精准地打中她的每一个笑点，以及避开她的每一个雷区，即使她从来没有交代过。无论她遇到什么困难，每天又会因为不知道什么缘故有生不完的气，这个人也会置之一笑，然后干脆利落地解决掉，从不会让怒容在她脸上停留超过十分钟。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必须也是一个十二岁上大学的天才少年。

当今天她与自己脑中那位“完美彼氏”在游乐场初见，她就会立刻乐不思蜀，他们会在一前一后地起着旋转木马，会在茶杯机里，用两根吸管喝同一罐苏打水，会在过山车的顶端十指紧扣着一起尖叫，然后，给自己另买一套生活用品，美里小姐屋子里的“东西”都懒得看一眼，不告而别。

也许这样才是对她最好的方案。什么？我自己怎么办？

开什么玩笑，那么优秀夺目的女孩子，怎么可能会看得上自己呢?

说来也怪，他越是胡思乱想，越是任意地谩骂自己，越是伤心，手里的曲子就拉得越有灵气。就好像手中的琴会偷偷地吸取他心头上自己撕开伤疤流下来的血一样，若世上真的存在音乐之神，大概就是喜欢拥抱自怨自伤者的无聊混蛋。



但是背后突然传来了一个人的掌声。

真嗣回头望去，发现竟是自己脑中可望不可即的那个“她”。アスカ。她绿色的连衣长裙既显得庄重，又让她的腰肢收得更加纤细了。

她仍旧自顾自地走进里屋。“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个呢。”

这大概是她第一次对别人直接表达出欣赏之情。尤其还是对他这个“笨蛋”“呆瓜”。就像全天下害羞的人一样，真嗣把右手摸向后脑，并且准备好标准的“自谦”辞令：

“从五岁开始练，到现在也不过粗通皮毛而已。我本来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天分啦。”

“所谓的‘坚持就是力量’呢。真的要对你刮目相看了。”明日香的兴趣依然不减。

“今天你回来得真早呢。我还以为你要吃过晚饭才回来。”

“啊~那家伙，简直是我见过的，啊不对，日本有史以来，加上德国有史以来最无聊的男生了!”明日香有点气恼，往地板上猛地一趟，双腿摊开，仿佛要把今天积攒下来的不爽统统踹出去。虽然她用趟门遮住了自己的头脸，但是真嗣的眼光仍然被她露出的纤足吸引了过去。尽管依然套着船袜，它们的动作却正在提醒他，现在明日香的心境不止一种。尽管身体其他部分的动作显得粗鲁而放纵，但是两只脚尖却在心事重重地探来探去，十根脚趾不由自主地抓挠着，令真嗣感觉到自己肚皮也莫名地痒了起来。

明日香的抱怨不无道理。今天“约会”的那个男孩，虽然仪容收拾得挺端正，但是一张嘴就足够她把印象分砍到“真嗣线”***(作者注：即合格线，满分在这个时间点自然还是kaji。见谅)***以下。从早上到下午，好像天底下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吓到他，从而中断他的自吹自擂。在海盗船上，他说他“游100米只需要30秒”；在跳楼机上，他又给自己加上了“初中三年来从未被撼动的第一名”的“尊号”；在大锤机面前，他夸下海口“为了博她一笑他能用三个月时间‘精通’德语”。这令明日香意识到，这家伙不仅完全无法跟加持先生比较，“甚至”连真嗣都不如。加持先生总是很耐心地听她说自己的事情。真嗣从来不在她面前说自己的事情。

最后，在云霄飞车排队的时候，她本来打算推说“不敢坐”偷偷溜掉，希望对方能够识趣一点，但是那男孩倒是“不怕生”，说着“有我在不用怕”，双手直接往她的掌心抓去***(西式礼仪握女士的手只握手指，而且只握到第二个指节处)***。随着一声尖叫和一小队保安的到来，这糟糕的一天总算迎来终结。

回家的时候，明日香给小光发了一条留言。“能帮上你的忙很开心。”



既然明日香提前回了家，那么准备晚饭自然就是真嗣的义务了。出人意表的是作为这个三人之家的常务主厨，“今晚吃什么”这个问题对于真嗣而言并不算特别费心的问题。明日香习惯了欧式饮食，食谱和做法都比较简单单调，一个普通的便当已经让她惊讶不已，“原来日本人做菜这么复杂”；美里小姐对烹饪这块的操作能力和想象力甚至比 13 岁小女孩还差，每逢她【为数不多】的当值日（抓阄的时候没少作弊），真嗣总有一个比他自己做饭更艰巨的任务：帮美里小姐把她的“学习不可回避的失误”圆回来。有一次他心血来潮盯着 Penpen 看。竟然发现这只不知道抱来之前被做过什么实验的企鹅，居然在用爪子划拉日历上美里小姐值日的日子，徒劳无功地想刻一个“シ”字上去。

明日香今晚想吃乌冬面。在完成了她的“点单”之后，真嗣一边低下头开始吃他煎给自己的青花鱼，一边以令人察觉不到的幅度抬起眼，偷瞄她吃饭的表情。听着毫无顾忌的吸溜声，看着她微微鼓起的面颊，这幅景象总令他的内心温暖而满足。只是，到底这份满足感是来自自己劳动被肯定的成就感，还是看到她享受食物，容光焕发的样子而萌生的爱意？他分不清，不想分清，也不敢分清。他害怕如若有一天问题得到了解答，他眼前的一切都会离他而去。

刚洗好碗，电话来了。虽然知道只有那几个同学和美里小姐知道这屋子的号码，但是真嗣一拿起话筒，里头却是加持先生的声音。旁边忙着看电视的明日香把脑袋转向电话的方向，问：

“又喝醉了？”

“嗯，是。现在她正喝到第三轮。”

正当明日香准备摆出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的时候，真嗣又加了一句：

“现在加持先生正和她在一起。”

“啊~那就是说今晚不会回来了！”

“为什么这样说啊？加持先生那么会照顾人，会把她送回来的。”

“真笨！那样就更加不可能回来了！”明日香没好气地把头别过去，被两个 A10 接头束住的两道小发辫高高扬起。少顷，她又好像想起了什么，自言自语起来：“难怪那个女人昨晚不借我薰衣草香水！”

发完了牢骚，明日香又回到地板上她专用的坐垫，守着电视上她最爱的节目。真嗣在同步率训练期间尝试过跟她争夺遥控器的控制权，只是本没有养成沙发土豆习惯的他怎么可能是她的对手，更何况他对于无线电台的兴趣要远远高于肥皂剧。说来也怪，明日香顶着一个足够令她 13 岁大学毕业的金头脑，却对电视上流水线生产的无论换了哪个演员哪套剧本都



一模一样的言情剧毫无抵抗力。只是今晚，她好像没有了随着剧情发展而大呼小叫的心思，身体虽然依然趴在垫子上，两条小腿却不再放松地翘起，肢体动作比起以往多了几分拘谨和僵硬。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的视线从地上的女孩身上抬到了电视机里的内容，开始思考究竟是小人盒子里的角色还是屏幕外的观众遭遇了失恋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她不会把看剧积攒的情绪留到第二天；至于游乐场的事情？不入她法眼的追求者每天都能以十数计，而且她也不可能“”纡尊降贵”为他们被拒绝（也有可能“三生有幸地”受到她本人的当缅嘲弄）的厄运发出哪怕一声叹息。只有加持先生有能力让她如此伤心，因为今晚他作出了确切无疑的抉择。同时，他“女人一般的”第六感在提示在自己，她是个一点都招架不住寂寞和无聊的女孩，天晓得接下来她为了消遣又会弄出什么花样。他可不敢“僭越”去当她的陪练。

还就那个怕什么来什么。红发女孩的声音响起：“真嗣？”

虽然她虽然极力保持住往日的高傲、活泼和挑逗，但是现在不难听出她的声音里浸满了落寞与恳求。

“真嗣？如果不是又在听你那蠢到家的录音带的话，就赶紧到我这来！”

尽管满腹狐疑，但是长久以来讨好与服从的习惯依然推动着真嗣的身体往前进。他四下搜索了一番，找到一个“既显得亲近又不会有身体上的接触”的距离，娴静地盘腿坐下。显然对方对这样的“礼貌”不太满意，她的手本想伸向他的衣衫，但是悬在了半空，然后她又尝试挪动身下的坐垫，又觉得动作太大，只得放弃。最终，对话在这个恰到好处的距离之间展开：

“真嗣，看电视。”

屏幕上，一男一女手牵着手坐在长凳上说着悄悄话。每晚准时接受类似剧情的“耳濡目染”的真嗣早就知道，这就是那种“很快就会有吻戏”的场合。他猛地抽了一口凉气，大概要猜到接下来她要对自己说些什么了。

那头继续是故作平静的问题：“以前……你有试过做这种事情吗？”

“怎么可能有过嘛？”作出了干脆的否定回答的碇真嗣，正准备顺势站起身，“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想，我想我现在回去会比较……”

“那就来试试吧，kiss。”

第二适格者的话在真嗣的鼓膜之外里只是几个简单的音节，在他的头颅之内却变成了一捆雷管，把他的天灵盖掀翻上天。更糟的是，“全知全能的评论家”在此时又缠上了他，高声嘲笑着自己对同居女伴的误判和自己的错误认知。



“现在一切都跟你想的不一样啦。现实和自己想法完全相反的滋味一定不好受吧？”这小恶魔仍旧在尝试蛊惑真嗣，“只要你现在毫无心理负担地跟她接吻，你就能获得至少这一晚的幸福，但是我，也就是你，在对她干了那些事之后，现在还能有获得幸福的资格？

“”那么，现在有一个让一切回归正常的办法，向她招供自己的所作所为，然后她就会讨厌你，远离你，或者你自己识趣点赶紧滚，总之，虽然你没有和她一起爽上天堂，但是你成功地让现实合乎了你的认知，你将成为那个‘拒绝肉欲诱惑的高洁侠士’‘白璧无瑕的赎罪人’，这才是为人类牺牲奉献的适格者应有的模样。听懂了的话就快去!”

回到现实，他发现明日香的蓝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而且，她的眼里，充满了恳切、崇拜、期望、不安等等他以为永远不会出现在她身上的情感。但是她的语气依然在假装挑逗。

“怎么？一副前怕狼后怕虎的表情。哦，我明白了，因为今天是你母亲的忌日，你害怕她会在天上看到你忙着跟别的女孩子接吻，会骂你，对吧？”她继续向他走近，现在两人的距离已经不到一条小臂了。明日香伸出手臂，准备环住他的脖颈，但是真嗣先她一步用双手抵住她的双肩。略一使力，她便从他身边被推开到“安全距离”了。

之前从面对女孩眼中看出的各种情感现在全部汇聚成失望和愤懑，压在了她的脖子上。但是真嗣早已下定决心，要向面前的女孩“投案自首”，然后判决自己从她的生活中流放出去，保护她一生不必被自己这种男人所侵害。在他的心中，自己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下面是由母亲的不满、同学玩伴的笑话、长辈的责备和社会上一切的规劝和她的愤怒构成的无底深渊。但是，为了她名誉的安全，他可以，更必须纵身一跃。

“不是你说的那种缘故，但是，明日香，我必须承认我不配做你的初吻对象。这不是你的错，而是因为我是个不检点的下流孩子。

“从你搬进来的那天起，我就一直都在‘观察’着你。在你洗完了澡仅仅包着一条浴巾出来的时候，我……拿作业本当掩护，偷偷地看着你。

“我还看见过你每天套上校服勒出腰线的样子。

“每天我还偷看你穿袜子脱袜子，我甚至在注意听你光着脚在地板上踩的声音……”

随着“招供”逐渐深入，他的眼神逐渐涣散，根本看不见对方表情的变化。

“我只求你这一件事，明日香，你扇我一巴掌也好，两巴掌也好，就是要一直抽到你手累了也没问题，你要把我赶出这间屋子也没问题，因为跟我住在一起你就会生活在被我亵犯的恐惧里，因为我是个如此可耻的偷窥狂，我是这么的下流，虚伪，卑怯，狡猾……”



他的嘴突然被什么东西堵上了。绵软，温热，湿润。虽然呼吸被屏住了，但是还能闻到身上散发的香气。惊讶中，真嗣的眼神从浑浊重新聚焦，惊奇地发现——现在一直在他脑子里嗡嗡叫的评论家也惊讶地闭上了嘴——“那东西”竟然是明日香的嘴唇。

明日香吻着他，忘情到闭上双眼。而受宠若惊的真嗣看着她毫无防备的脸，赫然和他用了十几年的“招牌笑容”一模一样。

他顿时明白了：原来明日香和他一样，都是两个卖笑的孩子，只是微妙的区别在于，明日香卖弄的是“成熟风韵”，碇真嗣出售的是“懂事无欲”。一旦面具龟裂、破碎，除了彼此别无遮蔽，只有在他人的视线中被淹没一途。

她在用这个吻向他宣示自己是个寂寞、焦虑、不择对象的女人，同时也是在容许他做个胆小、好色、笨拙的男人。

于是他双手大胆起来，它们一左一右抚过她的肋骨，在她光滑的脊背上会合，紧扣。然后，他低下脑袋，用自己的脸颊去找明日香的颈窝，用她过分宽松的圆领上衣擦起眼泪来。那是蒙受大赦罪人的泪。

明日香的声音又一次“不合时宜”地在他耳畔响起：

“才不会这么便宜了你。”

想说的话：

无论如何，都要先感谢屏幕前的您百忙之中拨冗阅读。

这次想说的话很多，但是坐在键盘之前又好像按不出来。

首先首先，必须要向群里的各位道个歉。虽然说这是 las week day5 的主题，我却拖到整个活动都结束两天了才呈上。深感羞愧。然后就是交代一下误了时间的原因，虽然本文前半写真嗣的内心戏的进展比较顺利，但是我在进入“kiss”部分的时候陷入了困顿。原本的方案是“这回让真嗣躲洗手间”（对应原篇明日香初吻失败跑进洗手间洗嘴）然后让香抽他巴掌，把他从自己的妄想中揍醒，但是这么做势必会把她直接推走，而且以惣流的性子她可不会有接下来的剧情。我一方面想让真嗣维持半推半就不上不下的矛盾心态，一边又想设计一个“兽性大发推倒明日香”（对 EOE 的拙劣模仿）的解法，但我能力不足是这二者不可得兼。从 6.8 到昨天（生日祭活动已经过期一天），每天都是写了推倒，推到了重写，上床睡觉没有早于两点的。最后，我只能松一部分劲，抄了一波原片中“自我介绍”的作业。至少能看了。



你们应该会很容易察觉到本文的一些问题，一是与整片 15 话之前欢乐的生活气氛相比，拙作前半段的真嗣显得过于消极。这点我多少可以给出一点点解释。因为 NGE 原作，32 关系陷入刺猬困局，在真嗣这方的症结，在于他不敢确认她是否真的对自己抱有好感，不敢向明日香坦白心意。所以这次我让他染上的感情基调是（甚至可以暴论一句正片中他就是有）暗恋者特有的自卑感，用对他被收养日子里的经历来辅佐、加强这一感受。同时，本文的初衷是做"关键处与原篇相反的《谎言与沉默》"，而对于一个暗恋者、一个获得感严重缺乏，"感到需要→提出需要→满足需要"的思考回路没有很好地在大脑中建成的人来说，他就需要一个个编造给自己的谎言来压制"我喜欢某个人""我需要某个人"的内心声音。虽然局外的观众都知道，亲密关系的公开并不会为真嗣的人际圈子带来他妄想的灾难性后果，惣流也不需要自己的恋爱对象去"play as a saint"，但是没有必要追究这种给自己的谎言"撒得有没有水平"。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本该是重头戏部分的 kiss 场景略显平淡，承托不起"扬"的部分不谈，甚至效果可能还没有前半部分真嗣的内心戏精彩。我必须承认，因为以前从未"正面强攻"过罗曼场景，所以笔者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去把这部分写得很诱人 Orz。其次，在我的设想中真嗣在这个场景中应该依然是笨拙、缺乏经验的【看我不堪入目的台词（捂脸）】，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开心就把他"拔苗"成一个情场老手的话，那么这就不是"内心缺憾少年少女恋爱真难"，而该叫"文艺忧郁美男子和富家天才大小姐恋爱真简单"了。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明日香的内心一直在缺席"的问题，嗯……

痞老板都放弃了！我怎么可能做得到！（新 2 号机泄气）

篇幅所限，没法再说太多。希望你能在这篇文获得一个"总体还过得去"的阅读体验。有问题轻点喷—-—

